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白凡小说集


eBOOK
网络资源 非精英

完美与残缺

白帆

朋友搬进了新居，数位好友齐聚，贺其乔迁之喜。

主人不俗，懂得享受生活，虽不富裕，屋子却布置得简单而富有情趣。阳台很宽敞，悬挂着几盆花花草草，红绿相间，疏密有致，令人赏心悦目。

我们在春日的艳阳下，散漫地坐着，随意地吃着水果，喝着饮料，眺望远处的高楼，近处的鲜花和草坪，谈论着轻松的话题，时空好象静止了，没有人愿意打破这份难得的温馨。

“嘿！你们看出来没有，这几盆花草有真有假。”一位细心的女士说。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呢？”有人反问道。

“不用手摸，不用鼻子闻，谁能在五米以外准确的指出真假，我就送给谁一盆郁金香。”主人有些得意地说。

于是大家都开始仔细地观察起来。我是植物盲，奇怪，不管我怎样努力，也记不住各种花草树木的名字，更辨别不清品种的好坏，喜欢观赏植物，却总是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只知道那些能够令我心旷神怡的就一定是好植物，一文钱不值的野草，有时候比标价几千元的奇花异草更令我动心。

眼前的几个盆栽，都长得很茂盛，看起来个个碧绿如玉，青翠欲滴。花儿，也开得有声有色，汪洋恣意。猛然看去，的确难辨真假。可是看着看着，感觉出来了。我发现有三盆花依稀能够找到枯萎的残叶，有的叶片上还有淡淡的焦黄，显示出新陈代谢和风雨侵袭的痕迹。可是另外两盆，绿得鲜艳，红得灿烂，没有一片多余的赘叶，没有一丝杂草，更没有一根枯藤。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精心制造的结果，它们显得完美无缺。看着它们，我那轻快的心荡起了一阵涟漪，似乎这完美的东西远不如那些夹杂着残枝败叶的新绿更令我愉快。

我曾经去过的一个美国国家级沼泽森林公园。时值枯水季节，我们很幸运，可以沿着小径一直走进沼泽森林的深处，那时候，大自然的威力深深地震撼了我。举目望去，一株株笔直挺拔的参天大树，伟伟煌煌地一直蔓延到天地的尽头，间或有几株不知何时被风吹倒的树木歪在地上，有的渐渐风化了，长满了绿苔，松鼠和一些小动物们用它做窝，嬉戏其间，别有一番情趣。我想，如果没有这些倒掉的残木，没有参差不齐一蓬一蓬的灌木丛，只有整齐划一的栋梁之材，这原始森林就会逊色多了。

世界上万事万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太完美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儿童的可爱，在于他们的天真和稚气，尽管他们常常摔跤，需要人搀扶。青年人的优点，在于他们敢冲敢闯，在于他们的蓬勃和朝气，哪怕他们常常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才显得生气勃勃，一片生机。

其实，人生的意义，就孕育在这于艰难困苦搏斗之中。长城的雄伟壮丽，在于它不惜蜿蜒曲折，艰难跋涉于丛山峻岭之中。长江的气势恢宏，在于它历尽艰辛，绕过无数激流险滩，毫不动摇地奔腾呼啸，滚滚向东而去。没有荆棘丛生的杂木和小草，就没有长满参天大树的原始森林。没有艰难困苦，就不是完整的人生。一辈子没有受过挫折的人，是一个活得苍白乏味，

活得最没意思的人。

“那盆没有枯叶的花是假的，虽然它看起来更鲜艳，更完美无缺，但是我还是喜欢真的。”有人打断了我的思绪。

看来，我的悟性实在太差，我所想到的，只不过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事实，一个非常浅显随处可见的道理。

扬子江恋歌

白帆

绿草青青，杨柳依依，灿烂的阳光下，金色的波涛舒展着双臂，温柔地拍打着洁白的沙滩，热情地亲吻着我赤裸的双脚，我的眼睛湿润了，心儿醉了，我颤抖着匍伏在你的身边，啊，扬子江，我亲爱的，我无时不刻都思念着你，今天终于又见到了你，……在梦里。

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是我最眷念的地方。无论我见过了多少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荣华富贵，都化不开我对你的痴恋。离开了你，我的心变得那样的空空荡荡，无所归依。我爱你爱得那样的深切，我的心儿在你身边，不管我在哪里飘荡，在哪里遨游，我都永远爱着你，亲爱的。

在你身边的日日夜夜，是那样地难以忘记。每天傍晚，我和哥哥慌慌张张地吃完晚饭，抢着跑到你的身边，扯开五音不全的嗓子唱啊，跳啊，叫啊，那是怎样的顽皮啊，你总是憨厚地微笑着，用满天的红霞拥抱着我们，慷慨地敞开你的胸怀，扬起阵阵的波涛，荡涤着我们身上的污浊，把一阵阵的清涼渗入我们的心脾。有时候，我们把鞋子扔得老远，赤着脚，在沙滩上捉跑，翻筋斗，哥哥淘气，常常把沙子撒得我满头满脸，你总是帮我，冷不丁就让他摔一跤，逗得我挂着眼泪的脸庞漾开了笑意。

在你身边的日日夜夜，是那样地难以忘记。每年春天，我们都到你的身边放风筝，风儿受到你的博大和坦荡的感召，呼呼啦啦地吹着，把风筝一次又一次地送上高空。有时候，风儿劲太大了，扯断了风筝线，我急得直跺脚，眼泪汪汪地望着越飘越远的风筝，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你总是低声细语地抚慰着我，劝我不要气馁，重新开始新的尝试。

在你身边的日日夜夜，是那样地难以忘记。一九六六年的那些个夏日之夜，我们兄妹被扫地出门，无处容身，是你，毫不犹豫地收容了我们，让我们栖息在你的身边，为了让我们忘记屈辱和心灵的创伤，你彻夜不眠地唱着催眠曲，安抚着我们梦中的抽泣。

在你身边的日日夜夜，是那样难以忘记。一个秋天的夜晚，我和几个同学站在你身边，激烈地争论着关于社会，人生，理想等等重大的课题。那时候，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是多么地固执己见和偏激啊。有时，我们之间突然冒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飞出几句突发灵感的神奇的诗句，你总是哗哗地唱着歌，不倦地发出共鸣和赞叹，我们是多么高兴和感动啊。我们似乎真正感到了天地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多少憧憬，多少梦想，多少渴

望啊。

我们是多么羡慕那些展翅飞翔的江鸥，多么期望自己能够象那些远航的船儿一样扬帆踏上征程万里。

如今，我真的走远了，走得是那样的遥远，无论是江鸥还是那些江上航行的船只都永远到不了这里。可是我的心却觉得你很近很近，因为我常常在想象中，在梦中，千百次地回到你身边，向你倾吐难言的心曲和隐衷，你仍旧象以往那样，给我以安慰和勇气，鼓励我不要害怕风高浪激。

也许，有人会说，跟大海比起来，你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远没有那么多绚丽多彩，更没有那么多的财富；甚至有人常常讥笑你，说你空旷，灰暗，贫穷，一无所有。可是这不对，他们不懂得你，更不了解你，他们讥笑你，只能说明他们的浅薄和无知，丝毫无损于你。

你朴实无华，默默无语，千年如一日，滋润着干涸的田园，哺育着成千上万饥渴的儿女；你自由自在，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从不因为世俗的偏见和人们的流言绯闻，恶意中伤而迷失方向；你生命力无比顽强，不管路途有多少艰难险阻，你总是百折不回，日夜奔流，从不沮丧和悲伤；你胸怀宽阔，气度恢宏，慷慨地接纳人类缺点和过失，安抚千千万万个苦闷和孤独的灵魂；你温柔多情，是天地万物之灵，时时刻刻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永远富有无穷的魅力。

你是宇宙的巨人，男人中的大丈夫，我爱你，亲爱的，直到永生永世；我爱你，亲爱的，只要生命之流不把我抛弃。

故宫里的老松树

白帆

小时候，哥哥在北大念书，从北京带回一个精巧的小铁盒，盒子上印着天安门，盒子里面，装着十二张一套的故宫照片。我非常喜欢它，吃饭时把它放在兜里，睡觉时把它放在枕头下面，上学时把它带在学校里，有时上课也忍不住偷偷地拿出来，瞅上几眼

多少次，我央求哥哥把我带到北京，看看记录着无数可歌可泣故事的古代宫殿。可惜，妈妈总是说我太小，不让我出远门

后来长大了，我可以不再理会妈妈的唠叨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终于来到了向往以久的故宫

这气势恢宏的古代建筑群，精美绝伦的雕梁画栋，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遗产的精华，是博大精深的民族艺术的结晶，我看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听到了他们由衷的赞叹，感到了五千年古国文明对他们强烈的震撼，我无比自豪

但，在自豪的同时，我又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难以名状的恐惧和悲哀

我从天安门进去，经过了一层层台阶，穿过了一座座大殿，站在养心殿前。这里的每一道宫墙，每一座大殿，都是皇权的象征，一砖一瓦，一草

一木，都冷酷无情地散发着皇帝的余威，似乎千百年帝王的阴魂不死，他们的幽灵仍旧在这里日日夜夜地徘徊。在那空空如也的大殿里，那久已退色的龙椅仍旧耀武扬威地横在大殿的中央，仿佛那些封建帝王板着威严不可一世的面孔，发布着令神州大地颤抖不已的号令。我似乎看到了大殿前文武百官颤颤兢兢地步履，听到了他们那屏声静气时不得已的喘息

顺着养心殿往前走，我来到皇帝生活起居的地方和三宫六院的栖息之所。我想，这里应该不那么死板，至少能看到一些蓬勃生长的花草树木，哪怕是几株自由生长的野草。可是，我却感到由衷地失望。这里仍旧是布局严谨，等级森严，在秦砖汉瓦的阻挡下，连生命力无比顽强的野草也退避三舍

离开那些威风犹存的宫殿，跨进御花园，我期待着在这里松弛一下我那绷得太紧的神经，呼吸一下春天的清新空气。可是我错了，我看到的一切都是人为的，被扭曲的，没有一样东西充满朝气，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散发出自然的，生动活泼的春天的气息

御花园里，一草一木都是名花异草，记录着皇上的喜好和三宫六院的悲欢离合。那些花草树木，在天之骄子的旨意下，在御用园丁的刻意栽培下，早已迷失了本性，它们扭曲自己，逢迎权贵，趋炎附势，处处充满了矫情和造作

有一株老松树生长在一个小瓦盆里，在那些奇花异草中间显得特别醒目。树前有块牌子说明它已经有了三百年的历史。我已经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了，它早已远离了它的自然形态，高不过两尺，皴裂的树皮下面难看地露出斑斑伤痕。它长得弯弯曲曲，有些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岁月里千百次捆绑留下的痕迹。它象一个倍受摧残的畸形老头，勉强地佝偻着它苍老的腰，可怜地伸着它扭曲多结的手臂，谦卑地扮出迎客的笑脸

它令人窒息。也许有人把这称作艺术，认为它很美。在它的身上，我看到了千百年来宫墙内被囚禁的生灵，听到了层层宫门里痛苦的呐喊和呼唤。我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我要推倒这遮天蔽日的高墙深院，带着这垂垂老矣的生命从壁垒森严的宫殿中走出来，把它种植到荒山僻野人迹罕至的地方，让它自由自在地吸收水、空气和阳光，恢复它的元气，回复它的本性，抽出它的新芽

可惜，我只能遐想。故宫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国宝，谁动了它，就要承担盗窃国宝的罪名。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步出宫殿

宫墙外，春意盎然。千千万万的小生命正在得意洋洋地伸着懒腰，舒展着它们休息了一个冬天的身体，性急的已经早早地探出了他们的小脑袋，嘲笑着那些张牙舞爪却早已外强中干的冰天雪地

柳树轻轻摇拽着它们柔软的枝条，无数顽皮的新蕊正在匆匆忙忙地琢开妈妈的肚皮，伸出他们透明的翅膀，拥抱那温柔多情的春风。即使是在叶黯花残的池塘里，也有些乐天的鸭子们戏着水，热情地呼唤着羞涩的池塘春草快快出来，看看新的世界

它们，才真正散发出无穷无尽的生命魅力。

漂泊的灵魂

白帆

我常常，希冀找到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让疲惫不堪的灵魂，有一块栖息之地。可是，我常常失望。于是，我不得不重新踏上征途，继续我无望的漂泊。

我很痛苦，三十多岁的年纪，便经历了太多的人们已经听厌了的苦难，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没有了欢乐，没有了热情，犹如已经看到了人生的尽头；

我很懊丧，日子过得这般的无聊和无赖，结了婚，有了孩子，一天到晚为了生计疲于奔命；

我很失望，当我到了美国，发现这里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病和不公正现象；

我很孤独，我发现在这遍异国的土地上，自己连最起码的竞争意识和谋生技能都没有，难得跟别人沟通，成为一个聋子、瞎子，成为别人鄙夷和不耐烦的对象，处处跟别人格格不入；

我很忧愁，对人，对世界，我都已失去信心，这世界有太多的丑恶和污浊，真理和正义只能在黑暗中向隅而泣；

如今，没有东西能够吸引我，没有东西能够鼓起我的勇气，使我振奋，令我奋发，勇敢地扬起生命的风帆……

我很不明白，人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车开吗？

我不明白，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常常陷在自己的思维定式中，不得破门而出。我常常跟我的美国朋友讨论这些问题。她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时时处处身体力行基督的精神，爱人，帮助人，从不计较是否得到回报。

每当看到她，我总是深深地被她的一言一行所感动。她并不富裕，可是她生活得很安宁很幸福。她常常告诉我，是基督赐予了她这一切。她希望基督的精神能够给我带来心灵的平静，填补我心灵的创伤和空虚，排除我对人生的失望，赋予我的人生全新的意义。她告诉我，如果我我向基督敞开我的心扉，基督将关心我，爱我，时时刻刻与我同在，我将不在孤独，不再寂寞，不再苦恼，我将快乐地得到永生。

多么美好啊！每当我看到她心驰神往地谈起她心目中的天国，谈到人生和死亡，脸上浮起安祥和宁静的微笑，每当我听见她虔诚地祈祷，荡尽心中的焦虑和忧愁的时候，我真心真意地羡慕她。我觉得她真有福气，她生长在美国，没有经历过内战和外族入侵，没有疯狂的个人崇拜，没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没有人强迫她接受任何一种思想，更没有人在煽起她的信仰热情之后，无情地把它碾得粉碎。她的人生，是那樣的单纯，那样地自然。她无拘无束地选择了她的信仰，没有人搅碎她的梦境，凭着信仰的力量的支撑，她度过了人生旅途中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灾难。她活得很充实，永远觉得有所寄托和依靠，从来没有感到生活空虚的恐怖。

我却没有这个福气。

尽管我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他会活得很累很累，他生活在茫然和黑暗中，他将独立支撑着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永远找不到灵魂停泊的港湾。可是我没有办法使自己改变。

我潜心学习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的教义，我诚心诚

意地希望基督，或者是释加牟尼，或者是任何一种能够使我相信，又从不让我感到幻灭的神，能够进入我的心灵，陪伴着我，让我有所寄托，有所期望，永远地结束我在茫茫黑夜中痛苦地摸索。

可惜我做不到。我始终在信仰的大门外徘徊。我无法说服自己认知，基督，或者某种别的宗教是真实的，永远不会让我觉得虚假，永远不会使我觉得上当受骗。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的祖国，有着太为沉重的过去，我们的人民，有着太多残破的期望和幻想，我的人生，有着太多的坎坷和崎岖。灾难深重的历史，已经摧毁了我的信仰、梦想和期望。当我从精神的废墟里站起来，拍干净身上的尘土，步履蹒跚地前行的时候，我失去的不仅仅是狂热和虔诚，同时也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对生命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烈追求。

一个人不能把什么事都看得太穿，一个人永远也不能失去精神的寄托。一个没有信仰的灵魂是痛苦的灵魂，既没有神奇的力量帮助它度过难关，又难以达到幸福的彼岸，永远在漫无边际地人生苦海里流浪和挣扎。

我，有一个漂泊的灵魂，我想寻找一个宁静的港湾，但是我却不知道，何处是归程。

两个小男孩

白帆

两个小男孩，一个叫贝贝，一个叫沛沛，一个来自台湾，一个来自大陆。说来也巧，他们在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一个班上念书。俩孩子个子一般高，都长着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脸盘，尖尖的下巴，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黑油油的短头发。在美国老师的眼里，他们俩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就象亲兄弟。老师们常常把贝贝当成沛沛，沛沛当成贝贝，产生了出许多笑话。可是，他们自己却不以为然，常常闹摩擦。

有一天上课，老师讲美国国旗的历史，在黑板上挂了五面美国国旗。小朋友们看到国旗上的星星从少到多，感到很惊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于是，老师逐个地介绍了美国国旗的演变过程，末了，老师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旗，我们班上有几位同学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现在请他们谈谈他们自己的国旗，你们说好不好？”

大家一起鼓掌欢呼。

于是几个日本、波兰、印度等等国家来的小朋友介绍了他们自己的国旗。

贝贝站起来，说：“我来自中国，我们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沛沛听了，脸涨得彤红，气鼓鼓地走到黑板跟前，画了一面大大的五星红旗。说：“我是中国人，五星红旗才是真正的中国国旗！”

“不对！中国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不是五星红旗！”

“你才不对呢！你说你的国旗不是五星红旗，那你就不是中国人！”

两张小脸，涨成了猪肝色，两张小嘴，呼呼地喘着粗气，两双大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

教室里的空气凝重起来，小同学们都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们俩。

下课了，两只斗架的公鸡不约而同地溜到操场的僻静处，同时举起了拳头，大战五十了回合，不分胜负。

上课铃响了，他们只好暂时停止争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教室。不过，到底是孩子，沉不住气，等老师一转身，就做出一副呲牙咧嘴、张牙舞爪的样子吓唬对方。

放学了，俩孩子憋了一肚子的气，决心要把事情弄个明白。贝贝回家问妈妈，妈妈从前一百年，后五十年的跟他讲了半天，他越听越糊涂。沛沛回家问爸爸，爸爸从鸦片战争一直讲到朝鲜战争，讲得沛沛眼皮直打架，直想让爸爸停下来，好早早上床睡觉。睡觉的时候，沛沛又做了一个梦，似乎遇到了历史考试，要他解释“中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也解释不清楚这两个简单的字，心里直发毛，正着急呢，就醒了，自己吓出了一身汗。

第二天上学，俩孩子又相遇了。他们谁也不服谁的气，只要一有机会，就故意找对方的茬儿，时不时地悄悄干上一架。好象约好似的，他们俩都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都有股倔劲儿，打完架，不哭，不告老师，也不告家长，提一提垮到肚脐眼下面的裤子，扯起衣袖抹一把鼻涕抹一把汗，又回到了教室。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个月，突然有一天，风向变了。

这天，老师说他们俩在全国统一考试中都取得了好成绩，为学校 and 整个学区争得了荣誉。老师很高兴，特意奖给他们俩一人一张又大有漂亮的奖状。老师当着全班的孩子说，中国孩子学习用功，肯动脑筋，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

孩子们议论纷纷，有的很羡慕，有的不服气。一个大个子男孩，大约高一米六几，体重一百五十磅，向贝贝炫耀着他的大拳头，说：“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就是数学好一点，我的英语比你好多了！”

贝贝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沛沛冲过来，大声说：“可是我们的中文比你好多了！你除了英文，还会别的吗？”

“还会这个！”他对着沛沛的鼻子，狠狠地击了一拳。沛沛的鼻子破了，鲜血流得满脸都是，女同学们大惊小怪地尖叫起来。

“嘭！”大个子的鼻子也挨了重重的一下子，贝贝冲过来，帮着沛沛打了起来。

大个子的鼻子也破了，也流了许多血。

老师不由分说，把他们三个都关进了校长办公室。

三个人都低着头，老实地听着校长训话。校长训完了，出去了，俩中国孩子偷偷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起以前打架的事儿，突然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沛沛想说点什么，可是又说不出，只好冲着大个子做了个鬼脸。贝贝仿佛明白了什么似地，点点头，帮着沛沛擦干净脸上的血迹，俩小家伙头顶着头，哧哧地笑了起来。

小小地球卫士

白帆

我们家有个小小地球卫士，他以他天真烂漫的童心真诚执着地关心地球的未来，他的热情感动了我们，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对于地球的责任，更加认真地做好一些本来应该做，却往往被忽略的事情。

他不是那种早熟而且聪明伶俐的孩子。我们平时总是说他“糊”。有一次几位朋友在我们家玩，大家看他长的胖嘟嘟的，一副很健康的模样，就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岁半了还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问他爹，他爹开玩笑地说他“大器晚成”，从此他就得了个‘大器’的雅号。到了上学的年龄了，邻家的孩子又是画画，又是写字，又是拼音、算算术，能干得不得了，他却还不能够静静地在凳子上坐十分钟。任何时候，只要听见小孩在外边玩耍的喧哗声，他都会象箭一般冲出门外，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们都以为，等他成熟起来，大约要到小学毕业。可是没想到，刚刚过了“七、八、九，嫌死狗”的年龄，他就比以前懂事多了。如今，虽然他还是跟以前一样贪玩儿，但是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除了电子游戏机和小朋友之外，又多了一样，那就是一心一意地要拯救地球。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从学校回家，必定要叽哩呱啦用他那中英夹杂的独特的语言说上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开头：“沛沛，今天在学校里过得怎样？”这是我问他。

“没有什么。”

“什么叫没有什么？学的什么？玩的什么？做了什么好事或者是坏事没有？有没有跟小朋友扯皮打架？”

于是他开始详细地告诉我他一天中的经历。等他讲完了，我常常对他的行为进行评论，一般来说，总是先肯定，后否定，有时候，否定得太多了，他就抱怨我，说我是世界上对他批评得最多的人。

没想到，后来，慢慢地变了。自从他学习了关于环境保护的知识以后，他一天天地认真起来。看到自来水龙头没有关紧，他一定要去关上，还要跟我们说半天水资源有多么宝贵。

电视开着，可是没人看，他不光是关上，还批评我们浪费电。

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们正在学习有关热带雨林的知識。他们算了一个帐，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砍伐树木，五十年以后，美国将是一片光凸凸的黄土地。那实在是太可怕了。于是，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我们种下了一棵小小的松树苗，他常常去看看它，给它浇水，培土。可是，也许是树苗太小，也许是我们种的方法不对，后来树苗死了，他伤心了很久。

平时，他最热心的是废品回收和节约能源，最恨的是环境污染。这些念头似乎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不管他平时有多么糊涂，遗失过多少东西，却从没有忘记过把废弃的玻璃瓶和塑料盒放进废品回收的盒子里。

我们住的公寓旁边没有废品回收的盒子，要走一百米左右才能找到放废玻璃瓶和牛奶罐的地方。有时候忙了，我就随手把玻璃瓶和牛奶罐扔进垃圾袋里，准备一块儿扔掉算了，可是只要被儿子看见了，准得拣起来，还要被他唠唠叨叨地数落半天。现在我可记住了，再也不把可以回收的东西当垃

圾处理了。

还有一次，我们这个公寓有一个专为孩子们准备的 P A R T Y，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天气很好，他高高兴兴地从床上跳起来，戴上崭新的遮阳帽和太阳眼镜，拿着羽毛球拍，参加 P A R T Y 去了。到了下午，晒得黑黑的，汗珠顺着圆圆的小脸往下滴连头发都函湿了。

他得意洋洋地光着手回来了。我问他帽子、太阳镜和球拍哪儿去了？他愣住了，这才记起他早上带去的東西没带回来。他急得眼睛都红了，开始回忆他的帽子戴在头上有多么神气，太阳镜有多么 C O O L，球拍有多么顺手。我带着他回到他们开 P A R T Y 的场地去找，那里空空如也，什么都没了。回家的路上，他垂头丧气，我也很生气，决定半年内不跟他买任何新东西，以惩罚他常常是掉东西的坏毛病。

走进家门，看见那 P A R T Y 的组织者，公寓的管理员正在跟我丈夫谈话，桌上摆着沛沛的帽子、太阳镜和球拍。沛沛高兴地笑起来，又跳又叫地问他是怎么拣到的。那管理员笑着说：“你忙着收拾那些小朋友们乱扔的可乐罐子，就把这个给忘了。斯蒂文的妈妈知道这是你的，就让我带回来了。”

“太好了，下次开 P A R T Y 我还帮忙回收废品。”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会遗失自己的东西，不过，我想，他已经真正地开始懂事了。

从奥运转播看 N B C 的得失

白帆

从上个周末起，我就一步不拉地紧跟着 N B C 的脚步，观看正在西班牙举行的奥林匹克比赛。我想，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大电视台，又是除了价格昂贵的有线电视奥林匹克专线之外唯一的转播台，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长期的、周密的准备，一定有一流水准。奥运会本身又是极其精彩，极富戏剧性的，一定会极有看头。没想到，几天过去了，对于 N B C 的转播，我是越来越失望。

失望之一，是 N B C 的镜头过于集中在少数美国运动员身上，没有反映多姿多彩的奥运会全貌。

这几天的转播，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除了偶尔几次关于西班牙、独联体（前苏联）的情况外，几乎全是美国的运动项目。连整个赛场的奖牌变动情况都看不到。我们只好从 C N N 了解这方面的进展。实际上奖牌总数的变动充满戏剧性，很能吸引观众。镜头盯紧美国运动员，固然是为了迎合多数美国人的胃口，可是难免老子天下第一的嫌疑。这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世界体育盛会，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级的电视台的报导，应该能够体现奥运竞技场的主旋律，又能摄取美国运动员最精彩的披金戴银镜头。我以为，这其实很容易，只要有点有面就行了，既有蜻蜓点水式的简明新闻，又有特写和专题报导。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背景材料占了过多的篇幅，尤其是赛后又专门请一些运动员谈感想，实在是有点画蛇添足。多数观众最

想看的，不是一个得了奖牌的运动员在那里讲他或她怎样高兴，而是希望看到更多的激烈竞技镜头。美国拥有众多的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看到各自的种族、故乡的参赛情况，如果能够兼顾各种族观众不同的心理，不仅能够增加美国的包容性、凝聚力和向心力，电视台也能因此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得到更高的收视率。

失望之二，是把未经证实的，毫无事实根据的猜想、怀疑，掺杂主观分析进行报导。

七月三十一日晚，NBC 节目主持人找了几个美国运动员，大谈对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服兴奋剂的怀疑。我感到很惊讶，如此的大电视台，在如此重要的节目转播中，居然象一个喜欢捕风捉影的末流小报，传播马路消息。我们姑且不论中国女运动员是否真的服用兴奋剂，只看看他们谈论的几个疑点是不是站得住脚：

其一，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在汉城奥运会上成绩平平，这届奥运会却突然一步蹬天，囊括短距离游泳的四块金牌。这成绩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很有可能是某种兴奋剂使然。

我想，用一个人以前没有好的成绩来说明他今天或者是明天都不能取得好成绩显然是很荒谬的。一般的人尚且可以通过艰苦的努力，超越自我，也超越别人，取得某种成就，何况一个出类拔粹的运动员呢？一个经过严格地、科学地艰苦训练的优秀运动员不但是可能，而且是应该在大赛中取得好成绩。汉城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大走麦城，不能说明中国运动员就不能东山再起，崭露头角。

其二，如果说中国的女子游泳运动的进步大大得益于前东德的教练，那么男子同样聘请了前东德的教练，为什么男子仍旧成绩平平呢？显然娘子军们服了某种仙药。

我说这些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中国的男儿们正在暗自伤心呢，娘子军们在奥运会上出尽了风头，个个老中都在高呼，中国的男运动员呢？男儿当自强啊！须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就流传着“阴盛阳衰”之说，从女演员，到女作家，女记者，女企业家等等方面，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体育方面更是明显优于男子。排球、羽毛球、乒乓球不用说，连游泳、田径等方面，也是女子项目捷报频传，男子成绩差强人意。总不能说这些女子都服了兴奋剂吧。

其实中国共产党一向重政治胜过得标，绝对不肯让人抓住把柄，在世界上丢脸，所以对运动员控制的极严，虽然以前曾经出现过个别运动员服兴奋剂的情况，但是一流的顶尖运动员靠兴奋剂夺标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而且绝对不可能好几个一流选手同时服用兴奋剂。如果真有其事，不仅是世界上所有华人的耻辱，也是奥运史上的最大悲剧，国际奥委会需要更改有关章程，制定更严格的药物检验规定。

失望之三，是体育报导参杂政治倾向，有背奥林匹克精神。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始人顾拜旦说，体育就是健康，是美丽，是公正，是和平，是荣誉。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奥委会大会上祈求和平和体育不受政治干扰。奥运会是人类对自身的检阅和赞美，是人类的发展、进步、繁荣和昌盛的一曲赞歌。在奥运会的旗帜下，巴塞罗那聚集了 172 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们国无论大小，种族无论高低、撇开不同的政见和信仰的纷争，通过公平竞争，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实现对人类极限的挑

战。

可是遗憾的是，我们却从N B C的奥运转播中不时听到不协和的声音，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主持人对独联体和中国运动员不同的褒贬。明眼人一看就知这和当前中国和独联体的局势有关。其实我看此举大可不必。如果想批评中国的政治，机会多的是，不必把运动员也看作是某种政治的替罪羊。全球所有的华人都为华裔在运动场上的成就感到高兴，就是因为在这里不是表达政治分歧的谈判桌。

一九九六年的奥运会将在亚特兰大举行。如果届时仍旧是N B C独揽转播权，我想电视台的主管应该考虑改弦更张或走马换将，使之更具包容性，更加客观、公正。因为那时观众的范围将大大地扩大，不仅有美国国内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只有体现奥林匹克精神，才具有最广泛的观众，才能体现真正的人们理想中的美国。

超级水枪

白帆

窗外的孩子们玩得真高兴啊。g i r l s弄了一个塑料的小水池，里面装满了水，一个金黄头发的丫头跳进水里，扑通扑通地打水，水溅到一个黑头发的小妞身上，把她洁白的裙子弄脏了，她哼哼唧唧地哭起来了。这大约是个韩国小孩吧，你看她混身上下穿戴得多整齐啊。韩国人都是这样，不象那些老美，男的女的，大人小孩都是一件T恤一条短裤。

呵，那边又来了一个l i t t e l g i r l，啊，她穿的什么呀？居然是三点式！你看她胸部平平的，上面两点空荡荡地悬着，风一吹，一凸一凹的，象个没有打足气的气球。小屁股倒是圆圆地，一蹶一蹶，真有趣儿。

哦，你看这个小黑人，自行车骑得真棒！居然有这么小的自行车，车骨碌不到十英寸！

他从那么高的坡子上滑下来，还从容不迫呢！他好象只比桌子高一点呢！看他那帅劲！

儿子要是在这儿就好了，他也该会骑自行车了吧？

应该抽时间跟他爹商量商量的了，老是把孩子撂在爷爷奶奶那儿，心里总不是滋味。每次看见别人的孩子，我就忍不住心尖发颤。一打长途，听见他那稚嫩的声音，我就忍不住哭出声来。……可是接来又怎么办呢？都说美国的小学教育是放羊式，三年级的孩子还在扳着指头算十加五等于几，在国内他还可以上个省重点的小学，正正经经地学点东西。……可是国内的功课又太多了，小小年纪就被书包压得喘不过气，要做那么多的家庭作业，又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太可怜了。……我是一个好妈妈吗？不，我不尽职。我很自私，只顾自己学习，不管孩子。我甚至不知道孩子有多高了，扁桃腺是不是还经常发炎，晚上他要撒几次尿，还蹬不蹬被子。他喜不喜欢他的老师，跟小朋友是不是合得来。每天是不是高高兴兴。……

算了吧，老是想来想去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不如静下心来赶快把作业

做完。……这个教授真奇怪，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机会好，出国早，在哈佛混了个博士后，现在做了我们的 p r o f e s s o r，也不说手下留一点情，少布置一点作业，相反他给的作业又多又难，还老是说你们北大毕业的，哪在乎这点题目呢？唉！他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虽然是考进了北大，可是文革整整耽误了十年，没有上过高中，通过自学考进北大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哪能比得过那些年轻的有优越的读书条件的小青年呢？……这道题怎么这么难呢？已经做了一个小时了，还是没有做出来。……我念中学的时候多聪明啊，同学都叫我数学家呢！唉，人老了，不中用了，孔夫子“三十而立”，我都四十多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立得起来呢！也不知道这一辈子能不能立起来呢？！你看人家柯林顿，不也是四十多岁吗？已经当了十二年的州长，现在又当总统了。文革真是误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啊！……也许等到毕业就好了，可是毕了业能找到工作吗？不是那么多专家教授在餐馆打工吗？就是有了工作，干了几年，又被 f i r e 了怎么办呢？转眼就五十多了，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险，病了又怎么办呢？

还是回国去吧，铁饭碗总比没饭碗好吧。

……铁饭碗真的好吗？你不是成天埋头苦干，还抵不上那些不学无术，成天游手好闲，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吗？你不是咽不下这口气，才远涉重洋，追寻你的美国梦的吗？真是难哪！

窗外的孩子又在闹什么呢？

哦，来了几个 b o y s。他们在打水仗。到底是学生公寓，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几个白的黄的黑的孩子们一起玩得多开心啊。这里汇集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大家和睦相处，真有点天下一家的味道。那些人管这叫什么呢？哦，想起来了，叫什么“彩虹联盟”，多好听啊，美国真不愧为民族大熔炉，种族、肤色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真是难得啊。你看那小子脸上中了一枪，头发上的水珠往下直滴，还在哈哈大笑呢。儿子要是在这里就好了，他大概能跟他们玩得来，不至于受到什么歧视。还是把他接过来吧。今天就跟孩子他爹商量，把这事定下来。

这些孩子玩得多高兴啊，S u p e r S o a k e r 一次可以射五十 f e e t 呢。儿子是最爱打水仗的，以前我们拿竹筒做水枪，打一次就要吸一次水，我总是趁他吸水的工夫打他，他总是是一本正经地说这不算数，因为他没有做好准备。等他做好准备的时候，我已经大获全胜了。这孩子真傻，不知道规矩也有可以破的时候。

几个孩子一起向那小黑人进攻，他真可怜，不知道还手，只有挨打的份，混身上下都湿透了，嘴巴撅得老高，一声不吭地往家跑，大概要去找他妈诉苦了。……刚才他骑自行车的时候可真潇洒！

瞧，他又出来了，手里拿着能装一加仑水的大塑料罐子呢！

唉！还是不行，他到底比那几个小多了，拎着一个大罐子，跑也跑不动，追也追不上，水还没有泼到别人身上，自己就摔了一跤。

那几个混小子，不仅不把他扶起来，反而拿着大水枪对着他的脸上打，这些孩子真不象话，几个大的欺负一个比他们小几岁的孩子！还说没有种族歧视呢，这不是几个白人孩子欺负一个黑人小孩吗？可是小孩子们懂什么呢？怎么也会联合起来欺负人呢？也许歧视与自己不同的族类，倚强凌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吧？

唉！这些孩子也太欺负人了，他那么小，你们就不能饶了他吗？还要

用脚踢他？！你们看看吧，他的脸上身上都是泥，哭得多伤心啊！要是你们自己被人这样欺负，会怎么想呢？

哦，他回家了，回去吧，你斗不过他们那些大孩子。到底是美国人，小孩的独立性强，受了欺负也不回家告状，要是中国人啊，兴许孩子的父母已经吵起来了。

哇！你看你看！小黑孩子的爸爸出来了，还拿着一把更大的 S u p e r S o a k e r 呢！帮他儿子打水仗吗？这下可热闹了。

“砰！”声音怎么这么响呢？

糟糕！那孩子倒在地上了，怎么流了那么多血呢？是真枪吗？他怎么用真枪打人呢？赶快打 9 1 1 吧，……要是我出庭作证，我该怎么说呢？那黑人如果从监狱跑出来，对我也来这么一下呢？

儿子呢？接来，还是留在国内呢？

关于《霸王别姬》的断想

白帆

出了国门，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爱国，不管什么时候，都喜欢看中国人得奖。美籍华人也罢，香港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大陆人也好，无论是科技，还是体育文艺，只要是华人得了奖，大家都高兴，这大概是海外华人的一个共同心愿。不过，对于中国电影，我却渐渐有了一个怪毛病，没有得奖的时候盼着得奖，得了奖又急不可耐满腔热情地去欣赏，看完之后又喜欢乱发议论。

最近我看了新近获奖，现在又准备进军奥斯卡的热门片子《霸王别姬》。我想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从熟知整个电影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观感。当然，也许跟洋人的感觉不一样，不过我想，出于对中国电影真诚的爱心，即使意见不一定中肯，或许能够抛砖引玉，使我们的“大腕”们能够看到一些中肯的公正的不同意见

这部电影一开始，说的是孩子们在戏班子里学戏的情形。中国的戏班子大约一直都有打孩子的传统，似乎是不打不成器，不打成不了材，更成不了“角”。有时候外人看起来，几近残酷，可多少有一点“打是亲，骂是爱”的味道。戏班里的老板，也有不少好人，当然也有不少坏人，但是存心用打人来摧残孩子的恐怕不多。吴祖光先生的《先学受罪》，很生动地记述了新凤霞小时候学戏的情形，戏班子的老板对她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还亲，严格要求，又爱护备至，其真情实感真是令人感动。学戏的孩子当然受的罪比一般的孩子多，不过戏班子的生活并非人间地狱，许多老板非常讲义气，讲戏德，这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象电影《霸王别姬》里那样，把孩子往死里打，不能说是绝无仅有，起码也是少见。为了迎合洋人胃口，故意把中国人都写得很可恶，恐怕并不是艺术的正道

《霸王别姬》里的主要情节，是饰演虞姬的一个演员程蝶衣和饰演楚

霸王的演员段晓楼以及一个妓女之间的关系。同性恋，也是迎合洋人胃口的热门题材。我们姑且不去追究作者为什么要去表现在中国并不普遍的同性恋现象，单从艺术表现手法上来看，就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我们从电影里只看得见程对段那种比恋人还要强烈铭心刻骨的柔情，却看不到段对他有丝毫的回应。从影片中看来，段对程的感情，充其量不过是一般的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并无特殊之处。我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段和程从小到大，相濡以沫，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即使是段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性恋倾向，也该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怜悯之心啊！更何况，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他对程从未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爱慕之意，始终只是程一个人自作多情，那么这出戏也许早就唱不下去了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是表现同性恋题材，如果影片能够展现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物个性，戏剧冲突一定会更加多样化，并富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另外有一段关于文革的情节，也许是导演苦心经营的重头戏，影片似乎想表现在文革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中国人灵魂里的阴暗面。我感觉到这场戏脱离了人物性格的轨道。不管是生活中，还是文艺作品中，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性格，每一个人，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都有自己处理问题的特殊方式。失去了这种特殊的方式，就失去了这个人物的固有属性，也就失去了他的真实性。如果说程蝶衣揭发段妻，尚且有一定的性格基础（因为妒忌），那么段之揭发程，就与他一贯的个性不合了。当然，在文革那种特殊的高压气氛下，许多人做出了他们平时不会做或者不想做的的事情，如果影片能够反映和表现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是什么东西“逼”得人物做出自己违心的事情，也就能够更加深入地展现文革灾难的真正含义

文革的悲剧最令人痛心之处，在于当时中国人的愚昧和狂热，即使是一些著名的高级干部，一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认识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跟着跑，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揭发自己也揭发别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主演或导演一场害人又害己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应该说，当时的人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和合理性，那个时代的人们，应该说是信仰的，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信仰，最有灵魂的时代

真正的失去了信仰，道德观念日下，是文革之后二十年间的的事情。人们从狂热的政治运动之后，得到了喘息，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生活日益改善，人们开始醒悟到过去的错误，反思，失落，迷罔，苦闷，有些人甚至故意地反传统之道而行之，将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一起抛得九霄云外，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社会犯罪，贪污腐化也日益严重起来。应当说这也是文革最严重的后遗症之一。影片刻意表现文革对人物的扭曲，竭力暴露中国人灵魂的阴暗面，却没有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除了使洋人对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大开眼界以外，并不具有真正的社会的和现实的意义

《霸王别姬》反映的是中国史上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也许是因为时间跨度太大，有些事情似乎没有办法深入写下去，许多重要情节没有能够深入地开掘，好似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这是这一类题材很容易有的通病，不过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处理得好，还可以获得得天独厚的效果。老舍先生的《茶馆》，就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反映了从北洋到四九年以前几

十年间风云变幻。我们在茶馆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看到了上至权倾一时的太监，下至三教九流，苦力车夫的喜怒哀乐，这里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合情合理，栩栩如生，叫人过目难忘。作者深刻地表现了象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又经过高度集中的活生生的众生像

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电影《霸王别姬》有《茶馆》那样的艺术成就。不过两相比较，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出影片《霸王别姬》的不足之处。也许用《茶馆》来和《霸王别姬》相比较，对于我们的导演和剧作家来说，是过于苛求，不过，《霸王别姬》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电影，是中国电影中少数获国际影展大奖的片子之一，我们应该有理由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它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电影堂而煌之地走向世界，而不是靠牺牲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来迎合洋人胃口。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的人性，中国人的缺点不可批判，批判了，暴露了就等于出卖民族，出卖国家。众所周知，许多著名的文艺作品都是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鲁迅等伟大作家的直面人生，对社会、人性中的阴暗面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深度和广度，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文艺作品能够超过他们。他们的作品是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类的骄傲。但是，很遗憾，《霸王别姬》却是一部典型的媚外的作品，它不仅不能使我们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而且使我们为中国的文人堕落到如此地步而耻辱。

迷途的羔羊

白帆

—

陈秘书长拿起一枝红色的毛笔，在政治处送来的文件上画了一个圈，写上一个“阅”字，然后推开文件，拉出抽屉，拿出一听龙井茶，打开描金画凤的茶叶盖，轻轻一抖，几缕茶叶滑进了小巧玲珑的宜兴紫砂茶壶里，不多不少，正好够泡一壶。他不紧不慢地站起来，拿起热水瓶，倒了满满的一壶滚烫的开水，然后踱着四方步，走到沙发上坐下，看起当天的《人民日报》来。

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养成了不紧不慢的习惯。凡事不出头，不落后，既可免除枪打出头鸟的无妄之灾，又可避免落后挨打的窘态，永远优哉游哉，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他稳坐在今天这个至关重要的位子上的一大诀窍。

突然一阵冷风吹进来，陈秘书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他皱着眉，看着探头探脑的老赵，说：“有什么事吗？进来把门关上再说吧。”

赵处长看了看手中的笔记本说：“这儿有几件事需要请示：一，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去北京参加各省市办公经验交流会了，大会发言材料还没写，你看叫谁写比较合适；二，这一期的《政府工作简讯》校对稿来了，一共十八万字，印刷厂要求三天之内校对完送去；三，刚才刘老打电话来说，他要写

字，请小秦去帮他磨墨、牵纸。我们处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虽说有十来号人，可组织部的王部长的夫人身体不好，总得照顾一点吧。老张是五十多岁的老科长，人家革命了大半辈，总不能叫他做这样的小事吧。几个小青年，不是省长公子就是局长媳妇，谁也叫不动他们，你看这几件事怎么办？”

秘书长走到办公桌前停了下来，慢慢地坐下，说：“最近那，我常常在思索小平同志说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的涵义。我想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些老同志要敢于放手使用年轻人，要敢于放手让他们挑大梁，出大力，流大汗。你们处里不是有个新来的大学生叫秦什么吗？我看他是个好苗子，踏实肯干，我们应该进行重点培养。”

“这么多的事，恐怕他一个人做不完吧？”赵处长犹豫着说。

“你这个人那，思想怎么这么保守呢？不要怕给年轻人压重担，要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任务。再说我们也不是袖手旁观，我们要给他们以指导，帮助他们走上正轨。”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都精得象兔子，不象我们年轻的时候，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们是不见真佛不烧香啊。”

秘书长沉吟了半晌，说：“这样吧，你跟他谈一谈，你们处里现在青黄不接，正是年轻人发挥作用的时候。目前处里正缺一个副处长，组织上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正在对他进行综合考察，希望他能够经的起组织上的考验。”

“秘书长，你这话当真吗？我熬到处长可是费了三十年的时间啊，你也太便宜那些年轻人了吧？”老赵不禁愤愤然起来。

“这个吗，组织上自然会通盘考虑。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不要随便闹情绪，这一点可千万要记住。”秘书长拍了拍赵处长的肩膀说。

二

全国大会的发言材料终于写完了。

秦辉坐在写字台前，丝毫没有睡意。

他想着今天处长跟他的谈话，心里涌起一阵阵激动。省直机关这几年进了不少个大学生，口碑都不怎么样。可他觉得自己跟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平时娇生惯养，爸爸妈妈捧在手心里长大的，自以为是天之骄子，不可一世，到了省政府后，觉得自己比那些部队转业的人文化水平高多了，不屑于做那些跑腿打杂的小事，大事又没有机会做，个个怀才不遇，牢骚满腹。秦辉却不同，他是从鄂西北的深山老林里走来的，对于人生的艰难和痛苦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

他六岁的那年，是一个大雪封山，奇冷的冬天，家里没有火，仅有的一点点食物都被正在长身体的哥哥吃光了，他饿得直哭，父亲被他吵得没有办法，只好出去打猎，却一去不回了。他们兄弟俩在深山老林里哭啊，喊哪，喊破了嗓子也没有回音。八天以后，人们在猎熊的陷阱里找到已经冻僵了的父亲，抬回家以后，无论他们怎么想办法使他暖和，都不能使他恢复知觉。可怜他爹，一辈子都在饥寒交迫中挣扎，辛劳终生，却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温饱，更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的乐趣。艰难使秦辉早熟，父亲的去世给他幼小的心灵压下了千钧重担，他在父亲的坟前发誓，他们这个家一定要走出饥饿和贫寒，决不再过父亲所过的苦日子。一个贫苦猎户的儿子，要走出这深渊，

除了刻苦学习之外，他看不到任何捷径。家穷，交不起学费，他那面黄饥瘦的妈妈，省下鸡蛋舍不得吃，一个一个地数给他，让他拿到集市上卖掉。哥哥牺牲了上学的机会，和母亲一起挑起这个沉重的家，尽一切努力保证他一个人的学费。他很懂事，小小年纪，每天都要翻过一座高高的山头才能到学校，教室简陋，冬天北风呼啸，身上只有一件破得百孔千疮的旧棉袍，夏天光着脊背，顶着蚊子、苍蝇、蚂蚁轮番轰炸，他从来不叫苦。后来上中学了，县一中离家里有九十多里山路，他平时不回家，在学校苦读，放假回家，他总是背着一大捆柴，带着包谷、红薯和咸萝卜，翻山越岭走到学校。他每天吃的是没有油荤没有青菜的食物，凭着他顽强的毅力和山里人的倔强，凭着山里清新的空气、水和阳光，凭着猎人的后代的健康的体魄，他终于从昏黄的煤油灯下走进了灯火辉煌的大学殿堂。

他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被分配的省政府工作，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他的妈妈老泪纵横，天天拜菩萨，求菩萨保佑她那争气的儿子仕途顺利，身体健康，娶个好媳妇。他倒不相信菩萨，可是他相信只要埋头苦干，只要勤奋努力，就能混出个人样子来。他每天都提前一刻钟到机关，扫地、抹桌子、打开水、整理报纸，一直忙到大家上班。上班的时候，他从不怕辛苦，别人不愿意做的小事、脏活、累活只要领导叫他，他从不推辞。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了三年，他抬过死尸，为办公厅主任的岳父大人送过葬，为处长夫人的妹妹调动工作跑过腿，总之是埋头做事，领导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绝无怨言。

回想自己的人生旅途，秦辉憨厚的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他感到很骄傲和自豪，展望前程，更是踌躇满志。那些一起来的大学生们谁也没有写过这么重要的大会发言材料啊！而且还有那么多重要工作等着他，准备提拔为副处长呢！一个省政府办公厅的副处长，多好听啊，妈妈知道了，不定有多高兴呢。村子里那些乡亲们，大约又要摆庆功酒了吧，那次到省政府工作他们就说是做了府台大人呢！

要是那些公子小姐们听到他被提拔的消息会怎么想呢？可能会妒忌吧？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省政府工作的时间比他长好几年呢。要是他们不听他的话怎么办呢？管它的，谁勤奋谁得好处，天经地义，谁叫他们九点钟才上班，十点钟就开始打扑克、下棋呢？

提了副处长之后，该好好考虑个人问题了。组织部的张晓梅长得真甜，身体又健康，从没有见她害过病，听说她是老大，很懂事，从小就帮她妈做家务，大概是那种贤妻良母型的，不象那些城里的姑娘娇得了不得，妈妈一定会喜欢她。可是这两次跟她约会她都心不在焉，不知是不是哪个小子又插了一脚。一定要咬着牙好好干，等提了副处长，不愁竞争不过那些小白脸。想到这里，秦辉暗暗下了决心。

三

第二天清早，秦辉意气风发，两只山鹰一般的眼睛闪亮有神，黑油油的脸上焕发着青春的光泽。他把皮鞋擦得亮亮地，穿了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连风纪扣都扣得整整齐齐，浑身上下一丝不苟。

迎着朝阳，迈着大步，哼着家乡轻快的小调，象往常一样，他提前一刻钟上了班。

一走进办公楼，他就碰到了理发的王师傅。王师傅是他的同乡，平时总是很关照他，有什么内部消息总是悄悄地告诉他。要知道，机关的理发室可是个风水宝地，因为谁也少不了理发，包括那些省长书记们，大人物理发的时候可真热闹，有请示的，有汇报工作进展的，有专门跑来吹喇叭、抬轿子，说奉承话的，加上理发的师傅格外小心，动作又轻又慢，理一次发大约要一个小时，从剪发到刮脸，少不得要谈些天，理发室的消息往往比别处还来得快而且准。

“你走红运了，听说你是三梯队的重点培养对象呢。副处长是肯定了的，只等秘书长办公会定下来。都说副省长的闺女看上了你，好好干，前程无量呢！”王师傅边说边满意地拍拍他的肩膀，“好家伙，我们山沟里可出了个人物了。”

“那个疯丫头啊？脾气太坏了，我可不敢惹她。”秦辉听到这消息喜忧参半。

“傻小子，这可是一步登天的好事，别人还求之不得呢？！”王师傅眼睛瞪得老圆。

秦辉没怎么把王师傅的话当真。机关里老是这样，当某某要提拔的时候，往往就传出他有什么背景之类的消息。他并不去多费时间去捉摸那些不沾边的谣言，他只想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能力，得到自己应该得的一份。

眼下他得赶紧到办公室去做清洁。不然上班时间就要到了。这做清洁本来是大家的事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秦辉的专利了。只要他不做清洁，办公桌上就布满了尘土，沙发上、桌子上、茶几上到处是报纸。好在他不怕劳动，也从不计较别人是不是也有做清洁的义务。

“好啊，乘龙快婿吗，到底不一样啊，这么早就开始做清洁了。今后可别忘了拉兄弟一把，我可总是在洪霞面前说你的好话啊。”小吴一边吃着油饼一边说。

“得了吧，别拿我穷开心了，说那些捕风捉影的事，人家姑娘的名声要紧。”秦辉赶紧阻止他。

“你还打埋伏？机关里都传遍了，说你和洪霞在电影院亲嘴呢，要不然，副处长人选怎么会落在你身上呢？你这小子啊，真有两下子，闷头鸡子啄白米啊。”小吴说完，哼着歌走了。

秦辉心里打开了鼓。

他们为什么说得这么绘声绘色呢？是不是洪霞真的对自己有意思，放出风来，试探自己的态度呢？这无疑是个好机会，也许他可以借这些谣言巩固自己在机关的地位，而且，如果真的有可能和洪霞联姻呢？好处显然不止是一个副处长。自己是不是应该趁机试探试探洪霞呢？对于一个世代代的贫苦猎户来说，攀上副省长的千金，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哪！

可是秦辉想着想着，摇了摇头。洪霞长得太瘦弱，每餐大概只能吃小小的一碗饭，好象风都吹得倒似的，而且脾气特大，就象俗话说说的，狗脸生毛，那脸色说变就变。他的妈妈大概不会喜欢这样的媳妇。

秦辉一边想一边手脚麻利地做事，很快就把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了。看着这沙发、桌椅和文件柜，一种自豪感从他的心中油然而起。有多少儿时的同伴现在还在深山老林里，跟祖祖辈辈一样以打猎为生，过着原始野人般的日子啊，他却堂而皇之地坐在这不怕日晒雨淋的办公桌前，可见皇天不负苦心人，他能够靠着自己的勤奋，一步一个脚印，过五关，斩六将，走进这

令人仰视的大机关，他也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在机关里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为自己，也为了他那命运多舛的妈妈和兄弟，他一定要努力奋斗，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如果他能提拔为副处长，他就能得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他就可以把妈妈从山里接出来，也享享福。他一定要娶个能跟妈妈合得来的贤惠的媳妇，一定要是个身体健康、勤快、能干又能孝顺婆婆的女人。他觉得自己不必去巴结洪霞，不必在家里养个娇生惯养难得伺候的少奶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人还是得实在一点，不能太贪心。爬得快摔得也惨，官场上风云莫测，他也不希望爬得太高，只要有房子、有足够的钱养家就够了，还是一步一步往上爬吧。可是他也犯不着得罪那位千金，如果把她惹恼了，关键时刻她在秘书长面前说几句坏话，别说副处长当不成，恐怕连例行的长工资也成了问题。

四

上班的时间过了十分钟了，处里的那位老科长和几个公子小姐才慢慢地边走边吃着热干面、面窝、油条之类的早餐走来。说起这位老科长，秦辉很同情他。他辛辛苦苦跟公文打了一辈子交道，性子太耿直，脾气又火爆，老是跟上级闹矛盾，也就老是坐冷板凳。等到那些会吹牛拍马的、会拉关系走后门的，加的加工资，升的升官，都闹够了，头儿们偶然善心大发，打算布点恩泽给他，一问，他已经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不符合干部年轻化的标准，只好重新坐冷板凳。好在大家都能体谅他，平时也不要求他做什么事，他也就落得清闲，每天不过是看看报，喝喝茶，谈谈天罢了。

秦辉看看手中的校对稿，心里斟酌了半天，决定少分一点给他。

省委组织部王部长的夫人到现在还没来，想到她，秦辉不满地摇了摇头。她没请假，大约又去看病去了。按规定，这种情况应该算旷工，应该在考勤表上记一笔，可是人人都让着她，连秘书长看见她，也是老远就笑脸相迎，自己由何必去做这个冤大头呢？秦辉没有声张，只是不声不响地把留给她的一点点稿子放到一边。

十八万字，他们两个合起来一万字，剩下的大约还有十七万字。秦辉把它分成了四份，送给了小王小张小李，自己留了大约四万字，然后到处长办公室，把昨天晚上赶起来的大会发言材料送去。没有办法，昨天处长在办公会上宣布了，处里大部份事务由秦辉负责，有事先请示秦辉，然后秦辉再请示处长。冲着领导对他这么重点培养，他只好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奋力苦干了。

从处长办公室里出来，秦辉边走边想着处长对发言材料的修改意见，又考虑到校对还得抓紧，千万不能让这一期简报误期，心里不由得着急起来，就加快脚步朝办公室里走。办公室的门紧闭着，他一推门，一阵轰堂大笑的声音就迎面扑来，小王小张小李和几个年轻人坐在沙发上、桌子上，不知正在谈什么，一个个眉飞色舞。秦辉不由得阴沉了脸，可是又不好发作，只好赶快走到自己的桌子跟前，打开校对稿，埋头校对起来。

办公室里的空气骤然冷却下来。

“秦辉，如今的年轻人就你运气好，爬得快啊。”小王不甘寂寞地说。

“你是怎么把洪霞哄到手的？能不能介绍一下经验，我也学学？”

“真是看不出，你还会走捷径，你使的什么手段把洪霞弄到手的？听说你帮洪霞洗内裤，是真的吗？教教我吧，我可不怕寒碜，只要能长工资，我什么都愿意干。喝娘们儿的洗脚水总比喝西北风强啊。如今各人有各人的路数，只有我们这些没有背景又不会吹牛拍马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倒霉了，混了五六年，还是个副科长，工资不够我上两次卡拉OK。

真倒霉啊！”

秦辉是山里人，一向认为男是阳，女是阴，女人服伺男人是天经地义，男人服伺女人，那就是以阴犯阳了，女人的内裤、洗脚水之类的东西，更是最最犯忌的，哪个男人沾了，就会倒霉。这几句话刺得他脸涨得通红，他攥紧了拳头，脸渐渐地转成了青紫色。

“算了吧，你们七嘴八舌地刺人家，好象他哪儿得罪了你们似的，其实他也不过是稍微比我们混得好一点，何必呢！休息时间到了，我们去打羽毛球吧。”政治处的胡松林打圆场地说，边说边把他们拉走了。

秦辉真想追上去，痛痛快快地跟他们打一架，出出这口恶气，哪怕是头破血流。

然而他把拳头松开了。他抑制了自己的愤怒。他虽然生性倔强，但是多年的艰难环境使他懂得此时此刻他必须谨慎、小心翼翼。他心里很清楚，他现在还不能得罪这些人，如果得罪了他们，等于自己给自己布下陷阱。只要能拿到副处长，其它的以后再说。

五

两天以后，几份校对稿都回到了秦辉的桌子上。看到大家都这么帮忙，秦辉不禁心头一喜，可是当他拿起校对稿仔细一看，心又凉了半截。

这个印刷厂的情况他很熟悉，初校差错率一般在百分之三左右。平均每页大概有三十个左右的错字，可是眼前这些校样，每页大约只有三五个标出的错字，连百分之一的差错都没有找出来，有好几页完全是原封不动地退回来的。如果就这样把它交给印刷厂，等于是把差错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到时候印出来的书尽是错误，岂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可是明天就要交稿了，他答应过处长，决不误期的。看来今天晚上只好一夜不睡觉了。多好笑啊，人人说机关工作轻松，没想到他还要通宵加班。

下班铃一响，秦辉就挟着校对稿冲出了办公室。他在食堂里随便买了一点饭菜，三口两口地吞下肚，就跑回宿舍开始校对。

校对是个细致活，要心平气和慢慢地琢磨，可是今天，秦辉的心老是静不下来。眼前这些白纸黑字一个个地跳舞，白天那些嘲讽的话语一句句地从心底往上翻。要是在老家，依照山里人的脾气，他早就拿起扁担跟人拼命了。如今不仅不能拼命，还要对他们笑脸相迎。他心里窝着一肚子的火，却没处发泄，不过是因为有一点风声要提副处长。有时候他觉得城里可真难混，城里人远不象山里人那么纯朴、自然。在这里窝窝囊囊地混还不如回家痛快。可是辞职回家，乡亲们会怎么看他呢？犯了错误？他的哥哥在镇供销社的工作还保得住吗？他一向是他们一家的骄傲，如果辞职回乡，他只能是一家的耻辱和包袱，无论如何他也要撑下去。好在机关领导终于看到了他是个勤奋肯干的人，只要继续努力，不愁没有升迁的机会。

等到升了官，不愁找不到机会修理修理那帮小子们，有道是，君子报

仇，十年不晚。

想到这里，秦辉泡了一杯茶，喝了几口，打起精神，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校对起来。

夜深了，气温越来越低，一阵阵睡意袭来，秦辉的眼皮止不住地往下坠。他放下校对稿，走到阳台上，深深地吸了几口冷空气。

邻居的灯都熄了，四周静悄悄地，只有月光洒在树梢上落下一点清辉。

月光下，有两个年轻人正在接吻。记得一个老猎人告诉过他，看见别人接吻不吉利，秦辉赶紧转过身，准备回屋，却听见外边传来清晰的对话。

“洪霞，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呢？”这声音好耳熟。

“赵处长，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叫金龙，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这次回来探亲，我们正准备结婚呢！”

“那好，那好，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赵处长打趣地说。

秦辉心头一阵轻松，关于洪霞和他的谣言不攻自破了，大家都能够明白他不是靠洪霞才爬上去的。男子汉大丈夫，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勤奋，哪要靠什么女人呢？不可思异。可是他又有些惆怅，毕竟洪霞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利用的极好的阶梯啊。

秦辉重新拿起校样，一口气工作到天亮，然后倒在床上睡着了。

六

醒来之后，一看表，还差一刻就九点了。秦辉大叫了声“糟糕！”就匆忙擦把脸，往机关跑去。

刚走进办公室，老科长就责怪地看着他，说：“跑哪儿去了，印刷厂来人了，处长到处找你！”

秦辉急忙走进处长办公室，把校样递给赵处长，赵处长打开校样，随便翻了翻，正好发现有一个“时候”的“候”被写成了“侯”，就在上面重重地打了一个“X”，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那，就是做事太马虎，说了多少遍也改不了，这不，到处都是错的。还有，你明明知道今天要交校样，为什么现在才来呢？跑到哪里去了？一点组织纪律性也没有，误事啊，误事，到底是年轻人啦，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说着，连连摇头，在校样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秦辉实在忍不住了，辩解地说：“昨天下午处里的几位把校样交回来，结果到处都是错误，根本就没有改出来，我只好加了一个通宵的班，到早上才睡了一个多小时，所以来晚了。”

赵处长撇了撇嘴，说：“你们哪，都爱强调客观，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好，这就是骄傲自满、自高自大的表现，是妨碍进步的最大绊脚石。事情只有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不能过分强调个人作用。”

秦辉委屈地动了动嘴唇，又紧紧地闭上了。

赵处长接着说：“你起草的大会报告秘书长看了，他作了一些修改，你誊正了之后送去打印，然后送给省长、副省长，请他们审阅。另外，你到门诊部按这药单子帮我开一点药，帮秘书长把烤火的煤送回家。”说完之后，就与那印刷厂的人谈起什么样的粉蒸肉好吃来了，似乎已经忘记了秦辉的存在。

秦辉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他不知道今天是什么事的罪了处长，看来他

遇到麻烦了。他还得小心为妙。

从处长办公室出来，秦辉开始抄写大会的报告。正抄着，小王在对面办公室下完了一盘棋，悠闲地走过来，看见秦辉正在一本正经地做事，就一把抢过报告，大声地念了起来：“当前市场货源充足，商品丰富多彩，绝大多数商品存在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矛盾。”

“你怎么就这种水平那！这句话明明不通吗！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说明商品丰富多彩，怎么会‘存在……矛盾’呢？”小王大声地嚷嚷。

秦辉脸红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我写的是‘绝大多数商品供求平衡和供过于求，不会诱发通货膨胀。’结果秘书长改成这个样子了，我只好照抄。”

“你这人真是个木头，你就不会再改回来吗？”

秦辉摇了摇头，说：“我这小人物，哪能改秘书长写的东西呢？”

小王瞪着他，从鼻子里哼了两声，说：“难怪你能爬得快的。”

秦辉没有吭声，只是苦笑着摇摇头，拿起抄好的报告，到打字室去了。

打字员不在，秦辉便坐在打字机前等着打字员。他这份材料要得很急，得马上打起来。

坐在那里很无聊，秦辉的眼睛便到处游览着，最后落在了一份未打完的文件上。他无意识地读着：“关于若干处级干部任免的通知……”

他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屏住呼吸，跳过中间几行的官样文章，读到：“任命下列同志为副处长：王国华洪霞张秋菊徐新民……”

他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就是没有看到“秦辉”两个字。他揉了揉眼睛，再看，还是没有“秦辉”两个字。

这次提了六个副处长，那些天天打扑克、下棋的都提了，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两天天花在看病上的组织部王部长的夫人也提了，就是没有他这个天天忙得废寝忘食的人！太不公平了！

他一把抓起《通知》，冲进了处长办公室。

“你骗人！你们做事太不公平！我要跟你讨个公道！我要你跟我解释清楚。”处长被秦辉满脸的怒气镇住了。过了半天。他看了看秦辉手中的纸，冷冷地说：“你盗窃机关的机密文件，并且泄漏机密，这个错误的性质很严重，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从严处理。”

这几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秦辉一下子跳起来，说：“好，你不讲理，自然有讲理的地方。”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

一口气跑到秘书长办公室门口，秦辉猛地停下了。他踌躇着，放慢了脚步，最后还是轻轻地敲了敲门，听到秘书长说：“请进”之后，然后才慢慢地，带着几分胆怯地走进去。

秘书长胖胖的脸上堆满了亲切的笑容，他不慌不忙地说：“坐吧，小秦，有什么事吗？”

秦辉喃喃地说：“我对这次的干部调级有些看法，想跟您谈一谈。”

“哦，有些什么看法呢？是不是对没调上感到不满意呢？领导上认真研究过你的情况，认为你是个好苗子，只是在有些方面还不太成熟，还需要锻炼锻炼。好好干吧，领导会看得到你的进步的。干部的选拔和使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组织上要作综合考察，全面衡量，作为个人来说，应该正确对待，服从组织安排。”“那赵处长为什么要跟我谈话，说是您的意见……把我……作为……副处长……候选人……重点培养呢？”秦辉好不容易才把话

挤出来。

秘书长的笑容消失了。他严肃地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把你作为副处长候选人培养的呢？同志啊，不要让个人的私欲冲昏了自己的头脑，要正确对待名利、地位，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随时随地准备为革命牺牲生命，哪里还考虑丝毫个人的名利、地位呢？”

极度的愤怒和失望使得秦辉那山里人的倔劲儿上来了。他顾不得考虑后果，脱口反驳道：“你骗人！你们耍弄人！你不要拿那些大道理哄我们老百姓了。为什么那些从来不干事的人都升了官呢？不就是因为他们的爸爸是省委副书记，是什么厅什么局的局长吗？什么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都是假的，只有一化是真的，那就是裙带关系化！”

秘书长的胖脸腾地变了颜色，说：“你这位同志的思想意识有严重的问题，要好好地检讨检讨。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叫你们处长来吧，我有事找他。”

“你们欺骗！你们哄着我做牛做马，得好处的时候把我一脚踢开，比奴隶主还不如！奴隶主喝了人血，还赏一个笑脸，你们不光没有笑脸，还要踹两脚！”秦辉几乎绝望了，他一反常态，固执地大声喊道。

这下捅了马蜂窝了。

“你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真不象话，竟敢这样对我说话，个人主义如此严重，一点思想觉悟都没有，还副处长呢，连省政府机关都不够资格呆下去。”

秘书长倒拧着双眉，对秘书做了一个手势，“把他送到政治处，通知他们，从今天起，机关半天学习半天工作一个星期，以秦辉为反面教员，讨论怎样正确对待调职调级的问题。”

怎样从秘书长办公室出来的，又怎样参加每天对他的批评，秦辉已经不记得了。他只记得自己被鞭子狠狠地抽了一顿，满腔的希望被碾的粉碎。他觉得他的前途一团漆黑。他不知道世界上除了勤奋之外，还有什么路可以实现他的人生目标。他终日一声不响，冥想苦想，可是他找不出答案，他开始发烧，说胡话。机关里的同事动了恻隐之心，不再说那些应景的批评他的官样文章，开始安慰他，把他送回了宿舍。

可是他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好话，什么是骂他的话了。

七

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在机关里又看到了他，只是神情大变了。原本山鹰一样明亮有神的眼睛现在笼罩着迷狂和绝望。他的头发乱得象个大鸡窝，脸色黄里带青，佝偻着腰，单薄的身子勉强支撑着衣服。他的上衣的第一颗扣子在第二个扣眼上，其余的都没有扣，被风吹得一飘一飘地，仿佛要把整个人都带起来。

他不再做任何以往他毫无怨言做的事，他手里拿着一副中国象棋，到各个处室串门，找人跟他下棋。开始还有些人响应，跟他来两盘，后来别人发现，他的棋路非常混乱，常常爆发出突如其来的怪叫和哭一样的笑声，就没有人再敢跟他下棋了。可他还抓住人不放，一定要别人跟他下，嘴里还唠叨着：“……官路……官路……官路……”

说来也奇怪，每天一到十点半钟，他必定能够找到秘书长，不管秘书长是在办公室，还是在会议室，不管秘书长正在做什么，秦辉都站在他面前，

两眼直直地瞪着他，说：“副处长……副处长……”那声音阴森森地，透着一股无法抵御的寒气，令秘书长毛骨耸然。

开始的时候，秘书长只是觉得讨厌，叫秘书们把他带出去就算了。可是后来日复一日，秘书长渐渐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星期天他在家休息，一到十点半钟，他还是觉得秦辉的阴影跟着他，两只阴惨惨、空洞洞的眼睛直愣愣地瞪着他，要把他吞进去。他毛骨耸然，心里一刻也不得安宁。他吩咐人们把秦辉送回老家去养病，可是从那以后，秘书长每天晚上都做着恶梦，梦见许许多多的手伸向他，扼着他的喉咙，向他讨还公道。他整天无精打采，茶饭不思，每当拿起批公文的笔，手就不停地颤抖。他请了许多名医，吃了许多药都不见效。有一天，一个人跟他推荐了一个老气功师，说是能治各种疑难病症，他抱着满腔的希望去看病，结果老气功师说，这是心病，平日积歉太多，因此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无药可治，要陪伴终身，一直到他走进八宝山。

秘书长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不信邪，他想或许易地而居能够摆脱梦魇，于是他到香港、深圳等地考察工作，酒足饭饱地享受南方的豪华之后，又把家搬进有当兵的持枪站岗、门卫森严的省委大院，心想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这梦魇还是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时间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出现，搅得他日夜不得安宁……

女大学生综合症

白帆

我第一次遇到王东方的时候，她正在大发脾气。

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兴许是运气吧，被分配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一天，头儿吩咐我到省人大去办点事儿，不巧得很，他们正在忙着分鱼。快过年了，分一点外边难得买到的东西，也算是机关的一点福利。既然办不了正事儿，我只好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把鱼分完。

那负责分鱼的人，看样子是个行政处长，真可谓八面玲珑。他一边称鱼，一边忙着跟人打招呼，说笑话，逗得人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王东方，轮到你了！”有人叫道。

只见一个高挑的姑娘走过来，微笑着把篮子递给行政处长。

她看上去非常漂亮，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叫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尤其是那弯弯的秀眉下面，一对清澈明亮微微带凹的眼睛令人难忘。它们隐藏在浓密的睫毛下，当她微笑的时候，洋溢着一种温柔活泼的生命力。

“你是单身，我特地跟你挑几条小的，免得你一次吃不完。”行政处长好象很关照她似地说。

“小一点没关系，只要能吃就好。”王东方边说边宽容地接过了篮子，她刚抬脚要走，却不小心撞翻了钱秘书的篮子，满篮的鱼泼在地上，激起了一片“啧啧”“啧啧”的声音。

“好鱼！好鱼！净是青李鲩！”

“我还从没有见过这么整齐的鱼呢！”

“王东方，你看，比你的鱼强多了！你那是什么啊？净是些鲢子胖头的下等鱼，又小又不新鲜。”

王东方的脸色渐渐地变白了，我真怀疑这些人是故意挑拨，不由得替她捏了把汗。

“哗”地一声，王东方把篮子甩在地上，提着篮底往下一倒，把鱼撒了一地。她指着行政处长说：“你们真是欺人太甚了！你看看，你给我的是什么，给他的又是什么！”

“这又是何必呢？这鱼又不是我的，是给许副主任送回家的，人家都不说，就你是人尖子，受不得一丁儿点委屈。”钱秘书大为不满地说。

“不管是谁的，既然是机关的福利，就应该大家一律平等，为什么当官的要特殊呢？”

“好了，别吵了，我跟你换几条吧，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啊！”行政处长说。

“哼！”王东方冷冷地说：“狗眼看人低！这鱼我不要了！”

有的人幸灾乐祸，有的人连连摇头，王东方却不再理会他们，扬长而去。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姑娘”。人们说，她脾气很古怪，人很聪明，才气，论模样，不愁找不到好婆家。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别人给她介绍的对象，她一概拒绝。她身边的追随者一大排，她成天跟人家疯疯颠颠，只要谈到婚姻，就请你滚蛋。这还不算，她平时很傲慢，不大理人，大家都住机关的宿舍，都是同事，进进出出时遇到了，点个头，问声好，也算是起码的礼貌，可她从来不跟人打招呼。机关里的妇女们喜欢聚在一块张家长、李家短地议论，她从来也不参与。邻里的夫妻吵了架，大家劝和不劝离，她却劝别人离婚。此外还有许多闲言碎语。总之，她在人大系统是一个常常被人议论的异数。

我觉得这并不奇怪，虽然都快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大多数中国人却仍旧保留群居的习惯，没有尊重个人隐私的概念。加上人大机关是个闲地方，上班后男人喝茶、看报，女人谈天，总有些人成为谈资，偏她又总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自然经常成为别人的话题。恰逢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抽各地方的人帮忙，头儿说我刚出校门，应该到大会上去锻炼锻炼，见见世面，就把我派去了。

我被分到秘书简报组，下组做记录，组长说，我们做完了记录，须整理成简报，然后交给简报编辑。我的简报编辑便是王东方。

可是我却到处都找不到她。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会议，听说人大代表都是一些名人，开会都很认真，也很挑剔，脾气也大，我可不喜欢他们发我的脾气，认为我是个不中用的笨蛋，然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正没着落处，遇到了经常去市人大的陈敏。我象遇到了救星，一把抓住他，要他介绍一下大会工作经验。

他满不在乎地笑了笑，说：“别紧张，其实人大的大会说穿了就是那么回事。那些老头子虽然爱提意见，可是你不理他，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倒是你做记录和整理简报时要注意把关，千万不要把那些激烈的攻击性的言论弄到简报上去了。咱们在机关混，只要不出政治错误，别的都好说。”

“真得谢谢你，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一层秘密呢。”我真心地说。

他拍拍我的肩膀，微笑着地说：“机关的名堂多着呢，慢慢学吧。”

那是一个多事之春。胡耀邦刚刚逝世，北京传来学生游行的消息，我们这里也有学生游行，还有学生到人大、政协会场外要求会见会议代表。

代表们虽然没有出去跟学生直接谈话，可是许多人都很关心学运。有些人的发言谈到学运的问题，说前几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处理太过火，影响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弄得学生们对国家的前途灰心失望，振作一点的，有点报负的，忙着考托福出国，颓废的就寻欢作乐，成天谈恋爱，打麻将，跳舞。代表们希望以后政府处理学运要慎重，要注意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还有一些代表发言涉及到文教、科技、工商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正之风，有的批评还很尖锐，直接涉及到一些省委的主要领导。这些我都用心地作了记录。

晚上编简报时，我看着记录稿发了愁。凭良心说，我真的希望这些内容能发出去，如果代表们的意见能真正起到一点作用，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可是我又不能不考虑陈敏的话，兴许他说的是真的呢？我可不愿意刚到机关就得罪了头儿。我还想好好地混一混呢。

我拿着记录稿去找王东方，可她还是不在。我只好又去找陈敏。

走进他的房间，只见他正在看一个内部录像，一对男女正在那里赤身裸体地寻欢作乐，也不知他是那里弄来的。

他一边招呼我坐，一边邀请我一起看录像。他看我忐忑不安的样子，笑笑说：“别紧张，这是省公安厅扫黄时没收的录像带，我借来只不过是想见识见识，你放心，没人会抓你。”

虽然他这么说，可是头一回和一个单身的男人一起看这种录像带，我还是心里惶惶然。

他也不勉强我，把电视关掉了。

他翻了翻我的记录，说：“你注意到没有，这次的学运这么大的规模，我们省里参加游行和静坐的也不少，为什么省报和市报都只字不提？我估计这是省委的意见。我们要跟省委保持一致，才不会犯政治上的错误。你应该删掉关于学运的内容。那些直接批评省委领导的言论，最好也不要发。一般性的批评不正之风可以保留。还有一件事你千万要注意，凡是遇到领导同志的名单，先后次序一定不要弄错了，否则你就闯大祸了。如果你把该排在前面的，放到了后边，老头子会大发雷霆，一个电话打来，从此你在机关被打入冷宫。可是如果你把该放在后面的排在了前边，万一老头子真以为他突然升了官，兴奋过度，搞成脑溢血或是中风，那可糟了，是吧？我们凭良心做事，不能害人性命，对吧？”

他微笑地看看我，我似懂非懂地连忙点点头，他满意地接着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参加人大会议啊，只需要用一分的精力为代表服务，可是你得拿出五分的精力为党内的领导效劳，还有四分呢，可不能太亏待自己，应该好好享受豪华宾馆的一流服务，多看几部内部电影，多吃一点美味佳肴。这样做下去，我保你官运亨通。”乘着他说话的工夫，我赶紧整理简报。听到他这些闻所未闻的奇谈，我忍不笑起来。他一看我高兴，就更来劲了，说：“这可是我在机关工作多年才悟出的真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是看你人不错，才告诉你这些，要是王东方那怪物啊，我才不教她乖呢！”

提起王东方，我倒想起来，该问问她的下落，不然我的简报编好了

也没处交啊。没想到我不问则已，一问他就变了脸色，哼了哼鼻子，说：“谁知道她的行踪呢，她一向是独往独来惯了的。她以为自己多么清高呢，以为自己是陶渊明，别人都是庸俗不堪的蠢货。其实她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念了几年大学，自以为了不起，众人皆醉我独醒，还想改造社会呢！”

哼！不栽跟头才怪呢！”

“那我这简报怎么办呢？”我不禁着急起来。

“这你放心，她会来的。她对工作倒是挺认真的，认真得让你难受呢！说不定这会儿她正等着你呢！”

我一听，赶紧抓起简报稿就跑，陈敏在我身后哈哈大笑。

刚跑进我的房间，就看见王东方坐沙发上，正在跟几个县人大的人员聊天。他们好象聊得挺高兴，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

她今天的打扮很出众。齐肩的披发，在两边编成两条小辫，身着一件淡紫色的蝙蝠衫和一条褪了色的牛崽裤，显得清纯、洒脱，不过在大会这青蓝色的人海里，却有点格格不入。

看见我进来，她热情地站起身，主动地跟我握手，说：“我叫王东方，是你的简报编辑，你的简报都整理好了吧？”

我赶紧拿出刚刚整理过的简报递给她，她一接过简报稿，就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似的，自顾自地看了起来。

我只好自己看电视。又怕吵了她，就把音量开得小小的。

一会儿，她看完了简报，皱着眉头说：“你这简报太没有内容了。这样的简报代表们可不会满意。你的原始记录呢？”

我一边把原始记录递给她，一边伸辩地说：“是陈敏告诉我应该这样整理的。”

她不屑地说：“难怪这简报象白开水，你别听他的，这人满脑子的官场经，都象他那样啊，中国早完蛋了。这样吧，你不熟悉情况，以后就直接把记录交给我好了。”

我虽然觉得她颇有点霸道，但是想到我每天可以省掉几个小时的劳动，便暗自高兴起来。

可是，事情真的被陈敏不幸言中了。我们的简报很快就惹出了麻烦。

第二天下午，负责简报工作的副秘书长把我和王东方找去谈话，批评我们简报把关不严，他说应该删掉关于学运和直接批评省委领导的言论。

我心里打着鼓，后悔没有按陈敏的意思办。

王东方却满不在乎。她说：“我觉得我没有错。如果有错，也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跟白帆没有一点关系。让她走好了。”

副秘书长点点头，说：“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这事只有你才会干。又吃力，又不讨好，这是何苦呢？”

王东方讥讽地说：“讨好的事我不会，谁会谁去做。”

那位素以涵养好而闻名的副秘书长刷地变了脸色，厉声说：“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

王东方从鼻子里哼了两声，便拉着我，离开了副秘书长的办公室。

我还从来没见过谁敢这么公然地顶撞领导，不由得捏了一把汗。我劝她去跟头儿道个歉，免得以后穿小鞋。她却满不在乎地说：“找那麻烦干什么？有的人谨小慎微地过了一辈子，到头来还不就那么回事？我都替他们累得慌。我可不要那样窝窝囊囊地活一辈子，我的哲学是要说就说，要做就做，

诽谤、中伤都无所谓，我又不是为别人而活着，我活着为我自己，只要我自己高兴就行了，你说呢？”多么痛快！“我活着为我自己”，我怎么一直没想通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呢？为什么从来没有谁这么说过呢？是他们没想到还是他们不愿意说出来呢？我不知道，更不知道该说什么，终于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这年的夏天，那是“六四”之后，听说王东方虽然受到机关的重点“保护”，没有上街去游行，可是她在机关里大骂李鹏，所以仍旧是重点清察对象。我想起她的家远在河北，本地没有一个亲人，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去看看她。

我买了一点菜，想了想，她一个人在家，可能情绪不好，说不定很多天都没有好好吃饭了，就又买了一条新鲜的武昌鱼，因为不知道她的地址，所以得先去省人大打听打听。

门房值班的的是一个干干瘦瘦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听见我说要找王东方，就警惕性颇高地打量着我，要我坐下等一等，他自己跑到里边去打电话。他谨慎地关上了门，我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说的是跟我有关的事。

过了一会，他走出来，拿出一枝笔和一个本子，说：“你登个记吧，写下你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

我颇有点后悔不该跑到这里来多事，可是如果我拒绝登记，又好象真的有什么鬼似的，不如大大方方地登记算了。

等我登记完了，他才如释重负似地看了我一眼，把王东方的宿舍所在的街道名和门栋号码写在了一张纸条上。

正当我要敲王东方的门的时候，手被抓住了。我懊恼地想，探望朋友还这么麻烦，真是讨厌极了。

“你好大的胆，别人都在避嫌，你却反而往里边跑。”陈敏站在我身后笑眯眯地看着我。

“看看朋友，有什么大胆不大胆的？”

“你不知道，原来她这屋子里啊，总是挤满了人，常常闹哄哄地，现在呢，安静极了，不知道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很久没有看到她了，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陈敏叹了口气，说：“还能怎样呢？大约是在屋子里生闷气吧。我早说过了，她这种人那，迟早要栽跟头，这不，应验了吧？她这脾气要是不改啊，还要吃亏的。你去看看她吧，也许她正需要你呢。”

说完，他就连连摇着头走了。

对于我的到来，王东方颇感意外，霎那间她的眼里显出了一丝欣喜，可是仅仅是一霎那而已，很快又变成了充满怀疑的目光。

她是变了很多了。原来那种傲慢和飘逸都不见了，头发乱蓬蓬的，两眼布满了黑圈，人显得很憔悴，看得出她有好多天没好好睡觉了。我努力掩盖我的惊讶和同情，告诉她，我忽然觉得心情不好，想找个人聊聊天，所以就闯到她家了。她淡淡地点点头。

她的房子是两室一厅的，陈设很简单，并不象一般的女孩子那样花花绿绿。除了桌椅之外，最醒目的是书柜。她的书柜特别大，占了一间房的整整一面墙，里面装满了书，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乎都有，还有一些哲学、自然、地理之类的书。写字桌上、地板上，也到处是书。它们跟主人一样，无精打采地，懒懒地躺在那里，任凭风吹得哗哗地响。

我一边做菜一边谈着天。她懒懒地，勉强地应酬着。

菜做好了，一碗清蒸武昌鱼，一碗蕃茄炒鸡蛋，一碗榨菜干子炒肉丝。

看见有吃的，王东方兴奋起来了，拿出一瓶雷司令白葡萄酒。

我们慢慢地聊着，吃着，喝着，王东方的脸上渐渐飞上了两朵红云，话也越来越多了，谈得越来越投机了。

“你怎么在机关里骂李鹏呢？那不是飞蛾投火吗？”我问。

她无声地苦笑着，说：“哪能呢？我再洒脱也不会傻到那个地步啊！机关政治学习，要求人人表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我也随大流表了态。散会后，办公室的几个同事聚在一块儿发牢骚，大家都骂李鹏，我也骂了几句，这也是常有的事，没想到居然有人去汇报，更没想到汇报的人是我平时最信任的朋友。我真是傻透了。居然没想到提防那些办公室里的同事。其实我早该料到的，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只要当权的一声令下，总有人当应声虫。损人利己的事情有人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也有人做，谁叫我总是过于天真，永远有上不完的当，吃不完的亏呢？”

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纷杂的脚步声和笑闹声。王东方吐了一口长气，说：“闷了许多天了，我去把他们叫进来，大家一块儿热闹热闹。”

她出去之后，楼梯上谈话的声音便越来越低了。不一会儿，那声音变越来越远，渐渐地消逝了，良久，却又猛然爆发出一阵轰堂大笑。

王东方铁青着脸走了进来，她恍恍惚惚地走到桌子跟前坐下，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很后悔先前没有阻拦她，劝道：“别放在心上，那只不过是一些墙上的芦苇，风吹两边倒的东西，不值钱的。”

想不到这句话引发了她的心病，眼泪突然地从她的眼圈里涌出来，她咬了咬嘴唇，可是终于没有忍住，哭出声来，开始是强压住的哽咽，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那声音，象一只受伤的母狼在深夜的雪地里哀嚎，充满了铭心刻骨的痛苦和悲哀。

我轻轻地拍拍她的后背，说：“哭吧，纵情地哭吧，哭出来你会觉得好受些。”

过了很长时间，她才止住。带着满脸的泪痕，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现在我觉得好多了。你不知道，我一个人的时候，哭都哭不出来呢！”

“一个人是挺很难熬的，如果你有个温暖的家，你就会觉得好一些了。至少你有一个哭诉的对象吧。你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找个合适的人，成个家呢？”我忍不住唐突地说。

她的眼圈又红了。她边擦眼泪，边沮丧地说：“成个家，我又何曾不想呢？都说我挑剔，其实我那一点挑剔呢？别人的条件一大堆，什么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工资多少，学历高低、工作条件好坏、住房大小、父母能否倒贴等等，数都数不清呢，倒没有谁说挑剔。可我呢，只有一条，就是两人真心相爱，这只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吧，倒被说成挑剔，你说公平吗？我不愿意跟我不爱的人结婚，就这么简单，你说这算挑剔吗？”

她扬起头，重新拿起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说：“你知道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最怕的是什么吗？是自己内心的孤独感和青春将逝的恐惧。当我彻夜难眠的时候，我独自听着窗外的风雨声，我希望怀中抱的不是一只枕头，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我通宵达旦地看书，喝酒，常常要借着酒精的麻醉才能入睡。如今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希望一天比一天小，我真害怕我这一

辈子还没尝到爱情的滋味就死去。记不清是哪一个作家了，在自撰的墓志铭上写道：‘生活过，恋爱过，写作过。’多好啊，那才叫人生呢。我要有他那样的经历这一辈子就满足了。可是我至今还不知道我所爱的人在哪里。”

“你不是有众多的追求者吗？”我奇怪地问。

“啊，你管那些叫男人吗？！刚才你都听见了，他们没有一个真心爱我，那只不过是一些被阉割过的不会叫唤的公鸡！这些人在机关里呆得太久了，人的功能都蜕化了，连动物的本能都蜕化了。他们到我这里来，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实在是无聊，没地方可去，我之所以容纳他们，只不过是想去赶走这屋子里的冰凉和寂寞罢了。如今倒好，连这种自由也被剥夺了。”

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我实在是不知道女人怎样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和舆论的压力，找个值得自己爱的男人。至于什么样的男人是个好男人，我也很模糊。大约不过是脾气好，有个好工作，有钱，不乱搞女人之类的吧。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不停地念叨这些了。不过我想也许我能理解王东方，毕竟我们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大学中文系里泡过几年。记得有一位同学说过，如今大学里的姑娘们个个都是简爱，可惜没有那么多的罗切斯特。我也不知是她们对爱情的理想不切实际，还是男人都出了毛病，总之他们的恋爱和婚姻多数都不顺利。

眼前的王东方，美丽得令男人见了动心，女人见了嫉妒，还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好工作，可她却活得一点不轻松。看着窗台上那被风吹的哗哗乱响的《第二性女人》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我忍不住说道：

“其实啊，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人不能太聪明，也不能看太多的书，那些尼采、萨特、弗洛伊德之类的书也不能太相信，一个人要想过得快乐啊，就不要有独立的思考，不要有太认真的是非观念，人云亦云就好。我说你还是把那些书都扔进废纸堆，跳出政治的漩涡，重新振作起来，睁大眼睛，找个好婆家吧。”然而她生气了，重新露出那种傲慢的神情，自顾自地看起电视来。我无可奈何只好告辞了。

渐渐地，我在机关也混厌了。机关里的人们，虽然月薪只有一百元左右，可是个个都很满足，似乎大人物脚下的一条看门狗也能沾几分仙气。大家平时脸色蜡黄地在公文里打转，只要看见了头，不管是一个大头、小头、还是小不点的头都要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汇报一番。头儿放个屁，我们也要里里外外地跑断腿。有时候，头儿心情不好，表示不满地哼了几声，虾子兵们也要提心吊胆地揣摩半天，担心自己会失掉下次调级的机会。

我的确是厌倦了，因此对于头儿的话，不再无条件地执行了。如果是聪明的命令呢，我还愿意效劳，愚蠢的命令呢，就对不起，您另请高明吧。可惜的是，我们的头儿迷糊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能够令我心悦诚服，为之效劳的命令更是了了无几。

于是我也得了个清高的名声，行动就有人议论。不跟那些女同事说东道西，就成了孤芳自赏，脱离群众。上班正经埋头干公事，说我想往上爬；下班练健美，说我想保持身段，待价而沽；穿得漂亮一点，说我过于讲究，穿得马虎一点，说一个小姑娘怎么一点儿也不讲究。还有许多别的，多得我都记不清了。我这人是比较怕事的，一向很注意影响，只好委屈自己，处处小心谨慎，免得给人落下话柄。结果我看见人就微笑，任何人喊我帮忙我都效劳，成了最好说话的大忙人。一天干下地，累得我腰酸腿疼，心里窝着一肚子的火，真是有苦说不出。

这时候，王东方给我来了一封信。她连电话都不跟我打，这会儿不知为什么要跟我写信，我困惑地打开信。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张大红喜字请帖。

我没想到她会结婚，更没想到她也会大办婚事，而且用这种很俗气的大红请帖，这跟她的脾气太离谱。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突然接到我的信。

有些事电话里说不清楚，何况是机关的电话，周围老是有人。

我认输了，失败了，在人生的旅途上。

他们每天都跟我谈话，要清除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说我的言行，我的举止，无一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反映。我还从来没想到，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人记在心上，检举出来，作为批判的材料。我知道，这是我平时得罪的人太多，说话太直率，就有人借这个机会找我算帐。我也知道了，那出卖我的犹太，只不过是到了在竞争副处长职位时处于不败之地，不惜把我捧到砧板上，任人宰割。

我从没有意识到，我竟然这么一钱不值，一个小小的副处长职位就可以把我卖了。

罢了，我终于明白了，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我翻然悔悟了。

你说对了，凡事不要有主张，人云亦云就好。

别人能活，我也能活，别人能做，我也能做，我并不比谁笨。

我向领导承认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坚决地跟党中央保持一致，不管是什么样的党中央，甚至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不再说怪话，风凉话，也不再骂官倒、贪污腐化、拿国家的钱，肥私人的腰包。生活上，向大家学习，别人穿红的，我决不穿绿的，别人结婚，我也结婚，彻头彻尾地重新做人。

我要结婚了，是一个同事介绍的，他以前结过婚，后来不知为什么离了。是省长的秘书，你或许知道，秘书官不大，权不小，如今，人人都羡慕我了呢！

你也愿意来凑凑热闹吗？”

我为她的改变感到高兴，毕竟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脱，而且有了人人羡慕的归宿。可是我又没来由地感到悲哀，为她，也为自己。

又过了几天，到了王东方结婚的日子，许多同事都去捧场了，原来这省长的秘书跟许多人都是很熟的，我素来怕人多，所以就没有去。

这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在谈论婚礼的排场。

婚礼在省委礼堂举行，由省政府办公厅主任主持，省长和省政府秘书长都参加了婚礼。

此外，还有许多的省市要员，据说省委礼堂门口停满了红旗的、奔驰的、皇冠的高级豪华轿车。

人们兴高采烈地赞扬新娘的美貌，新郎的潇洒，那些未出嫁的丫头们，纷纷羡慕新娘的好运。

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却常常爬到我的心头，同事说我是妒忌她的好运，我却觉得不尽然。因为我说不清我是应该羡慕她呢，还是应该为她感到悲哀。从她身上，我感到对自己未来的担忧。不过我又有几分庆幸，她总归可以住进宽敞的楼房，狐假虎威一番了。

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过了五六个月。这期间我们单位搞了一次民

意测验，说是作为干部调级的依据。我因为勤快，不得罪人，所以人缘好，大家都说我可以提副科长，我也暗自感到宽慰，心想我这一年的辛苦也没白费，真是公道自在人心。没想到调级结果下来，没有我的份，倒是那些民意测验反映不佳的首长的秘书们个个都调了。我在沮丧之余，想起了陈敏告诉过我的，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跟领导搞关系上，我怎么都忘记了呢？不过王东方不是嫁了一个好老公吗？为什么不去求求他呢？只要她的老公打个招呼，我弄个把副科长不是小意思吗？

听说去省委那些干部家里，最好先打个电话，我也不能免俗。如今她已是今非昔比了，不能随随便便就闯进去。

电话打通了，她说很高兴见到我。那口气淡淡的，说不出是真心欢迎呢，还是一般的应付。管它的，去了再说吧。

现在跟她送礼的人多了，大约一条武昌鱼是不足以引起她的兴趣的，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合适的礼物，最后只好决定空手去算了。

走进省政府那幢绿树环绕的宿舍楼，一打听，就有人主动领我去她家。

看起来王东方没什么变化，只是显得更加清高孤傲的而已。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正在跟人谈话，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脸色显得略微有点苍白。

看到我进去，她点了点头，示意我到书房坐下，自己继续跟那人谈话，摆出一副急于结束谈话的样子。

我发现她这新居其实不新，不过是两人原有的家具拚起来的，看上去显得不怎么协调。

除了王东方的几个书柜之外，还有几件大约是七十年代样式的老家具，一律是黑红色的国漆的，件件四平八稳，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屋子里的一切。

王东方的书柜还是装满了她的那些书，只不过让出了一半放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和一些政治学习材料之类的东西。王东方的书放得很挤，好象那些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在马恩列斯毛旁边待着不舒服似的。

我正独自地胡思乱想的时候，外边谈话的声音越来越高了。

“这个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你带回去，告诉你们县长，以后再也不要送钱送物来了，至于你们县里的事，你们该找谁就找谁，以后也不要往我们家里跑。我不管王洪的事情，也不会给他吹枕边风，你们要找他，只管上他的办公室，莫把我的家变成了个受贿的黑窝。”这是王东方那不耐烦地声音。

“好大姐，看我苦苦求你的份上，你就收下吧，要不然我回去县长又要说我笨，不会做事了。你收下，王洪肯定不会说你，说实话，这事儿他知道，要不然我也不敢来。”

“这就奇怪了，他出差了半个月了，怎么知道你们要送礼呢？你说出个道理来，我就收下，不明不白的钱，我是不会收的。”

“我可以告诉你，不过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前几个月，有一个外商到我们省投资，想建一个年产量3000万吨鸡肉的现代化养鸡场，选点的时候，各个县都争，我们县本来是个穷县，交通又不方便，本来轮不到我们，可是王洪帮我们说了话，省长就同意把养鸡场建在我们县里了，这不是我们的大恩人吗？”

“那也犯不上送钱来啊！”王东方摇摇头说。

“别急，你听我慢慢说。这次王洪跟省长一起又到了我们县，他无意中提起结婚花了不少钱，手头很紧，当时我们县长就拿出三千元钱，说是给你

们结婚的贺礼，可是王洪无论如何也不收，扯了半天，他只是说让我们有空到省城你们家里坐坐，看看他的新婚夫人。我们捉摸着，他是省长秘书，不方便收受礼物，还是送给你比较好，你又不是党员，不必怕什么纪律检查之类的事，谁家没有个朋友，没有个亲戚六眷的呢？即使是查起来，只不过是夫人收了一点礼物，小意思啦。本来早就要送来的，可是县里的轿车没有汽油了，拖了一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弄到汽油，来晚了，你可别见怪，好歹求大姐收下，一来我好交差，二来我们以后有什么事才敢再开口。”

王东方冷笑了一声，说：“原来是这样，你们都做好了笼子，让我钻，把我当了见财起心的小人了。你不知道，我这人有个怪毛病，不是我自己挣的钱，用起来意思不大，莫说是三千，就是三万，在我看来，也跟草纸一样。不用多说了，赶快回去吧，你们是个穷县，三千元可以管十个老百姓一年的口粮呢！拿回去吧，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边说，边连推带哄地把那小青年送走了。

她把我领进客厅坐下，问我想喝咖啡还是茶，或是香槟、啤酒。

“你还在喝酒吗？为什么不戒掉呢？”我看着满桌子五颜六色的液体问道。

“对了，为什么不戒掉呢？”她自己问自己。

“我还以为你换上了全套现代化的新家具了呢？人人都羡慕你，说你交了好运。”

她从鼻子里哼了两声，说：“他这个人很守旧，喜欢这种老式的家具。我虽然觉得这黑鸦鸦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我又没兴趣跟他去争论，也没有力量去改变现状。人人羡慕我，机关里还送我了一个副处长，可我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啊！他这个人，表面上满嘴的马列，其实一肚子的自私自利的小算盘，是个典型的新官僚。我跟他没有一点共同语言，在一起呆着一点意思也没有，唯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酒和书自然成了我的护身符，它们能使我忘记一切，保持我的清白。我真是不明白，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结婚，我觉得自己似乎是被某种社会潮流和社会习俗推着走到了这一步，如今，我还是被这种社会潮流和习俗所垄断，被裹胁着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她倒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厌烦地推开那些酒杯和酒瓶，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胆怯。想到我的一生，我的将来，我常常不寒而栗。我觉得每个人在这社会中，都象一个正在吐丝的蚕，被强迫着吐出一层层的丝，把自己团团裹住，不自量力，以为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挣脱这茧壳，结果就象一个带手拷的囚徒，越挣被手拷锁得越紧。”

她挥了挥手，好象要摆脱什么似的，说：“好了，不要谈我的事了，谈谈你自己吧。有男朋友了吗？希望你能找个真心相爱的人，不要象我一样，把自己的幸福葬送在婚姻的枷锁中。”

“男朋友嘛还没有，可是弟弟要结婚，找不到房子，想住在家里，妈妈也支持他，每天不停地唠叨，似乎家里就多了我一个似的，看来我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不懂，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容忍独身和未婚同居呢？至少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啊。”王东方困惑地说。

“大约是因为人口太密，留给每个人的空间太小的缘故吧。”我琢磨着说。

说到人与人的空间，我想起了单位的人关于我的评论和我此行的目的，

于是我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她，最后特别强调了这次干部调级的不合理。

她笑了，开玩笑地说：“看来你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跟那些到这里来的人一样，是有所求的。”

我只有苦笑。

“别着急，我相信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她并没有在乎我的不快。自顾自地接着说：“如今官场的黑暗是有目共睹的，可那些人偏要披上冠冕堂皇的外衣，找出种种理由掩盖营私舞弊的真相，真是又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还要强迫别人歌功颂德，真要命。还不如那些江洋大盗明火执杖地来得痛快呢。这样吧，他们怎样对付我们，我们也怎样对付他们。我今天就跟王洪说一下，让他跟你们的秘书长打个电话，放心吧，肯定很快就能办好。”

从她的家里出来，我已经饥肠辘辘了，她没留我吃饭，大约她对做饭没什么兴趣，看得出，她是在混日子，过得勉强得很。

没想到王东方还真有点两肋插刀的精神，一口答应了帮我解决调级的问题。至于这究竟这属于仗义直言还是不正之风呢，我也懒得去想了，管它白猫黑猫呢，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也是真理吗？

果然没有过多久，我就被提拔为副科长了。我妈看我升了官，也很高兴，不再唠唠叨叨地要我赶快找婆家了。

一晃两年过去了，我的婆家还没影子，倒不是我太挑剔，实在是没什么机会。机关里的同事多数都结过婚，剩下一二个王老五实在是对不起观众，我总不能找一个谁都不要的老鳏夫吧。这期间我们机关又给我调了一次级，升成了正科长，看来王东方的老公还真有点本事，一个招呼居然管了两年多。机关里常常有人问我，我和王东方是什么关系，我说是朋友，他们还不信，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我只好笑一笑，也不置可否。

一天晚饭后，我正在看电视，王东方突然来了。

她的头发乱蓬蓬地，脸色惨白惨白，吓了我一跳。她说想跟我单独谈一谈。我看了看妈妈，就跟她一起出了门，朝江边走去。

天还没有完全黑，隐隐约约能看出江边的野草和远处三三两两的人群。

“我心里觉得烦，想找个朋友说一说，不然我会闷死的。”她的声音里带着苦涩。

我没有吭声，只是静静地看着她。我知道，此时她所需要的是倾听。

“我准备离婚。”

“我早料到了，象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维持那样一种婚姻呢？不是自己糟蹋自己吗？”

“我曾经以为我可以维持。但是我错了。”

她走上了江堤，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接着说：“我以为我敢于为了自己而活着，不怕别人说什么，能够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其实我摆脱不了世俗的偏见和诱惑。我的自尊和骄傲令我不愿意在机关里仰人鼻息，于是我嫁给了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一心想显示给人们看，我不比别人笨，只要我愿意，我也能做一个人人羡慕的人上人。没想到这种一时的软弱把自己推入了无底的深渊。”

一阵阵江风吹过来，带来些许寒意。她把身上的衣服裹紧了一些，又说：“我忍受不了他的虚伪和油滑的官场作风。他也受不了我的直率和坦

诚。”

“刚开始，我努力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他，适应那种对于我来说是新的，其实是旧的，中国社会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做不到。我看不惯他那作派。机关里人际关系复杂，人与人互相倾轧，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吞了你，他如却鱼得水，惯于呼风唤雨，挑拨离间，落井下石。”

她摇摇头，似乎要抛掉什么念头一般，说：“其实我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清高，我知道，如今，他是我立足于这个社会的靠山和基础，我要想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就不能太认真，自己毁掉自己的立足之地。中国有太多的王洪这样的官僚，我要是处处跟他过不去，也等于是跟自己过不去，我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日子。我甚至试着同流合污，可是我做不到。我太天真，还无法泯灭那个被人们称作良心，却从不把它摆在正确位置上的东西，我忍受不了我内心的自责。这种痛苦比世人的轻视更令我难以忍受。万般无奈，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仅仅求洁身自好，说难听一点，只要有一小块平静的空间，让我能够苟延残喘也就行了。可是连这一点点要求也被他说成是我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肆无忌惮地粗暴践踏我赖以生存的一切精神支柱。他有极强的占有欲，他要统治这个家的每一寸空间。他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检查我所有的往来信件，翻阅我的日记。他限制我，不让我听音乐、看书、看电影。

他讥讽我的朋友都是一些没用的书呆子，要我按他的需要去讨好某某的妻子，跟某某领导跳舞。我试着跟他谈，试着在我们中间划出一块互不干扰、互相尊重的个人空间，可是他不同意，一谈就绷。我不死心，找机会再谈，他却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反而责怪我不懂的人情世故，生活在虚幻的海市蜃楼中。到后来，我渐渐心冷如灰了。我们之间越来越冷淡，都觉得对方是家里多余的人，有时一连几个月一句话也没有，可他仍旧要在众人面前竭力装出得亲亲热热的样子，晚上仍旧要满足他那无厌的性欲。我不能明白，既然两个人如同陌路，他怎么能够象畜生似地在我身上寻求性满足。”

“一天半夜，他回到家里，照例强行在我身上发泄了一番之后，我也睡不着了。在黑暗中，我的脑子里不停地翻腾着，刚刚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作呕，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夫妻生活对于我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他所要的，不过是一具发泄性欲的对象，这躯壳既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甚至是任何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女人。可悲的是，偏偏他这样的人，才能在社会上左右逢源。我以为，我依附于这样的一个人，可以使自己躲进避风港，逃避人生的压力和挑战，其实我很可耻，我堕落得比娼妓还不如。娼妓只不过是短时间地出卖肉体，换来金钱，我却是长时间地出卖肉体 and 灵魂，换取荣誉和地位。”

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望着滔滔的江水，沉默了一会儿，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婚后的日子，充满了羞耻、厌恶、卑鄙和委屈求全。他极端地自私，毫无怜悯之心地追求自己的性满足，使我的神经受尽了折磨。我竭力忘掉这一切，我真希望自己什么也不要，能够浑沌蒙昧地过一辈子，可惜我做不到。也许我的性格注定了我的悲剧命运。可是既然上帝让我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说明我有存在的价值，我就要活下去。我不想再勉强我自己，我要对得起我自己，我得打起精神，再搏一搏。”

“现在好了，我已经提出了离婚申请，他也同意，估计不久就能办完。我希望现在还不算太晚，还来得及重振我对生活的信念，找回我的自尊和人格。”

我目瞪口呆，看着她凄清中流露出几分成熟和顽强的眼睛，勉强挤出一句：“可是结婚以前你不是已经尝试过那种生活方式吗？”

她伤感地说：“是啊，也是荆棘丛生。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但至少我还有更多的自由。离婚以后，我打算换个环境，离开这省直机关。否则我只有发疯这一条路了。”

“你找到退路没有呢？”

她茫然地摇了摇头，便沉寂了。

几天以后，王东方离婚的消息便传开了。关于她的议论又蜂涌而起。有的说她傻，放着康庄大道不走，走那窄窄的独木桥。有的说她很阴险狡猾，在自己政治上倒霉的关键时刻，跟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结婚，洗清了自己政治上的干系，又混了个副处长，等工资加到手，就把老公一脚踢开，以后说不定还会找一个更高的官结婚呢。有的人似乎比较理解她，说她这种人是不屑于为了一个副处长去结婚的，她结婚恐怕是想消除一个老姑娘对单身的恐惧，离婚恐怕是一个老姑娘性变态的反映。更有人高瞻远瞩地说，这是当今女大学生的通病，高的不成，低的不就，不能好好为人妻，更不能好好为人母。这叫做女大学生症候群。

有些好事的人常常要我透露一些她结婚离婚的内幕，我一概摇头。

我不想参与他们的议论，因为我知道，不论我说什么，都满足不了他们的好奇心。如果硬要跟他们解释，说不定他们也会把我归于女大学生症候群或老姑娘综合症之类。

还是省点力气吧，我还要在机关混下去呢。

当我混混噩噩地过日子的时候，王东方给我来了一封很短的信。她还是改不了老习惯，不愿意打电话，这次大概是不想给我回话的机会，再听到我的什么忠告吧。信中写道：

“当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飞往太平洋的彼岸。

你不是要我找退路吗？我已经找到了。

可是我仍旧不知道这一次找得对不对。不过，至少在那里我可以不受舆论的影响，保持我的自尊与人格吧。

不过，也许这又是一个梦呢？”

我也不知道，望着蓝天上飘浮的白云，心里画了一个大问号。

寂寞的太太们

白帆

—

“这是我的第八个春节联欢会了，没意思透了。不是为了让你认识认识

这些中国同学，我是真的不想来了。”

大厅里的喧哗声一浪高过一浪，很快就吞没了梅芯那疲惫的声音。她颓然地倒在墙角的沙发上，脑袋软弱无力斜倚在墙壁上，眼睛淡淡地漠视着步入舞池的人群，嘴里轻轻地吐出了一口长气，便紧紧地合上了。似乎现在，她已经倦于谈论命运，人生，理想，前途这些大题目，剩下的只是冷漠地注视这帮得意洋洋的青年怎样地一个接一个摔得头破血流。

大厅里的这群青年，却仍旧毫无顾忌地高声喧哗着，唱着，跳着，笑着，闹着。音乐声，吵闹声在大厅的四壁回荡着，撞到帖着大红“福”字的墙壁上，又弹回来，磕磕碰碰地挤出厚重的弹簧门，飘散在空荡荡的大楼里，引起一阵阵回响。

“我是这里的三朝元老了，看着这些人走马灯似地来来去去，真有点‘你唱罢来我登场’的味道。人生就是那么回事，不管你怎样地搏斗，总逃不出个‘命’字。”

“你这几年一定过得非常地艰难。王磊当初在学校里显得那么出类拔萃，怎么出来之后就不行了呢？”舒云轻轻地握了握梅芯的手说。“这次出来，好多同学还让我带信给你，请你帮忙找经济担保呢！”

梅芯只是静静地摇了摇头，她那迷罔的目光落在舒云身上，似乎在探寻她今后的打算。

舒云陷入了沉思。她是一个很有主见，上进心很强，又知道应该怎样脚踏实地地工作的女人。一个月前，她告别亲友，踏上征程的时候，她是踌躇满志的，乐观的。然而现在，听着梅芯谈他们夫妻旅美八年的挣扎和苦斗的情形，想起这些天来，看到和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真正感到变幻莫测。有的人忽然地顺利起来，不读书，不考试，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有了几十万的资产；有的人，顺顺当当拿到学位，找到工作，享受几万美元的年薪，买房子买车，抖擻一番。又有的人，打工，交学费，再打工，再交学费，循环往复，永无尽头地最底层苦苦挣扎。有多少事情使得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多少一帆风顺的人，忽然从云里雾里栽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又有多少夫妻离异，家庭变迁，无怪乎处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又充满险恶和不可知的地方生活了八年的梅芯，要感到心灰意冷，悲观失望了。

她不知道怎样安慰这位老同学，只好叹了一口气，把视线转向了大厅里的人群，开始搜寻自己那淘气的宝贝儿子。

舞曲已经停下来了，一个很文静的女人走上台，唱起歌来。她大约受过极好的专业训练，歌声清新自然，饱含着深情，绝没有一般流行歌星那种故意营造的哗众取宠的味道。当她唱到：“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梢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的时候，她的眼睛湿润了。她那极其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使听众久久地沉浸在那平实，温柔的思乡旋律中，一直到她走下台，人们才醒悟过来，突然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她快步回到台上，噙着花，哽咽地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看重我，到美国以后，我很久没有唱歌了，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歌唱演员。衷心感谢大家给了我这个演唱的机会，为了感谢大家的鼓励，我再演唱一首《人说山西好地方》。”

“她叫于青，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山西省歌舞团演员，现在跟着丈夫到了美国，找不到她发挥声乐天才的地方，只好在别人家里做保姆，她心里觉得挺委屈，常常吵着要回国。”梅芯对舒云说。

“那她为什么不走呢？回去如果走穴，说不定能赚大钱呢？”

“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不回去呢？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吧。再说，她未必愿意走穴，她这种地道的民族唱法，走穴，也未必受欢迎。你没听说很多人回去了又后悔吗？连装个电话也要开后门，那还不烦死人吗？你看国内那些农民跑到大城市做苦工，辛苦，不习惯，一肚子的苦水，又有哪个要回到乡下呢？对于他们来说，从农村到城市，是一个飞跃，对于我们来说，从国内跑到国外，也是一个飞跃。我们跟他们一样，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当保姆，餐馆打工，因为我们有文化，因为我们多愁善感，因为我们自以为是天之娇子，社会精英，陡然落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的最底层，所以我们更加敏感，我们的心灵震荡更加激烈。其实我们并不比那些农民高雅，充其量我们不过是一些高挡次的国际盲流。”说到这里，梅芯冷笑了，她的目光茫然地投向远方，说：“回去？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生活是那样的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有谁能逃得脱这种物质的精神的诱惑呢？”

舒云有点明白了，八年的生活磨练，已经使这位部长千金走出了昔日的保护伞，开始真正地面对现实，重新估计自己的价值。不过她不知道，也猜不出来，在这个失去了她父亲的全部光环的地方，梅芯会对自己做出什么样的评价。

舞曲和歌声都停下来了。人们开始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交谈起来。虽然他们都说着掺杂了英语的普通话，但仍旧可以听出他们的上海腔，广东腔，甚至是浓厚的京片子。于青走到东边的角落里，跟一个女人热烈地讨论起来，遇到了梅芯那散漫的目光，便远远地招了招手。

梅芯带着几分傲慢地摇了摇头，目光重新落到舒云的身上，关切地说：“你有什么打算呢？有什么困难或许我还可以帮帮忙？我那里还有几件旧家具，你先拿过来用，以后再慢慢地添置吧。”

“刚来，我得熟悉熟悉情况。我已经接到了哈佛新闻系的入学通知书，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想念书。”

“有奖学金没有？”梅芯突然兴奋起来，有点激动地问。

“没有，全年的学费是二万多。”舒云满脸愁云地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我就是天天打工，也赚不到二万啊！放弃又实在是舍不得，你知道，到哈佛新闻系念书是我多年的梦想。”

舒云的儿子从人丛里钻出来了，他伸出肥噜噜的胳膊拉着舒云说：“妈妈，我口渴。”

“昊昊，瞧你玩得这满头大汗，我带你去喝汽水。”梅芯疼爱地抱起他，把脸紧贴在他汗渍渍的脸上，贪婪地闻着儿童身上特有的芳香，笑着逗他说：“好臭，好臭！”

昊昊生气地拧着梅芯的鼻子，说：“我不臭，你才臭呢！”

“别淘气！”这孩子从来不怕人，舒云恐怕他还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赶紧阻止他，又抱歉地对梅芯说：“这孩子，就是费劲。本来不带他来的，可办签证的时候，那美国领事动员我带，还说她不明白，妈妈怎么能和孩子分离。我想这话也对，就把他带来了。我是真舍不得离开他。”

“你带着孩子怎么念书呢？”

“到时候再说吧，也许跟你一样，再送回去。想你女儿了吧？为什么不接过来呢？”舒云关切地问。

梅芯被触到了痛处，突然间眼圈就红了，烦躁地说：“我自顾不暇，又怎么能够管她呢？”

“你父母现在怎么样？有信来吗？”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舒云心想。其实她很不愿意触及梅芯内心的隐痛，只好转移话题。

梅芯的思路还在孩子身上，听到舒云的话，她没有立刻回答，等到舒云问第二次，她才机械地说：“都退休了，妈妈来信说，父亲很不习惯退休后的生活，常常整晚上睡不着觉。”

听到大人们自顾自地说话，昊昊感到自己被忽略了，他不甘心地在梅芯的怀里扭动着，一双小腿不安地蹬来蹬去。梅芯的黯淡的脸色突然明朗起来，她亲切地逗着孩子，带着他去喝饮料，等他喝饱了，看着他蹦蹦跳跳地回到小朋友们嬉闹的队伍中，这才重新坐沙发上，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想自己闯一番事业，又放不下孩子。刚开始的时候，谁不是豪情万丈，以为这么广阔的天地，真是大可驰骋呢。其实我们这些人空有满腔的救国救民热情，却连最起码的柴米油盐都不懂。现在我才知道，养活自己真不容易呢！我什么远大抱负都没有了，只想有足够的钱用，有一个舒适温暖的家，远离色狼的纠缠，永远也不再打工，可就是这最低纲领也很难实现呢！”

“谁叫你长得这么漂亮，谁看了不动心呢？所以你的小费多吗！这不也是现实的好处吗？”舒云对于她在打工时遇到的麻烦早有所闻，她只想帮她掩盖这发炎的伤口，故意轻描淡写的说。“离婚的事儿我劝你还是再考虑考虑，也许还有别的办法呢？”

“我想过多少遍了。如果不离婚，我绝对跳不出这个火坑。王磊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表面上他特能干，喜欢搞社会活动，狐朋狗友的呼啦啦一大群，其实不过是个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当然，他那中文系的出生，现在转学什么都很困难，但是在美国，谁又没有困难呢？如果他能咬咬牙，一口气把书念完，我也能坚持下去，可是他跟本就坐不下来，在学校里一拖就是八年，哪年是个头啊。老是靠我打工养着，我一个女人，哪受得了这个，不跟自己找一个过硬的靠山行吗？”梅芯的声音有几分无奈又有几分激愤。

“真没想到，热情、抱负一遇到现实就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一个大学生要想顺利地迈向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也真是不容易。”舒云也添了不少感慨。她虽然对美国社会不是很了解，但是她也能看得出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车轮是既无情又极端现实的。

“你没觉得我们的教育与现实离得太远吗？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从来都是只说好的，不说坏的，似乎只要有崇高的理想，肯努力学习，就一定是未来的主宰了。殊不知世界上到处都是不公平，处处充满了危机和陷阱，稍不当心，就会坠入万丈深渊。我算是看透了，对一切都无所谓了，既不关心中国也不关心世界了，连报纸电视的新闻我都不看了，我只关心我自己，只知道人不能太委屈自己，说得实际一点，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弄钱，尽情地享受生活。过一天算一天。”

“这未免太实际了吧？”舒云有点意外地说：“你以前那么浪漫，有那么多多的幻想，怎么突然就都变了呢？如果没有憧憬，没有梦想，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呢？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应该跟命运搏斗啊！”舒云很不甘心地说。

“当然有梦想啦。我的梦想就是能够随心所欲地花钱，有一所舒适宽敞的住宅，海滨别墅，漂亮的花园和游泳池，高级豪华轿车，活着就是为了享受人生，不是为了那些虚幻的人生的意义啊，真理啊，社会的繁荣进步啊这一类抽象的东西。我以八年的青春为代价才明白了这个道理。这里跟中国不

一样。在中国，政府把你养着撑不死也饿不着，人人都有闲情逸志发牢骚，说怪话。这里就不一样了，你如果不想办法挣钱，你就只能饿死穷死，没有人同情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算了，不谈这些了。那边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女人，我给你介绍介绍。”

梅芯好象有点厌倦了这种空泛的讨论，她突然打住了话头，拉着舒云朝东边角落的女人堆里走去。

“梅芯，你来得正好，我们正琢磨着给你加官晋爵呢！”于青说着，白皙的脸庞挂着盈盈的笑意。

“饶了我吧。准是又在算计我什么，我不过是比你们多打了几天工，你们就老是盯着我的腰包。得了吧。”梅芯揶揄地说。

“不是不是，我们那敢算计你呢？谁不知道你是有名的人尖子，我们大伙都觉的你特别能干，认识的人多，所以想请你做家属委员会的主席。”一个女人说着浓厚的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她看上去很憔悴，脸上布满了皱纹，皮肤显得很干燥。

“又搞什么花招了？弄出什么家属委员会，就象国内那些吃饱了撑得无聊的老太太似的，亏你们想得出来。”梅芯懒洋洋地靠着窗台，嘴里说着话，却冲着一个小伙子打招呼。

“这跟她们可不一样。我们这是一个高雅的生活沙龙，专门探讨在美国这种特殊环境下，如何实现妇女自身的价值问题。你看，你是学中文的，以前还是出版社的编辑；我呢，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当了五年的歌唱演员；她呢，虽说是个工农兵学员，可出国前人家是大学老师啊！如今我们不是都在做那些不动脑筋的低级劳动吗？我们能甘心吗？不能！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互相促进，一起想办法，走向社会，冲出这无形的网！”

“有点意思。不过别叫什么家属委员会了。难听死了。你们不是要探讨女性问题吗？干脆叫女性沙龙吧。我这人很实在，不会务虚。这样吧，让这位刘力的太太，我的老同学舒云做你们的盟主，她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思维敏捷，深邃，肯定能给你们许多极好的建议。你们一块儿好好地研究研究吧，出了成果就通知我一声，让我也分享分享。”

“那好。刘太太，我来跟你介绍一下，”于青冲着舒云说。

听到别人称她刘太太，舒云十二万分地不舒服，好象自己立刻要被男人淹没了一般，她急忙说：“我叫舒云。”

“那好，舒云，这位是吴天雄太太，……”

“既然要结社，就要立个规矩。以后，我们互相之间只许叫名字，不许叫某某太太，谁违反了谁受罚，怎么样？”舒云急急忙忙地打断她说。

“当然好啊，不过大家都称太太，我们总不能反潮流吧？”于青有点不明白舒云为什么这么在乎别人对她的称呼。

“反潮流又有什么关系呢？自己连名字都没有，还说要走向社会呢？”舒云不以为然地说。

“那好，她叫孙玉华，”于青指着那位上海口音的女人说。“我的室友，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一惯与美国社会格格不入，三句话离不开上海，哎，你说，上海的月亮是不是比这儿的圆？啊？”于青笑着打趣道。

“你别说，上海的月亮还真的比这儿的圆呢！你没觉得吗？”孙玉华一直没吱声，微笑地听着他们的争论。现在听见于青拿她打趣，便立刻还了一句。

“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会精打细算，人称‘不合适’，不管别人买的什么东西，在她看来都不合适。你别说，他们夫妻俩还真是会买便宜东西。”

“好啊，你又拿我穷开心。”孙玉华笑着捶了于青一拳。“你们知道她叫什么吗？她叫‘考艺’。”四个人都大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舒云不解地问。

“她老是想考艺术学院，光说不练，就得了这个雅号。”梅芯忍住笑，解释道。

“这能怪我吗？我甘心这样吗？你们以为是我笨，怕吃苦啊？……”于青急得满脸通红。

“是挺难的。一切都要从头来，这我知道。好了，别生气了，大家都知道你的难处。还是说说你们有些什么打算吧。”舒云有意地岔开话题。

于青熄了火，顺水推舟地说：“我们想搞一个沙龙，主要是因为我们从职业妇女落到现在这家庭主妇的位置上，我们于心不甘，我们想挣扎，又不具备超人的勇气和毅力，既战胜不了自我，又摆脱不了家庭和孩子的羁绊，我们既无力走向美国社会，又不愿意丢掉自己的专业，与锅碗瓢勺为武。我们烦闷，苦恼，我们虚掷光阴又害怕老之将置。我们同病相怜，我们害怕孤独，只有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共同奋斗，才能使我们感到安慰。”

“主意是不错，弄得好，我们还可以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个全美留学生家属的组织呢！我们也可以办个刊物，专门探讨妇女问题。”舒云总是忘不了她的专业。

“我们也可以把范围弄得广一点。多吸收一些人参加。有些家属是男的，如今他们打工看孩子，做老婆的后勤，心里比我们还要憋气呢！”于青说。

“那我们也挽救挽救他们。比如说陈亮。他不是成天唉声叹气地吗？咱们发展他做个编外成员吧。”孙玉华好心地，没想到引来了一阵大笑。

“成！我们也挽救挽救男士吧。是有不少男士正待我们挽救呢。比如我们家那位。”梅芯尖酸地说。她一说完，也顾不上旁人是什么反映，就微笑着高高地扬起胳膊，对着一个高个子男人做了个手势。

那位男士走过来，亲热地把手搭在梅芯的腰间，带着她走进了舞池，随着音乐的节拍，他们风度翩翩地跳起舞来。

“梅芯可是真的去挽救男士了。”于青不无嫉妒地说。

“那位是什么人？”舒云问。

“叫许阳，也是大陆来的，如今是骨科医生。老婆是美国人，已经分居一年多了，正寂寞着呢。”于青略微有点酸意地说。

“他一定比王磊挣的钱多，又有绿卡，不然梅芯可不会跟他搭上。”孙玉华还是比别人实际。

“那当然，人家是美国公民了。你没看他身上那套西装吗？那是名牌，两千美元一套呢！”

“不合适，不合适，一套衣服就花了两千块，合人民币一万多呢！”孙玉华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

“你看你，只知道精打细算，人家讲的是派头！再说人家，开一天的业就是好几百元的进账，哪在乎这个呢！”于青一向都有点看不起孙玉华的小家子气。

舞曲停了，大厅里突然安静下来。梅芯和许阳一块儿上台，唱起了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梅芯脸上恰到好处地化着淡妆，一袭低胸的樱桃

红拖地长裙，更衬托出她的明艳和丰腴。她的嗓音亮丽圆润，虽然按照专业的眼光看起来，她唱得很“野”，但充满了自信，引起了一阵阵的掌声和欢呼声。

“没意思，她怎么不跟王磊一块儿上台，倒和这家伙一块儿上去了呢？她这人哪，就是心眼太活泛，谁找了她啊，准倒霉。”孙玉华说。

“什么呀？你以为你死心踏地地跟着你男人，他就会喜欢你，对你好啊？才不呢！你没看见王磊对梅芯那样子吗？那天梅芯过生日，王磊带她上餐馆，一餐就花了一百多元！你知道她身上那条裙子多少钱买的？二百多！你老公舍得跟你买吗？男人哪，就是要经常的敲一敲，不敲就要翘尾巴了，你不用他，他还要用你呢！”

“哇，好厉害，你先生一定被你整得服服贴贴。”舒云很感兴趣地问。

“你听她乱吹，她还不是老老实实地打工，伺候着老公念书。”孙玉华趁机刺了她一句。

“唉，女人哪，挣扎，失败，再挣扎，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女人的命运。天下有几个女人能够不依附于男人，又有谁是真正洒脱，逃得开命运的捉弄的呢？”于青突然地颓唐起来。

二

从春节晚会上出来，舒云搭着于青的车回家。夜深了，北风送来一阵凉意，她摇上玻璃窗，脱下深红色的呢大衣给怀里熟睡的孩子盖上，漫不经心地听着于青闲扯，默默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梅芯的挣扎，于青的烦恼，孙玉华的现实，都没有打乱她的思绪。她当然知道，作为女人，她自己跟她们一样，都面临着婚姻、事业、家庭这个永恒的三角难题，可是她相信凭着自己的毅力和胆识，她一定能够闯过一道道的难关。

目前她的第一个目标是进学校，拿到博士学位。她有她的优势。她跟一般文科学生不一样，她的英语基础很好，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用英语在美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如今，只要有钱，她就能进哈佛，实现她多年的梦想。至于孩子，可以先送到他奶奶那里，寒暑假再回去看看他。她安慰自己，孩子的爷爷奶奶都是高知，他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至于一个母亲，抛弃自己教育孩子的责任，是不是太自私，这个问题太沉重，她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

邻家的窗口映出缓缓舞动的身影，传来韩国人醉意朦胧的浅吟低唱。大约他们跟中国人一样，也在庆祝农历新年吧。随着这饱含浓郁乡情的歌声，舒云想起了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父母，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度过这个的除夕之夜。也许他们会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在她常坐的位子上摆出一副碗筷，也许妈妈会悄悄地洒下思念的泪花。舒云的眼眶湿润了。自从远涉重洋，迈出了必将影响自己整个人生的关键一步之后，她常常感到一种深深的从未有过的惶惑。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是对于过去的留恋，还是对于未来的憧憬和自己能否适应新生活的担心，一切都是那样强烈地骚扰着她，使她久久地久久地心绪不宁。她努力镇定自己的情绪，告诫自己，不管别人的奋斗怎样艰难，她都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已经快一点钟了，刘力还没回家，舒云看着空空如也的家，心里略微有点惆怅。

这是她到美国的第一个春节，也是她在这片不可知的土地上新的起点，

她真的想好好庆贺庆贺。她把孩子轻轻地放到床上，然后系上围裙，开始忙碌起来。

她从箱子里拿出一块从国内带来的，有浓郁中国风味的漂亮的织锦台布，平平整整地铺在桌子上，又在上边摆了一个半透明的玻璃做的小天鹅的烛台，放上短短的一支粉红色的蜡烛，这样当蜡烛燃烧的时候，透过朦胧的微光，就能产生如诗如梦如幻的效果。她又在蜡烛旁边，摆了一个花瓶，插上一束五彩缤纷的鲜花。她还需要一个放蛋糕的大盘子，可是她找了半天，也没有合适的，只好找于青借了一个。当她把蛋糕放在桌子中间，小心翼翼地写上了“新年快乐”几个字以后，满意地笑了。这些都是她跟一位美国老太太学的。这位老太太很懂得生活，他们老夫妻之间虽然有各自的空间，又始终洋溢着一股温馨和睦的气氛。舒云想，这也许和他们在夫妻之间仍然讲究礼仪，注意互相尊重有关。有些东西虽然看起来不过是一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但是时间长了，形式的东西也就注入到意识中，变成一种联系情感的纽带，成为每日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美国的夫妻之间恶言相向，大打出手的比中国人要少许多。

她打开录音机，听着里边缓缓输出的《卡萨布兰卡》插曲，心里涌起一股甜蜜浪漫的热潮。她觉得自己真的是上帝的宠儿。一个女人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是人世间头等重要的第一大快乐。如今，他们夫妻双双在美国团聚，在事业上开始了新的起点，是人生的第二大喜事。儿子健康活泼，更是锦上添花。她深信，只要他们夫妻携手，他们一定能够象居里夫妇那样，创造出生活和事业的双重奇迹。

凌晨二点多了，窗外传来了脚步声，舒云赶紧关上灯，点燃了蜡烛。她屏声静气地在烛光下坐着，听着越来越远的脚步声，紧张地注视着门把手。可是那脚步声到了门口以后，又渐渐地越来越远了。也许是别人家里迟归的丈夫吧。她叹了口气，轻轻吹熄了蜡烛，重新打开灯，开始给写信。

来到这里一个多月了，有许多新鲜事要告诉国内的朋友们。想到临行前各位同学朋友对她的羡慕和期望，她真是感慨万千。他们都是一些很有抱负的年轻人，都热切地希望能够在人世间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可是现实生活往往又给人们设下了各种各样的坎子，有的人被碰得头破血流，也有的人迈过难关，成为浴火的凤凰。也许，美国对于喜欢追求新鲜事物的年轻人来说，更富有刺激，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驰骋天地和更多的机遇，可是文化的差异，环境的陌生，语言的障碍，都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困惑。面对美国，是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还是被这个庞大芜杂的社会所吞没，正是她所切切实实地所面临的问题。

当她洋洋洒洒地写完十页信纸以后，发现已经三点多了。她揉了揉疲倦的眼睛，把蛋糕重新放进冰箱，这才发现冰箱的门上，用吸铁石压着一张纸条。

“云：

我要到学校的机房去做一个很大的程序，很抱歉今晚不能陪你了。我答应你，下星期六一定带你们去动物园。一定。

我还是想要你学计算机、会计、统计之类的专业，将来容易找工作，我们也可以不分开。

哈佛新闻系当然好，我也知道你有才华，可是你想过没有，一个中国人，要在美国的新闻界出头有多么困难？你的思想，在中国嫌太右，在美国

又嫌太左，总是不能合于社会潮流，你自己会感到非常地痛苦，那又是何必呢？

我需要你的支持，孩子也时时刻刻离不开一个慈爱的母亲。

留下来吧，我们需要你。

力”

舒云看着纸条愣住了，有点生气，又有点得意。刘力爱她，离不开他，她很高兴，可是刘力还是希望她扮演传统的妇女角色，又令她深深地失望。她知道刘力很傲气，这种求她的话，他是不会当着她的面说的，可是现在他既然已经说了，她也就不能不考虑他的意见。放弃去哈佛读书，转学一门自己并不擅长的专业，是她最不愿意做的事，丢开丈夫孩子她又实在舍不得。到底是遂自己的心愿，远走高飞呢，还是站在地上，做一个实实在在的贤妻良母呢，她的心里非常矛盾。

她躺在床上，心里七上八下的，竟然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被一阵轻微的声音弄醒了。她睁开朦胧的睡眼，黑暗中，看见刘力刚刚上床，便睡意朦胧地说：“真是的，过年也不早点回家，也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多寂寞。”

“谁还顾得上过中国年呢？有圣诞节就够了，入境随俗吧。”刘力轻飘飘地一带而过。

“你不想我去哈佛吗？”

“以后再说吧，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知道吗？”刘力疲倦地说。

“什么时候？”舒云不解地问。

“是半夜三点钟，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刘力在舒云耳边悄声说着，把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舒云只好把满腹的话又咽了回去。

三

“再躺一会儿吧，好不容易在一块儿。”许阳拉着梅芯的胳膊说。

“得了吧，待会儿你的美国太太回来撞见了，弄得大家都挺尴尬的。再说我也睡不着了，我不喜欢一大清早赖在床上，消磨人的意志。”梅芯一边说一边朝浴室走去。现在她也跟许多美国人一样，养成了早上洗澡的习惯。

“我们早就分居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会儿又拿我穷开心。倒是你那位丈夫，回家见不到你，又要吃醋了。”

“讨厌！天下的男人都是小心眼！你也不例外！”梅芯硬梆梆地甩出一句话以后，带着几分不耐烦地盯着许阳。她穿着半透明的睡衣，薄薄的轻纱在柔软的肌肤上滑动，散发着年轻女性温馨的肉体的芳香。她那生气的脸庞在清晨的阳光下，增加了几分不可触犯的神秘，显得更加令人心旌神摇。

许阳走到她身后，双手搂着她的腰，一边吻着她后脑勺上的绒毛一边说：“你真是个尤物，连生气也这么令我动心。”

梅芯没有说话，拨开了那双搂住她的腰的双手，灵巧地从他身边滑出来，转身淡淡地在他的嘴角吻了一下，作为对他的激情的回报，一扭身进了浴室。

梅芯打开了水龙头，让水哗哗地从头顶往下冲，心潮激烈地翻腾着，脑子里不断地转着王磊和许阳的名字，思索着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才能

够不受到伤害地继续这场爱情游戏。

当许阳开始到她打工的日本餐馆吃饭的时候，她正处于极度沮丧的心情中。她厌恶那些向她说着下流的笑话的客人，然而为了生活和王磊的学费，她不能得罪他们，因为越是这样的客人越是愿意付给她更多的小费。然而当她拿到额外的小费的时候，心里总是止不住一阵阵的绞痛。她看不到自己今后的出路，贫穷的恐惧，对王磊极端的失望，对婚姻生活的厌倦，使她觉得自己象一个日暮途穷的老太婆，正在一天接一天地糟蹋自己的青春和年华。

许阳很尊重她，极大地满足了她那受伤的自尊心。其实许阳远没有王磊那么风流倜傥，也不向王磊那么年轻。但是他有一种特殊的成熟的风度，老成稳重，温柔体贴，一下子就击中了她的心坎。许阳对她的爱，使她意识到自己仍旧美丽，仍旧能够被人爱。她急速地无可挽回地陷入恋爱中，她象服了一剂可卡因那样兴奋。她时时激动万分，又时时极端地害怕。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对新的激情的渴望不断地折磨着她，使她的心从此失去了宁静。她拼命地对自己说，这是爱情，为了爱情而做出的任何事都是伟大的，神圣的。当她头脑发热的时候，她无时不刻地想着许阳，编织着自己的梦想。等冷静下来之后，又觉得自己太冷酷，对不起王磊，一遍又一遍地自责。等到她什么都不想了，才开始清楚地有了现实的计划和打算。她妈妈曾经告诉过她，找丈夫应该找那种年纪比自己大一些的，有一门专业技术，有稳定的饭碗和工作的男人。那时候，她正在跟王磊热恋，根本就拿妈妈的话当作耳边风。现在结婚了九个年头了，女儿也八岁了，才想起妈妈的话很有道理。她已经三十二了，女人过了三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可是王磊的学业、事业还没有一点眉目，她不能把自己跟他绑在一起葬送在这片新大陆上。她得抓紧时间，为自己的将来留下一条康庄大道。眼下，许阳是一个好对象。他是个医生，有钱，有地位，她得抓住这个机会，把这场爱情游戏引导到婚礼的殿堂上。她担心自己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无力自拔，显得象那些初出茅庐的小妞，被人涮了而不自知。她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许阳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从浴室出来，她容光焕发，通体舒泰。她看了一眼仍旧歪在床上的许阳，送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然后走到阳台的落地窗前，拉开窗户，呼吸着窗外的新鲜空气。清晨的阳光映照在她的身上，在地上投下长长的身影，她梳理着长发，拨弄着毛绒绒的浴衣带子，伸展着双臂，活动活动腰身，扑捉着窗外的阳光。

许阳躺在床上，竭力捕捉她的每一个动作。自从跟美国太太分居以后，他一直渴望有一个中国女朋友，当他第一眼看见梅芯的时候，就象某种文化积淀长久的被本人所遗忘，有时也会突然地翻腾起来一样，他发现自己突然迷恋起这个跟自己有着同样文化背景的女人来。他象读一本明快流畅的书一样欣赏着他，他欣喜地发现他懂得她的一颦一笑的意义，这正是他与美国太太之间多年的隔膜和不快之后急需的补药。

他注视着这个女人，她的妩媚和青春的活力不断地刺激着他的想象，使他忘记了紧张忙碌的生活带来的压力，重新燃起了激情的火花。他瞧着梅芯阳光下的身影，看着她身体的曲线在蓝天的衬托下闪着金光，心里涌起一阵春潮，他悄悄地不声不响地走到她的身后，突然抱起她，把她送回床上，急切地吻起来。

“别回家了，今天我们好好地玩一玩，你要去哪里我都依你。”

“哪儿都不能去，你想过没有，如果遇到中国同学我这脸往哪儿搁啊？”梅芯躲着他说。

“谁管得了谁呀？你还在乎那些？”许阳有点惊讶地问。

“话是这么说，我这张脸是可以不要，可我还得给王磊留点面子吧。中国人的嘴，你是知道的，丁点事也能闹得沸沸扬扬的。我们今后怎么办呢？就这样下去可怎么了局呢？”梅芯的双眉紧锁着，露出了愁容。

“唉，你们怎么老是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活得不累啊？你就不能活得轻松一点吗？别那么罗嗦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俩在一块儿，大家都快乐，这不就够了吗？”许阳有点不快地说。

梅芯的脸突然地阴沉起来，她站起身来，沉默不语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回家了。

“等你下了班我去老地方接你。”许阳冲着她的背影嚷道。

梅芯还是没有吱声。

三

早春二月，正是乍暖还寒时候，舒云刚刚关了暖气，又觉得有些冷，便又把暖气重新拨到华氏七十二度。

她坐在窗前的桌子边，一张一张地看着孙玉华给她的一大堆中国餐馆的菜单，试图了解那些菜名和简介的实际意义。这些菜单用的是广东话或者是台湾方言加英语的中西和璧，虽然她曾经跟一位广东同学学过一点广东话，可是现在她努力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

她始终下不了决心去哈佛，又不愿意改行学计算机，她准备先打工，存点钱，等到她对美国社会比较了解了，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真是轻闲啊，竟然坐在这里看书。你不知道，外边传得轰轰烈烈地，都说梅芯有了第三者，要跟王磊离婚呢！”于青门也不敲，就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我们这个一定得管一管。”

“怎么管呢？她有她的自由，结婚离婚离婚结婚的，谁有这个权力管她呢？”舒云不解地问。

“话是这么说，第三者插足，这可是个道德问题啊！再说你看人家王磊，多可怜啊！念书不顺，找工作也不顺，老婆又跟人跑了，你叫他怎么活呢？你不知道他有多么爱梅芯啦！”

到现在还老说他对不起梅芯，拖累了梅芯。他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没看见他以前多么风度翩翩，现在成天焉头焉脑的，连我看了都心疼，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就这样毁掉了吗？”

“当然不能，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能做的事太多了，我们先分别跟他们谈一谈，做做工作，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开P A R T Y，大家一起上，一定要把他们捏到一块儿。”

“那不合适吧，人家的私事，弄个P A R T Y，大家一起谈，那梅芯还不得气死啊？”舒云还是很犹豫。

“咱们是中国人，跟老美可不一样，咱可得互相帮助，不能见死不救，你说是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吗。再说我们开P A R T Y，也是为了大家伙儿散散心，不是专为他们开的吗。”

“主意是不错，怎么谈呢？”

“唉，你这么聪明，怎么这会儿脑筋一点不转呢？这还不容易吗？我们分工合作，你跟梅芯是老朋友，你负责找她谈，我去开导王磊，孙玉华呢，最正统，正好让她去做许阳的工作。你看怎样？保证事半功倍！”

“那可有意思了，一个美国化的中国人，一个满脑子传统观念的中国人，谁感化谁呀？肯定有戏看。就这样定了吧。我们先分头找他们聊一聊再说。”

“太棒了！一看就知道你是个热心快肠的人，下回我还选你当头。”于青说着，高兴地张罗去了。昊昊一个人在地板搭着积木，开始还很专心，过了一會兒，他就厌烦了，开始寻找更加新奇有趣的东西。他看见妈妈正在翻着一大堆红红绿绿的纸，就推开了积木，迈着小小的，快而有力的步子，越过圈在他周围的椅子，爬到桌子上，肥肥的小小手以极快的动作四处乱抓，一眨眼工夫，就把孙玉华精心收集的菜谱全部掀到了地上。舒云连忙把菜谱收拾好，把他抱下来，对他说：“好了，我知道你一个人玩厌了，我们到外边散散步吧。”

一到了到了门外的草坪上，昊昊就高兴地张开双臂欢呼雀跃起来。他的眼睛闪闪发亮，胖胖的小脸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他仰着头望着天，没留神地上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一脚踩了个空，摔了个四脚朝天。舒云以为他要哭了，连忙冲到他身边，却看见他盯着树上正在打架的松鼠，咯咯地笑出了声。

舒云的心里充满了母性的柔情。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了满足的事业雄心，放弃对孩子教养的责任是不是太自私了。她是那样地向往做一个世界著名的记者，又是那么热烈地期待记者那种紧张、兴奋的生活。她甚至连做梦也想到自己坐在战壕里，在枪林弹雨中写出能够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传世之作。眼前的一切，突然使非常地恐惧起来。她害怕自己就此放弃了理想，成天陷于孩子和锅碗瓢勺之间，更害怕成为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个靠麻将度日的“某某的太太”。

“工人阶级硬骨头，跟着毛泽东我们向前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革命的路上决不停留……”从孙玉华家的窗口传来高分贝的大陆流行歌曲。

“你们的歌曲火药味怎么这么浓呢？这么大的声音，是不是想在我们这个宿舍搞一场文化革命啊？”一位台湾近邻开玩笑地对看着儿子发呆的舒云说。

“啊，……不是，不是，只不过是一种怀旧吧。他们也不过是借这些歌曲抒发对故乡的怀念吧。”

“想家，这我能理解，为什么要怀念过去的年代呢？现在的大陆改革开放，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比那时候要好得多吗？”她边说边在草坪上站住了。

“我也不懂为什么现在大陆又流行这些歌曲，也许过去的东西，不管是酸甜苦辣都有某种能够令人怀念的成份吧。不过我可以肯定，这不过是他们一时心血来潮，并不是对你们有什么反感。请你千万不要见怪。”舒云急忙解释到。

“没事，我也不过是说着玩玩。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有许多事情我们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们也要多多沟通才能互相理解呢。我叫张静媛，是学哲学的，我的研究课题是比较中国古典哲学对台湾和大陆的不同影响。所以很想了解你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她主动地向舒云伸出手来。

舒云热情地握住了她的手，说：“这个研究课题很有意思。不过你觉得这个专业在美国能找到工作吗？”

“在美国是没戏啦。当然，如果我是美国人，那又另当别论了。可是我不是美国人，要想留在美国，那就只能填补那些美国人干不了或不能干的空挡。好在我是准备回去的，可以不考虑那么多，高兴学什么就学什么。一个人不就这么一辈子吗？如果不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勉强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那有多难受啊？你说呢？”

舒云似乎是被谁重重地击了一掌，楞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抱歉地说：“你说得有道理，我很高兴为你的研究提供素材。我们有一个女性沙龙，专门探讨妇女的婚姻、事业、家庭这个三角难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常来坐坐。”

“那太好了！”张静媛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我常常看见大陆的男人在家做饭做家务，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很多台湾的男人连厨房都不进呢！你们是怎么让男人学会做家务的？”

这回轮到舒云惊讶了。“是吗？这我可没想到。其实男人做家务，我们都觉得很自然。”

大陆的女人都有工作，有的比男人挣的钱还多，女人不靠男人养活，大家都一样忙，所以家务事也得大家分摊分摊吗。”

“那夫妻之间不扯皮吗？又是家务，又是孩子，又要上班，台湾也有些女人是上班族，夫妻常常闹矛盾。有些女人不工作，成天守着老公和孩子，万一老公变了心，孩子有什么事故，天塌地陷的，也挺惨的。台湾的女人挺传统的，基本上还是大男人的天下。大陆呢？”

“大陆的妇女被称为半边天，你能够想象得出大陆的妇女是什么角色吧。当然，男人还是希望女人是传统的贤妻良母，不过女人已经没有那么听话了。至少在家庭中，女人是与男人彻底平等了。有的家庭甚至是女的说了算。所以大陆怕老婆的男人特别多。”

“真有意思，那么大陆的女人是不是觉得活得非常有意义，非常自在呢？”

“那就很难说了。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有烦恼。家庭中总有些男人代替不了的事情，比如说生孩子，抚养孩子，女人都要付出很多很多，大陆的女人也很累，既要工作，又要顾家，很辛苦的。如果你问大陆的女人，她们对当家作主的生活是不是很满意，我想可能百分之八十的人会告诉你，她们并不满意。也许不满意也是人的一种天性吧。如果你要她们不去上班，她们会更加不高兴。许多大陆的女人，到了美国以后，也不喜欢待在家里，她们都要千方百计找事情做，兴许这就是职业妇女的习惯吧。”

“那可一点不轻松。在美国压力这么大，搞得不好俩人都垮了。这倒真是夫妻关系经受考验的时候。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素材，让我分析分析？如果能行的话，我的博士论文就写中国古典哲学对现代家庭生活的影响。”

舒云思索了半天，说：“这样吧，我征求一下其它几个人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以后我们有什么活动我就通知你参加。”

“那太好了，我一定参加。谢谢你的邀请。我等你的电话。”

四

十一点半了，孙玉华才收拾完餐馆里的桌子，老板给她准备的晚餐，

她也舍不得吃，装在盒子里带回家，留着给女儿明天中午吃。

为了省钱，他们一家跟于青家合住一个单元。虽说是挤一点，可挺热闹的，也免得孩子一个人在家寂寞。

屋子里静悄悄的，大概孩子他爹还在学校用功。于青夫妇好象也睡了，玉华把饭盒放在桌子上，然后轻轻地，没有一点声息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借着窗外的月光，仔细地端详着熟睡中的女儿。这孩子可真是懂事，很听话，从来不烦人。刚满八岁，就知道爹妈忙，常常自己照料自己，有时候还帮着煮饭。可就是心气太重，见不到爹妈就不肯睡，说了多少遍也改不了。现在睡着了，稚气的脸上还挂着眼泪，玉华替她抹干了泪水，自己眼睛也红了。

胃又疼了，原来这胃就有点小毛病，她也没怎么在意。现在好象越来越严重了，常常觉得口里苦，可她既不敢去看病，又不能停下来休息，他们一家子都指望着她打工的收入呢！

她摇了摇头，揉了揉潮湿的眼睛，起身到厨房找东西吃，却看到水池里堆满了脏碗。她叹了一口气，只得一个个地洗净了，然后把餐馆带回的饭菜搁进冰箱里，又找到一些剩饭，用开水泡一泡，就着榨菜，吃了起来。从下午三点到现在，她什么都没吃，真是饿极了。

这几天孙玉华觉得自己快要支持不住了。那么大一个餐馆，就她一个人做跑堂，收入虽然是多点，可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忙十来个小时，常常是同时管二十多张桌子，要接菜单，上菜上水，还要应付客人各种各样的要求，也真够受的。想想也是快四十的人了，体力，精神都在走下坡，她真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会做不动了，倒在客人面前。

她觉得自己苦了一辈子似的。十六岁到北大荒，一呆就是六年，二十多岁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就开始折腾着回上海，不知费了多少劲跑了多少路，才回到上海。可是回到上海以后，她很快就发现，在这个人满为患的大都市里，根本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结婚的时候，不知到送了多少礼，经过了多少曲折，才托人找到一个冬冷夏热的小小阁楼。不管好歹，总算有个家了，可没过多久，又开始了洋插队。现在，凭着勤扒苦做，生活上是比以前好多了，可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文化的巨大差异，却常常使她感到孤独和寂寞。她的英语基础很差，语言的障碍，渐渐演变成了一堵莫测高深的墙，使她与世隔绝。她看不懂电视，报纸、杂志，也不懂得美国人为什么笑，为什么哭，耳闻目睹的犯罪、吸毒、同性恋、暴力等等，又使她感到异常恐惧。她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没法习惯美国的生活，她一心想回家。可是吴天雄不愿意现在就回去，他说他至少得拿到博士学位，找一个工作，挣点钱，以便将来有足够的钱应付亲戚朋友和人情事故，保证后半辈子能够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于是他们尽一切可能节约每一个铜板。买菜，总是买最便宜的，肉、蛋等等，永远买过期减价的。开车，为了省油，只要能够滑行的地方决不踩油门。连家里的小太阳，女儿的衣服和玩具也少到了最低限度，有时候看到别的孩子满屋子的玩具，觉得自己的孩子可怜，就花几毛钱在庭院市场（YARD SALE）买一点旧货。他们几乎所有的日用百货都是从中国带来的，到美国几年，几乎没怎么逛商店，电影院、剧院更是从未涉足。至于说上餐馆吃饭，去理发店理发，更是想都没想过。头发长了，他们一家子就拿个剪子互相剪，吴天雄脾气躁，老是把她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她不敢惹他，只好自己想办法。前边的头发还容易对付，后边的就难了。她对着镜子，慢慢地摸索，居然也能弄个八九不离十。

“你可回来了，我没敢睡，一直等着你呢！”于青睡眼朦胧地从屋里跑出来。

“有事吗？”孙玉华有点惊讶地问。

“唉，别提了，这事说有多气人就有多气人。你认识尼克吗？”

“谁？”

“就是那个十二岁的美国孩子，很胖，常常在门口玩的那个。”

“哦，就是他呀。怎么了？”

“今天下午大约四点多钟，我看见他把颖颖挤在墙角，一边笑一边在她身上摸来摸去，颖颖老实，英语又不会说，可怜的孩子，一边躲一边用中文说：‘别这样，别这样。’那尼克听不懂，觉得她好玩，更加高兴了，把她挤得更紧了。我气得冲到跟前，对他说：‘你不能欺负她。’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没有权力管我！’我只好拉着颖颖回家了。这还得了，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不是要后悔一辈子！你们一定要去找他妈谈一谈，也要教一教颖颖怎么样应付这类情况，学会保护自己，不能太老实。”

玉华什么也没有说。她只觉得一股苦水从胃里往上翻。她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胸口，睁大了眼睛，充满恐惧地瞪着于青。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她艰难地喘了口气，问道。

“我说尼克欺负你女儿，你应该去跟她妈谈一谈。”

“这不可能，我女儿那么纯洁，那么善良，那么老实，从来不在外边惹祸的。你大概弄错了，那不是颖颖吧？”她满怀希望的问。

“没错，是她。你别以为一个人老实就够了，老实受人欺负。你得告诉她该说‘NO’的时候就一定得说‘NO’！不能任人摆布，你懂吗？”

玉华好象受到了意外沉重的打击一般，颓然地倒在椅子上，惊恐的脸上挂满了泪珠。

“这算什么？这点小事你就急成这样？在美国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你得学会对付。你应该经常想想你有些什么样的权力，理直气壮地捍卫你自己的利益，实在不行的时候，还可以打官司，这可是一个法治国家，谁也不是好欺负的！”

“可我……一句英语都说不出来，怎么跟她谈呢？”玉华强压着哽咽说。

“叫你老公去。事情虽然不大，可发展下去可不是好玩的，他妈如果讲道理，她还应该感谢你，要是现在不管，他儿子长大了肯定是个流氓。”

“他那英语你还不知道，平时说话都结结巴巴呢，遇到这事，就更说不清了。”

“那怎么办，咱们这么多中国人，总有英语好的吧……对了，你让舒云帮你说，她一定能帮你！走，我们这就去找她！”

五

接连好几天，舒云都没有办法见到尼克的母亲。听别人说，尼克的父亲是个毒品贩子，因为想让尼克帮忙贩毒，被尼克母亲的拼死阻拦，就跟她闹翻了，一年以前离了婚。他母亲很独立，也很有志气，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薪金，给儿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四十岁了，还咬着牙重新跨进校门念护士专业。

舒云觉得事情很好办了。这样的一位母亲，一定有正义感，又很重视

儿子教育。只要能诚恳地跟她谈一谈，她会很好地管教孩子的。

周末的下午五点左右，舒云再一次去敲尼克家的门。很久都没有回应，屋子里飘出一阵阵非常浓的烟味。她一定在。舒云坚定地重重地又敲了两下。

一个很胖的女人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隔着门链说：“尼克不在。”说完，又准备关上门。

舒云急忙说：“等等，我是来找你的。你是尼克的妈妈吧，我想跟您谈一会儿。”

“尼克又闯祸了吗？我一定好好管教他。”说完，她又准备关上门。

“这回不是一般的小孩子淘气，”舒云小心翼翼地挑选着词句，尽量地说得缓和一些。

“你知道，尼克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成熟得早，前几天他欺负一个中国女孩，把她气哭了。……”

那女人没等舒云继续说完，就一把从屋里拖出尼克，非常严厉地说：“你欺负女孩了吗？”

尼克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看看舒云，又看看他的妈妈，惊恐万状地说：“没有，没有，……”

尼克的妈妈拧起了眉毛，又问：“是实话吗？”

“你知道的，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对不起，女士，我想你可能弄错了，我们尼克从来都不欺负女孩子。”

“那天确实确实是他把那个中国孩子挤到墙角，在她身上摸来摸去，……”

“你亲眼看见了吗？”她不耐烦地打断了舒云。

“没有，是另一个女士看见的，我相信她不会说假话。”

“我相信我的儿子。我忙得很，没时间跟你多说，如果你再到处宣传你的观点，我就告你诽谤罪。”她不容置疑地说。话音一落，就砰地关上了上门。

舒云只好怀着一肚子的委屈地到了孙玉华的家。满屋子的人都伸长着脖子望着，她一五一十地叙述了谈话的情况，话音刚落，屋子里就炸开了锅。

“美国有什么好的？做了错事的人比你还厉害，我们还是回去吧，再怎么着，也不至于这样受人欺负吧？”孙玉华气愤地说。

“你就知道打退堂鼓，成天说丧气话，你懂得什么？”吴天雄针锋相对地说。玉华又小声嘀咕了几句，就不再言语了。

“有理走遍天下，打官司就打官司，美国有全世界最公正的司法制度，怕什么？我愿意出庭作证，我亲眼看见的，我们还没起诉呢，他们就起诉！”于青气得脸都红了。

“真是胡闹，你们都是些女流之辈，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鼠目寸光。你以为打官司就那么简单吗？你有钱请好律师吗？你陪得起时间和精力吗？你一个外国人，斗得过本地的陪审团吗？”吴天雄说。

“你才是鼠目寸光呢，你也不替女儿想想，这么大的事，就这样算了，以后再发生可怎么办呢？”“就是替女儿想，我才说算了。打官司，这个问题，那个问去，还不把她羞死啊？还耽误学习耽误功课，你不懂，我说算了就算了。以后离那个坏小子远一点。”

“她老是一个人在家里，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你以后少在学校呆，多管管她，还有，你吃了饭的碗也洗一洗，家里的事不能老是指望我一个人

哪！”

“SHUT UP！（闭嘴！）”仿佛头上的癞疮疤被人当众揭开了一样，吴天雄异常暴躁起来。“我愿意丢开家不管吗？！我愿意发生这些事情吗？！我……”他气得狠狠地捶自己的胸脯。

“好了，好了，是我不该说你，是我不对。”玉华央告地拉住了他的手。他猛地甩开玉华，激动地走到窗口又走到门边，象个陷在笼子里找不到出路的野兽一样，突然爆发了一股破坏性的冲动，他冲到墙角，举起西瓜，狠狠地往地上砸，鲜红的瓜瓢流了一地，他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冲着一边发呆的几个女人喊：“滚！都给我滚出去！”

三个女人老老实实地，不声不响地走了。

“你回来，跟我做饭！”他突然想起来，明天有一个大考，他今天晚上非得开夜车不可。冲着玉华的背影又叫了起来。

“别理他！你真没志气！”于青说。

“他就是这个脾气。”玉华叹了一口气，挣脱了于青的手走了。

“每次她老公发脾气她都迁就他，越迁就越凶，这玉华可真是的。”于青非常不满地说。

舒云没有啃声，她的心中涌起了一阵浪潮。女人的传统角色，完全依附于男人，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肯定是不行的。女人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应该独立，贤妻良母决不是逆来顺受的同义词。

六

梅芯坐在梳妆台前，轻快地哼着《跑马溜溜的山上》，拿着眉笔，把眉毛描成细细的月牙，然后放下眉笔，开始穿衣服。她把壁橱里的一大排衣服拨来拨去翻了半天，拿不定主意该穿那一件好。到海滨，不能穿高跟鞋和裙子，不能象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第三世界的小妞似的，闹不清什么时候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是穿那套白色的T恤和短裤好呢？还是穿上那套泡泡纱的短套装？她挑来挑去，拣了一件有蓝白相间细条的全棉的无袖衬衣和一条白色的短裤，穿好之后，对着镜子将前摆仔细地在腰间打了一个结。然后转了转身，看见自己依然年轻，健康，漂亮，满意地笑了。

这几天她心里特别高兴。她捉迷藏的策略好象起了作用。昨天许阳在电话里苦苦哀告，求她再给他一个夜晚，她不冷不热地应酬着，就是不答应让他进门。许阳无奈，只好答应等她办好了离婚手续就结婚。

野马终于套上了笼头，剩下的事情是不要让他脱缰。

当许阳开着他那辆白色的敞篷车，载着梅芯抵达海滨公园的时候，有不少人正陆续抵达海滨浴场，有些男男女女已经半裸着身体，躺在沙滩上开始晒太阳了。梅芯用目光追逐着他们，尤其注意地审视着那些穿着三点式的女人。多数的人都显得太胖，她们摊在那里，就象一堆肥肉，那花花绿绿的比基尼穿在身上，不但没有给人增加任何美感，反而把自身的弱点暴露无遗。

梅芯微微地笑了，她站在遮阳伞下，搁下手里的东西，慢慢脱下身上的衣服，露出了穿着淡紫色的比基尼的身体。许阳赞许地看着她，帮她理了理上衣的带子，不经意似地触了触她柔软的高高的胸脯，然后拉着她的手，跑着扑向了大海。

他们在浅地方戏了一会儿水，就开始往深处游了。许阳是游泳高手，他从大学开始就到了美国，学会了许多中国人不太擅长的东西。现在他并没有认真游，只是嬉戏般地在梅芯身边绕来绕去。他一会儿自由泳，一会而蝶

泳，实在是累了，才改成蛙泳和仰泳。梅芯只会游蛙泳，而且游得很吃力，不一会儿就气喘嘘嘘地了。

起风了，浪渐渐地大起来了。梅芯连着呛了好几口水。许阳体贴地把他送回岸边，替她抹好防晒油，让她边晒太阳边看他冲浪。

一个很苗条，动作很夸张的女人，跟着一个比她个子稍微大一点，但是穿着同样颜色衣服的女人走到许阳身边，高兴地拍了拍许阳的肩膀。许阳口里惊叹着，紧紧地跟他们握着手，说：“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们。”

“听说你自己开了一个诊所，混得不错吧？”那女人问。

“一般一般。这是我的女朋友，叫梅芯。你们呢？”

那两个人对梅芯有礼貌地点了点头。说“我们结婚了，正准备领养一个孩子呢！哎，你帮我们留心一下，在中国有没有合适的。”

“这个，我可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可以帮忙问一问。”

“那就拜托了。有空上我们家来玩。再见。”说完，俩人很招摇地走了。

“你怎么跟这样的人打的火热？还把我介绍给她们，真讨厌。”梅芯不高兴地说。

“她们是大学同学，多年没见了，能不打招呼吗？”

“可我觉得别扭，见了她们我就要吐血。你可别做那缺德的事，跟他们在中国找什么婴儿，中国人没这么贱。”

“我还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强烈的道德感，你没看见人家美国总统都在呼吁平等对待同性恋者呢！说句话算什么？狭隘！”许阳气鼓鼓地夹着冲浪板走了。

梅芯象吃了一个苍蝇似地心里难受。她怀疑许阳会不会有她不知道的恶习，她不知道自己到底了解许阳多少。她担心自己交友不慎，可又舍不得丢开他。她觉得许阳对于她象个谜，可是奇怪得很，就象玩一种危险的游戏，越是看不透的东西，越有魅力。

躺在眩目的阳光下，隔着茶色玻璃镜，看着许阳在浪尖上矫健的身手，梅芯感到骄傲和自豪。在中国人堆里，王磊也算是体育不错的了，可是比起许阳来，那差远了。而且王磊有点粘粘乎乎地，一点不洒脱，什么事都依赖她，就象是她背上的一个甩不开的沉重包袱。许阳则大不一样，从来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和羁绊，敢爱敢恨，敢做敢为。虽然她也常常担心许阳会变心，可跟许阳在一起，她还是觉得轻松得多。

海滩上的人渐渐地越来越多了。旁边的伞下来了几个年轻人，姑娘个个漂亮，小伙子个个帅。波涛中出没的许阳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有几个女人还大声叫喊着为他加油。

这时候，许阳身边出现了一个女人，她总是跟许阳肩并肩地冲上浪头。梅芯觉得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有时候俩个身影甚至重合到了一起。梅芯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了。一个比她更具有青春的活力和更加大胆的女人正在威胁着她的地位！她后悔刚才不该跟许阳吵架了。的确，跟同性恋的人说几句话算得了什么？今天的美国青年，还有几个遵守传统的道德观念呢？许多人第一次约会就上床，有些人一味追求享受和欢乐，什么猎物都去追逐，同性恋，甚至双性恋，什么不敢做呢？比起他们来，许阳还真算是很纯洁的呢！然而，如果一个肤色绝佳的女人主动地投怀送抱，他会拒之于门外吗？他一定不会。因为这给了他精神上的满足。一个东方男人，受到一个西方女士的青睐，他一定会为自己男子汉的魅力沾沾自喜，他会以绅士风度接受女

人的主动进攻，说不定他们还会在水下玩各种各样的新鲜把戏呢！想到许阳在床上的大胆和前卫，梅芯越来越痛苦了。她用手捧着头，低声地呻吟起来。

“你不舒服吗？”一个有着深褐色眼睛的小伙子走到她的身边，关心地问。

“没什么，就是有点头疼。”梅芯有点不好意思地抬头说。

“大概是中暑了，你需要一些冰，用冰敷一敷就好了。”

梅芯打开冰盒，发现里面的冰早化成了水。

“我们带了很多冰来，去我们那儿吧。”小伙子热情地说。梅

芯不好意思拒绝，便答应

了。

三个女孩两个男孩坐在那张大号遮阳伞下有说有笑。看见梅芯走过来，他们都主动地招呼她，张罗着做冰袋，给她敷上，让她躺在椅子上，说是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梅芯斜倚在椅子上，安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细心地不露痕迹地打量着他们。他们每一个人都各有特点。他们有礼貌，健康，热情，开朗，大方，一看就知道属于那种令梅芯心仪已久的人家的孩子。他们来自美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穿的用的携带的都是世界一流的昂贵的名牌，但是决不有意炫耀。似乎所有这些令梅芯垂涎三尺的名牌已经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跟本就不值得一提似的。有一位叫凯蒂的姑娘，显得非常的典雅，高贵，甜蜜而自负。她没穿三点式泳装，但是那露背的银灰色泳装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充满青春活力的健康的古铜色肌肤。她浑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线条柔和妩媚，胸部很丰满，但是完全不象那些低级肉弹那样夸张和令人恶心。猛然看去，她并不是非常抢眼，可是时间愈长，就越能感觉到她的那种持久的魅力。

他们在谈论以后几天的旅游计划。一个男孩一直很亲热地搂着一个女孩，不时地吻着她的头发。那女孩很幸福地微笑着，不时回报给他一个含意深长的眼神。

这些人对她产生了一种撞击似的魔力，这撞击的一刹那，照亮了她过去的全部的平凡的生活。她的父亲虽说是高干，但是他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用在了保持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于不败之地上，他非常的谨小慎微，生怕给自己的政治对手留下任何把柄，几乎从未做过什么以权谋私的事情。虽然她的头上笼罩着高干子弟的光环，令她在那些平民百姓面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是实际上，母亲给她提供的，也不过是温饱而已。到美国后，自己辛辛苦苦打工，一天也不过挣几十美元，除了替王磊交学费，应付日常生活，所剩无几。中国同学都说她太浪费，开销太大，其实他们那里知道，每次买东西，她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商店，比较了多少不同的价格，犹豫再犹豫才下决心。

“我们去迪斯尼世界去玩吧，那里又添了几个新玩意儿呢！”有人提议到。

“不好不好，还不是老套子，没什么新奇的。我们还是去大雾山吧。带上野营的帐篷和钓鱼杆，住上一个星期，怎么样？”

“好主意，带上猎枪好不好？”

“那可不行，我老爹不让我动枪。我们还是来点安全的吧。我们把车留在这里，骑自行车上山，行吗？”

这个主意引来了一阵欢呼声。大概他们是决定了骑自行车上山。

这些年轻人从来就不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活，他们一辈子都过得非常的舒适，称心如意。他们谈的尽是吃喝玩乐，什么车有什么新性能，新款式，谁家的P A R T Y办得有趣，谁在棒球比赛中大出风头，摩托车赛上大显身手。而她，从小就只知道用心读书，长到二十几岁还没有出过北京市，父母成天忙着公务，根本想不到生活里除了没完没了的人际纠纷和会议之外，还有其它的乐趣。平日里她除了在家门口跳橡皮筋以外，她没有其它的娱乐。关于她的过去，她从来都不好意思在老美面前提起。因为怕别人瞧不起，她常常装出一副很幸福的样子。

他们嘻闹着玩水去了。只有那个深褐色眼睛的小伙子还好心地留在这里陪她。

“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玩吧，我已经没事儿了。”梅芯有点抱歉地说。

“没关系，很高兴能有机会为你效劳，你要喝点什么吗？这儿有矿泉水、果汁。”

“来点矿泉水吧，加点冰，我还真有点渴了。”

他边给她倒饮料边问：“你是北京人吧？”

梅芯觉得非常奇怪。一般的老美要能看出她是中国人就算是眼力不错了，没想到他还能从中国人中间区分出北京人来。

“你怎么知道的？”她好奇地反问。

“我叫史蒂文，我父亲做过驻北京的外交官，我在北京念过两年书，我一看就知道，你身上有那种北京人特有的‘霸气’，你不信，我还会说几句中文呢！”他笑着用中文说出了“你好”“再见”几个字。

“真有意思，你说得真不错，不象一般的老美那样舌头发直。你到过中国的哪些地方呢？”

“不多，我父亲太忙，不能常常带我旅游。那时我才十几岁，我妈不让我一个人在外边跑。我只到过西安、洛阳、桂林。对了，我还到过甘肃，看过敦煌的壁画，怎么看也没看懂。你能跟我解释解释吗？”

老实说，梅芯根本就没见过敦煌的壁画，他说的西安、洛阳、桂林这些地方她一个也没去过，不过，她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妞，就笑着说：“你的见识还真不少。”

“我觉得中国人都很勤劳，很聪明，也很友善。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很想跟一个中国姑娘交朋友，可是她非常非常害羞，老是躲着我。你敢跟我交朋友吗？”他带着几分好奇地说。

许阳上岸了，和那个浪涛中出没，看上去象健美小姐一般的女人正有说有笑。梅芯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一股酸味泛上心头，她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当然愿意啦。你又不是洪水猛兽。”她要试试许阳会不会妒忌。如果他妒忌，说明他很在乎她，如果他表现得若无其事，她就认真地考虑另找出路。

交换了通讯地址之后，梅芯迎着许阳走去。“玩得痛快吗？”她压抑着醋意，以一种很贤淑的女人的态度说。

“好极了，今天的浪大，真是助兴。”他的脸上留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人也助兴吧？”她还是忍不住，尖酸地刺了一句。

“什么意思？”他发愣了。

“那个跟你一块儿冲浪的女人，是不是特别有味道？”她压低了声音，免得被旁边的人听见。

“别跟我来这一套，真受不了你们这些中国女人，只知道争风吃醋！”

“你不是中国人？你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跟你的美国老婆过不好？”

“对，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我不中不西，不土不洋，我不是人，这该好了吧？”许阳真的有点生气了。可是停了一会儿，他又觉得犯不着跟女人这么计较，便自我解嘲地说：“算了吧，随便你以为我是什么人都行，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非得要给人确定各种各样的界限呢？”

梅芯泄气了。他说的也许不无道理。只是，她对自己的将来更加惶恐起来。或许他跟本就靠不住，她应该去寻找一个更具有责任感，道德感，更加可靠的丈夫？

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于青风风火火地冲到舒云家里说。

“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地？”舒云正拿着一个装满衣服的大塑料篓，准备去洗衣房，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回来还要看看书，舒云有点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篓子，问。

“梅芯脚踏三只船，三个男人呢，你看这怎么得了？得赶紧想办法，不然她就真的毁了。”她顾不上理会舒云急于要走，连珠炮似地说。

“说不定是谣言呢？”舒云却一点不着急，她一贯怀疑那些飞流长短的传说的真实性。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她和一个美国小伙子在玉华打工的餐馆吃饭，全是那小伙子付的账，玉华亲眼看见的，决不会错。”于青信誓旦旦地说。

“吃饭算什么？”舒云有点不以为然了。她轻松地笑着说：“同志啊，你不能从餐桌上一下子就想到了床上，从游泳衣想到裸体，这中间的距离还长着呢？”

“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麻木。现在的美国人，是以什么样的速度上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没看电影吗？哪一个不是约会的第一天就上床，上完了床，才回过头来考虑有没有必要谈恋爱。”

“那是电影，你不能把电影当作生活的真实，其实多数美国人还是保留了许多好的传统，很注重家庭生活的。”

“你这个人太麻痹了。你要是看见他们在餐馆的那出戏就好了。”

“什么戏？”

“他们吃了一半，谈得正高兴呢，你猜谁来了？”

“谁？”

“许阳。这梅芯也是真傻，明摆着这许阳常常到那个餐馆吃饭，她又不是不知道，非要大大咧咧地到哪儿去。这好，她一见到许阳，脸都吓白了，拿筷子的手直发抖，你说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好了，

俩情人碰到一块儿，有戏看了。”于青坐下来，开始有点卖关子了。

“怎么样了？”舒云渐渐地相信她了，也跟着着急起来。

“唉，现在的人真奇怪，你猜怎么着？梅芯不但不躲开，反而邀请许阳一起吃饭！那许阳也奇怪，一点不惊讶，也不推迟，就象什么事儿也没有似的，跟他们说说笑笑，一点不嫉妒。末了，居然高高兴兴地跟他们握手告别，送他们上车去看电影！我真怀疑，他们会不会三个人睡到一张床上去。”

“你又来了，或许那个人是梅芯的什么亲戚呢？”

“得了吧，你要是看见她的神色就知道她一定是心怀鬼胎了。你一定得找她谈谈，让她赶快刹车。”

“我试试看吧，不过很难说会起什么作用。”舒云放下手中的洗衣筐，半信半疑地去找梅芯。

梅芯正在收拾房间。她很费劲把一张很大的茶色书桌从房间里往外推，说是准备腾出一间房，找一个单身女子一块儿住。

“王磊呢？让他弄吧，你搬不动这个。”舒云帮她推着，问道。

“你没听人传得热闹吗？我们分居两个月了。等他考完试，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梅芯气喘嘘嘘地说。

“真的下决心啦？孩子怎么办呢？”

“先放在他妈家里，等我有个头绪了，就把她接来。已经跟王磊谈妥了，孩子归我。”

“这么说，别人说的都是真的吗？你又跟一个美国小伙子约会吗？”

“有这么回事儿。”梅芯坦然地说。

她们把书桌搁在客厅里，梅芯说是准备等王磊有空来搬。俩人在桌子边上站住了。舒云突然觉得有点尴尬，她想说什么，可是又好象说不出口。

“你是不是想问我有没有跟他上床？”梅芯很大方地问。

舒云更加尴尬了，脸都红了，她点点头，说：“本来，这是你的私事，我不该问，可是，我觉得……觉得……”舒云变得结巴起来。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知道你会怎么想。你会对我说，女人最重要的是自重，自尊，自强，得靠自己奋斗，得有自己的事业，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寻求有钱有势的男人上面。可是我奋斗了八年，我的事业在那里呢？我的希望又在那里呢？难道我的出路就在中国餐馆吗？难道我就命里注定要埋没在那些酒囊饭袋之间吗？我不能忍受别人拿我当酒巴女一般地调笑，我只是想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们就紧张得不得了，似乎我要去当妓女一般。我真不明白，难道我天天过打工的苦日子，守着这个没用的丈夫，你们就会给我立个贞节牌坊吗？可惜我不在乎那贞节牌坊。随便你们怎么说我都行。”

“为什么你就不想想回国这条路呢？既然在这里觉得这么艰难？回去，你们也用不着离婚，你和王磊说不定都能找到好工作。”

“不，我宁愿跳海也不愿意回去。一没有学位，二没有大笔存款，回去干什么？惹人耻笑吗？我还没贱到那个地步。再说我也离不开美国，我喜欢这里的一切。”

“难道就不能有别的办法达到你的目的吗？譬如说做生意？”

“在美国，谁不想发财呢？你以为别人都是傻瓜，放着满地的金子不去拣啊？中国人在美国发大财的有几个呢？一个王安罢了。这不，现在也垮了。比较熟悉，又容易做的就是开餐馆。可我讨厌油烟子，我讨厌象餐馆老板那

样一天十几个小时勤扒苦做。我不相信我只有那个命，我就是搏一搏。你不用再劝我了，我什么都想过了。再劝，徒然伤了我们的和气。”

舒云默然了。这位部长的千金的脾气她是知道的，只有让她好自为之了。不过，她还是加了一句：“多保重！千万不要染上艾滋病和性病。”

“我知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话吗？非得说这些令人扫兴的词汇。”

舒云勉强地笑了笑，离开了她的家。

八

梅芯的话深深地震撼了舒云的心。她知道梅芯一向的个要强的女人，她希望自己什么都要比别人强，没想到现实生活让她碰得头破血流。到了美国以后，专业不对口，事业上找不到发展的天地，做苦力也赚不到大钱，就只好拿自己的美貌当本钱了。可是，天底下，又有几个男人是靠得住的呢？尤其是别人知道了她的这段经历以后？

舒云摇了摇头，一股巨大的怀疑的浪潮袭上了心头。专业不合美国人的需要，女人在美国就更难以出头，梅芯是这样，于青也是这样。这一段时间也没听见于青说要考艺术学院了，大约是英语基础太差吧。学好一种语言，实在是一门要用毕生精力的艰巨工程，没有任何捷径可寻。

自己又该怎么办呢？她一直在犹豫着该怎么跟刘力说。不知是故意还是确实是太忙，刘力也不愿意多讨论这件事。说他改变了主意吧，又不尽然，或许说他给舒云时间，让她自己决定更确切一些。他常常告诉舒云某某的妻子原先是学英语的，现在在一个大专学计算机。

还有几个人的妻子改行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等等。言下之意，还是希望她改行。

舒云能理解刘力的苦心。如果她能改行，学习一种社会普遍需要的技能，不光是愁找不到饭碗，还可以夫妻生活在一块，互相支持和帮助，维系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前途。或许比自己单枪匹马到哈佛去闯天下更为现实。她不知道，如果她放弃去哈佛的机会，自己会不会后悔，更加不知道，如果自己把事业的重心放在丈夫和未来的孩子身上，万一丈夫的事业上不顺利，孩子不成器，她又该怎么办呢？

她心里矛盾极了。当她低头沉思着走进家门的时候，刘力正在计算机上编程序，听见她进门，头也不抬地说：“怎么一大早就不见了？快点帮我弄点东西吃，我饿极了。”

“我想跟你谈谈念书的事。”舒云给他弄早餐，一边犹豫怎样跟他说。

“以后吧，以后吧，我要赶到学校去呢！今天早上我有课。”刘力一边说，一边匆匆关掉了计算机。

舒云只好闭上了嘴。看着他急急忙忙地吃着早餐，估计他中午又不回家了，赶紧准备了一个汉堡包，放进她的书包里。刘力匆匆抓起书包，冲出了家门。舒云独自站在门口，心里觉得闷闷地。他那么忙碌，似乎自己也应该有什么事情一本正经地忙碌忙碌。她想跟人谈谈心，又不知道找谁。梅芯吧，如今变得太现实了，说不定她跟本就觉得自己的梦想是多余，她摇了摇头把梅芯放到了一边。想来想去，决定去找威勒太太聊聊，听听她的意见。

威勒太太是一个非常善良，厚道的老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总是非常真诚地给中国学生提供帮助。自从在一次宴会上和她见面以后，舒云就深

深地为她那种宁静、淡泊的心灵所吸引，很快就和她成了真正的朋友。

虽然她们的信仰不同，社会背景和经历都有很大的差异，在许多事情上甚至很难互相理解，这都不影响她们成为朋友。或许正是她们之间的差异，使她们的友谊不断地爆出思想的火花，吸引她们共同探讨人生、社会等等玄妙的问题。

每次到老太太家里，舒云都感到空气中洋溢着一种安祥和諧的气氛。这次也不例外，老太太正在花园里种花，见她来了，就高兴地招呼她一起劳动。舒云知道，摆弄花草是老太太重要的健身项目之一。

这花园，好象是一块色彩斑斓的地毯，高低参差，仿佛于漫不经心中显现出一种引人入胜的风情。草地极其肥腴滋润，院墙边上有一个小玫瑰园，盛开着姹紫嫣红的花朵。石阶旁的书带草长得姿意旺盛，屋檐下垂着许许多多的白的和红的蔷薇，屋旁的树上，挂着一个鸟食盒，不时有些过路的鸟儿们咕咕地叫着，停下来，啄着金黄色小米粒。

一只松鼠跑来捣乱，吓走了鸟儿们，主人家的狗看见了，生气地从屋子里冲出来，汪汪地叫着，直到吓跑了松鼠才罢休。

“这狗也知道保护小动物啊？”舒云看那狗很有趣，问。

“她什么都懂得，比人还尽忠守责呢！”老太太非常怜爱的摸着狗的头说。“进屋去坐坐吧，你也忙了半天了。”

老俩口都工作了一辈子，退休的时候，两人加起来年薪二十万，可他们的日子过得很简朴。房子不大，家具也很简单，除了几个大书柜以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墙上挂的一幅油画。画的是漫山遍野的红叶，一股清凉透明的溪流静静地从树丛中穿过。看得出，作画的人技巧不是很娴熟，却已经流露出一种宁静以致远的神韵。

“这幅画真不错！”舒云仔细地端详着画，由衷地赞叹着。

“谢谢你的夸奖。我呀，退休了，闲得慌，到绘画班学了几天，才画了这个。等我把这个绘画初级班学完了，我还准备去上中级班，高级班，将来，还想上艺术学院呢！”老太太听到人家夸奖她，来情绪了。

“您是不是觉得人必须有所追求？”看着老太太白发苍苍，容光焕发的样子，舒云若有所思地说。

“当然了，没有追求，生活不就没有意义了吗？”老太太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如果你的目标和你丈夫的意见有冲突，你怎么办呢？”

“交换意见，争取他对你的支持。”她认为这很简单。

“如果他不肯支持你呢？”舒云带着殷切的期盼说。她知道，老俩口的夫妻关系是非常和谐的，结婚几十年了，两个儿子也都长大了，离开了家，老俩口互相扶持，互相照顾，一种甜美和谐的气氛始终弥漫在他们中间。

“那就服从他。”她带着一种乐天知命的微笑说。

“那为什么？你们不是强调女性要独立吗？”舒云有点失望地问。

“《圣经》上说，男人是家庭的领导，我们应该服从他们。”老太太很自然地说。似乎在她看来，夫妻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女人作些让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老太太关切地看着她。

“是这样的，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当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现在，我终于找到这个阶梯了，哈佛大学的新闻系同意吸收我入学。”

“那不是很好吗？”老太太很高兴地鼓励道。

“我丈夫希望我不要离开他。他觉得学新闻不实用，记者也很辛苦，不如学一门实用科学，在那里都能找到工作，将来可以跟他在一块儿，不至于劳燕分飞。”

老太太沉吟了。夫妻生活在一块儿，为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不过舒云的追求也很有意义。她沉思了半晌，终于下定了决心，说：“夫妻不能分居，你还是应该跟随他一起生活。”

为了家庭，女性总是要作些牺牲的。”

“真……的吗？”舒云说，声音小得连她自己都快要听不见了。

“你来瞧瞧，”老太太把舒云带到一个柜子前面，上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她指着一张黑白的放大照片说：“这是我得到医学硕士学位时候的照片。本来我还准备念博士，后来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我们相爱了，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我就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跟着他来了。起初，我还以为我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个医生的工作，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不需要医生，只需要护士，我只好改行了。当时我心里很难过，现在，我很高兴我的选择，我得到了一个甜蜜温馨的家，这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

老太太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舒云深深地为她所感动了。她似乎比那些一般意义上的女强人幸运多了。她的内心是那样的平和，自然，单纯，不管世界上有多么纷乱嘈杂，人世间有多少险恶和不可知，她总是以一颗真诚的爱心对待一切。在她帮助别人时，她的内心得到了更多的满足和安宁。她超然于世界上的一切利欲和纷争之外，生活在她自己的编织的生活环境和精神生活中，从她身上，你根本看不到一般女强人的那些通病，似乎她就是一个绝缘体，那些骚乱，苦闷，寂寞、孤独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她的内心世界。也许，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女强人。她那独特的魅力，渗透到她的整个家庭生活中，使她成为整个家庭的精神支柱，因为有了她，这个家才有了生气，她家中的每一个成员才能够强壮地站起来，毫无畏惧地面对世界上的一切挑战。也许一个女人的强壮，并不在于她是否出人头地，而在于她是不是有一个强壮的肩膀，能够支撑起整个家庭，给家庭带来和睦，舒适和温馨，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一个宁静的栖息的港湾。

九

阴错阳差地，梅芯真的跟史蒂文约会了。她跟史蒂文并肩坐在电影院里，眼睛看着屏幕上耀眼的大红灯笼，心里却在琢磨着自己的未来。对许阳她是彻底的失望了。一个男人，看见自己的女朋友跟别人约会，却无动于衷，他不是个大混蛋就是丝毫不爱他的女朋友，这种人是绝对不可以托付终身的。

眼前的史蒂文又怎样呢？他是认真的还是一般大学生的恶作剧呢？毫无疑问，跟许阳比起来，他有更多的优点，也更加实惠，也许这就是自己应该追求的新的目标？自己比他大八岁，这能成吗？

电影院里的空调开得太大，梅芯觉得有点发冷，便抱紧了光光的两条胳膊。史蒂文看见了，赶忙脱下自己的长袖运动衫给她穿上。梅芯侧着头微笑着轻轻说了声：“谢谢！”

“不客气。”他玩笑般地用中文说了三个字。

“你还真的会中文啊？你能看懂这部电影吗？你觉得宋莲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物？”梅芯指着银幕说。

“我觉得这个电影很新鲜。一个男人，为什么非要把四个女人养在家里呢？四个人在家里成天吵闹不休，那还不如杀了我。他为什么不到外边去找女朋友呢？那不是要轻松得多吗？”

梅芯愣住了。心想这老美真有两本，能够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随心所欲。她脱口问道：“女人怎么办呢？难道仅仅是受人玩弄，比这些小老婆还不如吗？”

“我不懂你怎么会这么想。女人不是独立的吗？不是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男朋友吗？为什么要说是受人玩弄呢？”史蒂文提高了声音，两只深褐色的眼睛瞪得溜圆。

“嘘……”前排传出了不满的声音。

梅芯赶紧道了歉，压低声音说：“男人女人都自己找朋友，那家庭呢？孩子呢？你们打算拿孩子怎么办呢？”

“我说的是结婚以前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找朋友，结婚以后吗，在上帝面前发了誓，当然是要遵守誓言，爱妻子，尊重妻子，和她一起承担养育孩子的家庭责任吗。”

“这还差不多，是不是你们把对家庭的责任看得很重，所以有许多人为了逃避这种责任，一辈子也不愿意结婚？”

“这话说到我的心坎上了，看来我终于遇到了一个能理解我的中国人了。说真的，你很让我动心，看来我应该考虑是不是应该修改我三十岁以前不结婚的计划了。”史蒂文略带调笑的口吻说。

梅芯的心里砰然一动，但她又无法猜测他的话到底有几分诚意。正好电影结束了，在明亮的灯光下，为了掩饰自己脸上惊喜的表情，她不动声色地把车钥匙交给史蒂文，说：“走吧，送我回家。”

史蒂文没有把梅芯送回家，而是径直开进了一个汽车旅馆。梅芯虽然表示了反对，可是也不怎么激烈。进房以后，梅芯不断地声明不过是坐坐，史蒂文也不反驳，只是冲她笑一笑，神秘地挤挤眼。

梅芯的头脑很清醒。她有点不快地审视着房间里可疑的痕迹，看见史蒂文坐在沙发上向她招手，她也没有理会，径自沉思着走到窗户跟前，打开玻璃窗，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

史蒂文走过来，从背后把她搂住了。梅芯还是没有说话，只是侧着头，淡淡地略带嘲笑意味地看着他。

史蒂文热血沸腾了，他冲动地把嘴唇紧紧地压在了梅芯的嘴唇上。

一切过去以后，梅芯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了。她的额头冒着冷汗，心头乱得象塞满了稻草。她有点害羞地看了看自己裸露的身体，从熟睡的史蒂文怀中溜出来，抓起一件衣服挡住了身子，冲进了浴室。

她感到异常的疲惫和心酸。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试着在没有爱情冲动的情况下把自己卖出去。她一向自以为是个强人，超凡脱俗，在性生活上可以跟男人一样主攻出击，不存在所谓受侮辱受损害情结。可是现在，她的大脑一刻也不安宁地回顾着当时的一娉一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怎样半推半就地滑入谷底。她没有想到，在肢体与肢体的接触中间，那种毫无感情的冷漠和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肉欲追求，会象一把利剑那样狠狠地刺透了她的心，使她突然之间看清了自己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羞愧，失望和凌辱一起涌上心头，各种各样的苦恼不断地包围和困扰着她，使她仿佛跌入了一个伸手不见

五指的万丈深渊。水蒸气充满了浴室，她喘不过气来了。她关掉了热水，然后呆呆地坐在浴缸的边沿。

水蒸气渐渐地散了。浴室里只剩下了一片空白。她的目光茫然地落在镜子上，碰到自己的身影，便嫌恶地赶紧回避了。不一会儿，她的眼光又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认真起来审视起来。那双曾经让她感到得意洋洋的眼睛，现在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象一只受伤的花豹子，充满了哀怨和自怜。细腻的双肩，坚挺的胸部，都蒙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腰部以下的曲线也不再象往日那样柔和，似乎连它们也感染了主人内心的骚乱。

看着看着，她渐渐发现自己的躯体变形了，被分割成了十几个不同形状的块状物体，在空中没有目的地狂乱地飞舞。她惊恐万状地挣扎着，努力把自己重新组合起来。她拼命地抓住正在飞向远方的一块，又回过头来抓住另外一块，她还来不及把它们放在一起组合，又发现有一块正在越飘越远。她害怕起来，急急忙忙地东抓一把，西捞一通，可是越忙乱，她的身体就飘得越远。

她痛苦而愤懑地把头在镜子上撞着，发出了砰砰的响声。这一撞，倒使她的身体重新回到了原位上。她凝神注视着自已，等待着自己的心跳逐渐地变得均匀起来，然后好象突然感悟了人生的真谛一般，迅速地穿好衣服，走出了旅馆。

十

犹豫再三，舒云还是决定去中国餐馆打工了。她仔细地检查自己的白衬衣，蓝裙子和白球鞋，缝上两颗脱落的扣子，从头到脚把自己武装了起来。

这是按照老板要求准备的服装，她决心要认真工作，努力争取自己不被老板辞掉。这倒不是因为她有多么喜欢这个工作，只不过她认为被老板辞掉是很失面子的事情，她宁愿自己辞工，也不能被老板炒鱿鱼。

打工，在餐馆里用笑脸换来客人的赏赐，以前，这对于她，是不可想象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她都是全校最好的尖子学生，她一向习惯于感到别人崇拜的目光，习惯于自己高人一等，常常满足于那种居高临下的地位而悲天怜人，在不危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时候，非常乐意向别人伸出援助的手。如今，这一切都掉了个，她成了别人施舍和恩赐的对象，心头的屈辱真是一言难尽。

她并不愿意别人看见她这种顾影自怜的样子。听到门外的脚步声，她赶紧定了定神，自然而然地显出那种温文尔雅，柔中寓钢的常态。

于青来接孩子了。她做保姆的时间正好和舒云的时间错开，听说舒云要去打工，便自告奋勇地帮舒云看孩子。孩子交给她，自然是比交给别人放心得多，不过舒云还是再三叮嘱，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餐馆在离W A L - M A R T商业中心不远的地方。舒云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轻快地从车上跳下来，告别了刘力，进了餐馆。

老板很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告诉她因为她的英语好，让她做现金出纳兼接外卖电话。现在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清点钱箱。

这很容易，她想，只要钱数与老板交代的数目相符就行了。她打开钱箱，一格一格地点着钱，一张一张地数，最后发现十元一张的多了三张。她估计这很可能是老板的疏忽，就拿了一张小纸条，随手写上：“十元一张的

多了三张。”和那多出的三张票子一起，放进了一个装支票的格子里，然后锁上钱箱，到厨房去找老板。

厨房里只有一个妇女，黑头发，黄皮肤，显然也是个亚裔。她看上去很黑很老成，很难准确地估计她的实际年龄。此刻，她正在挥动着胳膊，把一只只的肥鸡拆成一块一块的。

“你好，我是新来的收银员，你已经开始忙了？”初次到餐馆打工，舒云很怕别人说她故作清高，架子大，便主动热情地打着招呼，竭力让人觉得她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看见那女人没有吭声，就又补充了一句：“你是学生吗？在什么地方念书呢？”

那女人看着她，木讷地摇了摇头。舒云猜想，她大概是不懂英语，便改用中国话问：“你是哪里人？来这儿多久了？”

还是没有回答，显然她也并不是中国人。舒云突然想起这家餐馆的老板是广东人，说不定她懂广东话，便该用广东话问她。

果然那女人愁闷的脸上有了欣喜的笑容。她叽哩呱啦地说了起来。她的话跟广州的广东话仍旧有很大区别，加上舒云所知的广东话也很有限，所以她们交谈还是很困难，不过加上比比划划，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她是越南难民，有着比祥林嫂还要悲惨的漂泊生涯。丈夫死在战争中，她带着儿子，经历了千辛万苦，到了美国。她不懂英语，只好找一些最苦最累，收入又少的活勉强糊口。儿子一天天大了，英语进步很快，学习也很努力。可是他没有父亲，缺乏安全感，总想跟一些强壮有力的人交朋友。母亲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根本就顾不上管他，更不知道他与一些经常聚众斗殴的坏孩子搭上了钩。她看见孩子和一大帮人一起出出进进，还很高兴，以为他有了朋友，有了依靠，是好事，就鼓励他，宁可自己没吃的，也要省出钱来，让他追求时尚，广交朋友。没想到，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了，说她的儿子聚众斗殴，开枪打伤了一个中学生，受伤的孩子躺在医院里要急救，要她负担一切医疗费用，她的儿子还得进少管所。

那女人擦着眼泪说：“如果你有儿子，可千万要看好他，不要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我这孤儿寡母的，还指望他好好念书，找个好工作，我也好有个出头天，这下什么都完了，我可怎么办呢？”

舒云默然了，她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不知道将来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女人伤心地摇摇头，说：“不谈这些伤心事了，我还得赶紧把活做完，我怕老板发脾气。我还得靠他还债呢，可不敢惹他不高兴。”

舒云这才想起来，她来厨房的目的。便问那女人知不知道老板在哪里。那女人不知为什么，突然脸一红，说：“他们都在冰库旁边的小房子里打麻将，这会儿有天大的事儿也不用找他。”

舒云只好回到餐厅，看见老板的儿子神情沮丧地站在柜台旁，眼睛不停地从一件东西移到另一件东西上，好象有什么事情令他非常不安。

“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舒云很恭敬地问。她知道，这孩子今年刚满十六岁，周末也在餐馆做帮忙，他也有资格对她发号司令。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只不过找一张餐巾纸罢了。”

“餐巾纸在这里。”舒云从柜子底下的小盒子里拿了餐巾纸递给他。老板的儿子接过餐巾纸就走了。

快五点了，做跑堂的老板的一对儿女还没有动静，舒云只好独自开始做准备工作。她忙着吸尘、擦桌子，灌酱油。她想，给老板干活，只要勤快，肯干，用心，肯学，就一定不会被辞掉。

客人来了，小餐馆里热闹起来了。客人谈话的声音，跑堂的吆喝声，锅碗瓢勺的叮当声，汇集着热气腾腾的蒸汽和酱油麻油生姜大蒜葱的香味，在餐馆的上空升腾，顺着风飘向远方，引来更多的食客，逗得老板喜笑颜开。

舒云忙得晕头转向了。她刚刚送走一个付完账的客人，又对另一位新到的客人笑脸相迎。她笨拙地忘记了礼貌，既忘记了对走到她面前的客人问好，又忘记了在他们付完款后说谢谢。当她正在应付眼前的客人的时候，电话又响了，她把客人甩在一边，抓起电话，一边问答一边记录，等电话挂了，才想起忘了问预定席位的客人的姓名和地址。老板忙着招呼客人，有时从她身边走过，看着她忙乱的样子，时时不满意地摇摇头。

匆忙中，舒云瞥见了老板不屑的目光，心里更加着急起来。她努力做更多的事情，使自己更加忙碌，可是没想到越忙越乱，越乱事越多。

好不容易高潮过去了，老板请舒云坐一坐，歇口气，准备吃饭，自己开始清理当天的帐目。

舒云这才意识到自己又累又饿。她坐在椅子上，再也不想动弹了。

“怎么少了三十元钱呢？”老板的脸色非常难看，好象看见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品行不端的人。

“我忘了告诉你了，十元一张的多三张。我把它们跟支票放在一起了，还有一张小纸条在一块儿。”舒云很坦然地说。

老板翻遍了钱箱里所有的角落，可是既没有纸条，又没有那三张十元的票子。老板很愤怒了。他头上的青筋暴起来了，好象一条条青色的小虫在头上爬。

“我知道你们刚出来的人很穷，人穷要穷得有志气，你要是真缺钱用，可以跟我说吗，不要打别人钱箱的主意。你以为那三十元是天外之财吗？是我故意放进去试探你的！你就这么不挣气，居然贪这样的小便宜！可你看上去那么纯洁，真是可惜了一付好皮囊！”

舒云被这场意外震惊了，她努力地克制自己，使自己的颤抖不被老板发现，她极为傲慢地说：“我会把钱找回来的，你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

老板鄙夷地连连摇头，说：“以后你不用来了，我可以当那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我可以保证不跟别人提起今天的事情，不过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我不能保证你能在别的中国餐馆找到工作。”

舒云简直气疯了，她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侮辱。她冲到柜台跟前，准备跟老板解释，却在放餐巾纸的小盒子里发现了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十元一张的多了三张。”这就是那张跟钱放在一起的小纸条，她心里忽然有所醒悟，便强压抑着怒火说：“我知道是谁拿了钱，你会为你自己说过的话后悔的。”

她走到后院，找到了那个打麻将的小屋，看见老板的儿子和几个小青年正在打麻将，就走到他们身边。看见她，小伙子们显然很惊讶。

“真没想到，你也喜欢打麻将？你们中国大陆不是不能赌博吗？”看到她进来，老板的儿子讥讽地说：“你要是下海，我愿意送你十元。”

舒云沉着脸，看到他手边摆着三张十元的的钞票和一些二十五分的硬币，心里有数了，低声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老板的儿子心虚地看了看她，低声地嘀咕了一句：“奇怪。”就跟着她走到了门外。

“你拿了钱箱里的三十元钱，现在你自己去给你爸爸说清楚。”舒云以肯定的语气说。

那张狡黠却仍有几分稚气的脸突然地惊恐万分起来。

“我没有拿，你凭什么怀疑我？你冤枉好人！”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我没有钱箱的钥匙，你不能怀疑我。”

他的脸色很难看，激动，紧张，慌乱和颤抖中，夹杂着几分侥幸心理。

看到他的样子，舒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了。她说：“好了，我不跟你多罗嗦了，教育你是你父母的责任。”

她急于洗清满腹的冤屈，她一回到餐厅，不管老板正在跟别人谈话，直率地说：“你儿子偷了钱箱里的三十元钱，你冤枉了我，你应该道歉。”

老板的脸色发白了。他愤怒地说：“我正在跟客人谈业务，你不要在这里碍手碍脚！你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吗？”

“也许我不懂礼貌，可是我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格，不轻易伤害别人的自尊心。”

“你当着客户的面破坏我们家的名声，你还说你尊重别人？你造谣，你给我走，这里养不起你这样的大小姐！”

舒云掏出钱箱的钥匙，扔在了柜台上，转身出了餐馆。外面一片漆黑，她不觉得怕，也不觉得冷，只觉得浑身哆嗦。她不知道，这位餐馆老板有什么权力怀疑她，更不懂得老板有老板的难处，他在雇佣人的时候，要跟各种各样人打交道，不得不使出自己的花招来判断一个雇员的价值。辛辛苦苦地挣钱，养活自己，在赌博中任意挥霍好不容易到手的钱财，便是他的全部精神乐趣。他不明白，也不懂得，这位中国大陆的大小姐，有那么多敏锐的感受，那么多复杂的情绪。更不知道，虽然她身无分文，却心比天高，对于她来说，还有许许多多比钱重要得多的东西，象她那样的人，就是饿死，也不会偷别人一分钱的。

舒云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实在是想象不出，居然有人会怀疑她偷钱，不相信她的品行，她决不要再进中国餐馆打工，也决不愿再受这种侮辱。她要回国，不再受这种冤枉气。

真的回国吗？她又犹豫起来。跨出国门的时候，真是豪情万丈，要在美国闯荡一番事业，现在还没开始就已经打退堂鼓了。她觉得自己很没出息，可又实在是难以咽下这口气，别人打了你的左边一耳光，难道你真的还要陪着笑脸把右边给他送过去吗？她做不到。但是，不打工，学费从哪里来呢？生活费呢？

刘力来接她的时候，看见她哭丧着脸，蹲在餐馆外面的黑地里发抖。

“怎么啦？一个人在外边，不怕歹徒啊？”刘力扳着她的肩头问。

舒云没有回答，却突然扑在刘力身上大哭起来。

“女人哪，女人……”刘力象哄一个淘气的孩子似地宽容地笑着，扶她坐在汽车的前边坐下，说：“我早就料到了，留学生的太太们在外边打工没有不受委屈的，于青刚开始出去打工的时候，一回家就大哭了一场，她丈夫还气得跟老板吵了一架，后来辞了工，在家没事做，快要闷出病来了，只好又出去打工。”刘力说着，连连摇头。“是委屈了你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自己的孩子没有教育好，还不许我说呢？”说

也奇怪，一看见刘力，舒云就觉得轻松了许多，可心里还是有些愤愤不平。

“这是美国的一个通病，父母一忙，就放松了对小孩的教育，所以许多大学毕业的妇女宁愿放弃工作，在家里操持家务，教育孩子，表面看起来，她们损失了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机会，实际上，她们才真正是社会的脊梁。许多男人就是靠着他们的支撑，才得以站立起来。”刘力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接着说：“话说回来了，你这人心太纯，又敏感，是非界线又清楚，你不知道中国餐馆的老板都是很重名声的，当着外人的面说他儿子偷钱，他受得了吗？”

“那没办法，他说我偷钱，我受得了吗？”舒云又气得要哭了。

“好了，好了，林黛玉的脾气又来了。也许你真的不是打工的材料，学什么会计、统计吗，也真委屈了你，浪费了你的才华。当个女作家怎么样？写作，一定很对你的路子，对！”

写作！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作家！我百分之一百地相信你能够成功！”

舒云破啼为笑，说：“其实你还是在为自己打算，写作，就意味着呆在家里，烧饭、洗衣、看孩子，一件也不拉下，对吗？你还是不想让我去哈佛吗！”

“那当然，总得公私兼顾嘛。谁希望跟自己老婆分居，肯定是心怀鬼胎。不象我，一心向着自己的老婆，海枯石烂不变心。”

“得了吧，豪言壮语留着给你的情人吧。”

舒云满腹的冤屈早化做了一腔柔情。

十一

夏日的一个星期天，筹备已久的野餐终于揭开序幕了。讨论了很久，她们终于决定正式地隆重地邀请各自的先生出席。一来是为了免得在高速公路上提心吊胆的开车，二来是野餐吗，人多了才热闹。三来吗，也是为了让女士们有机会显一显身手，让这些先生们尝尝当“家属”的味道。

一大清早，于青就忙开了。她走东家，串西家，把懒虫们从被子里拖出来，又把准备好的食物、饮料一件一件地往车上搬。

于青诈诈唬唬地忙了几个钟头，才把四家十口人加上一位台湾小姐召集到一块。王磊发动了他那簇新的豪华亨达，梅芯、舒云一家子和那位台湾小姐都上了车，玉华家的车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那辆车老牛一般难听地吼着，痛苦地呻吟着，就是不肯挪动一步。吴天雄的脸色难看极了，他忍着心痛，狠命地拧着车钥匙，可是车还是不动，他气得狠狠地捶着汽车的方向盘。

刘力赶紧招呼他们搭自己的车，这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一直到是很好开的，今天是怎么搞的。”吴天雄觉得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心里很恼火，悻悻地解释道。

“可能是天气的原故吧。”刘力赶紧转弯说：“其实你那辆车是真合算，才五百元，又没花过修理费，你是真会买东西。”

玉华和吴天雄都笑逐颜开起来，这话说到他们的心坎上去了。吴天雄高兴地说：“你可真不愧是学计算机的，连说出来的话也是用计算机精选出来的吧，这么动听。我是不会买王磊那么贵的新车。别说现在没钱，就是有钱啊，我也不把钱花在汽车上。”

“我知道你把钱花在哪里。”刘力笑着说。

“哪里？”玉华赶紧问。

“中国银行。你们是胸怀绿卡，放眼中国呢！”于青从她丈夫手里接过一个大苹果，刚咬了一口，听见他们谈话，便抢着回答。

玉华夫妇不置可否地笑了。

汽车驶进了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著名的沼泽森林。举目望去，到处是一片粗犷豪放的天然景色。差不多已经是正午时分了，骄傲的白桦林仍旧高高地耸立在低矮的灌木丛之上，抗拒着夏日的骄阳。欢乐喧哗的叶丛，哗哗地摇曳着，提醒人们正是它们的功绩，才带来了大片的阴凉。阳光在叶子与叶子的间隙中流动，在地面上洒下一片片斑斑点点。

夏季的炎热在这里荡然无存，树丛里散发着甜甜的花香和青青的草香。

玉华的女儿一跳下汽车，就拉着她的母亲往树林深处走。四条汉子们也纷纷张罗着，前前后后地忙碌着，每个人都急于显示他们新近学来的绅士风度。也许是远亲近疏吧，台湾小姐似乎是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几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地簇拥着她走进了沼泽森林的深处。

梅芯的眼眶深陷，仿佛在几个月之间老了许多。她试着跟玉华母女搭讪，玉华却拉着女儿头也不回地走了。细心的王磊看在眼里，瞅了个机会落在后边，等梅芯到了以后，就拉着她一起走进了树林。

“这可真是奇迹！他们俩还能和好。你可真有能耐啊！以后谁家的夫妻关系出了问题，还请你去调解。”于青兴冲冲跑到舒云身边，说。

舒云刚想申辩，就被玉华打断了。

“你呀，怀孕了，还这么跑跑颠颠地，也不注意一点，这一胎要是又掉了，你老公可就有话说了。”玉华关切地说。

于青有点脸红了。她轻轻地摸了摸微微耸起的肚子，笑了。

“不考艺术学院了吗？”舒云问。

“不考了。决定在家当太太，看孩子了。以前在国内老是忙着训练演出，怀了两个月的孩子都流产了，现在好了，想开了，事业，可望不可及，离我是那么的遥远，我何必活得那么累呢？兴许我只有当太太的命呢？你怎么样？不去哈佛了吗？”

舒云笑了。她真佩服于青的达观和乐天知命。活着，各人有各人的方式，也许不管是谁，当她或者他顺应命运的安排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轻松。反过来说，如果总是不断地跟命运搏斗，便会活得很累很累。她觉得自己既没有那份闲云野鹤班的潇洒，又丢不开家庭，便只好选择一个两者兼顾的目标了。便说：“哈佛是去不成了。一来是不想两地分居，二来我很怕耽误了孩子的教育，三呢，也因为没钱交学费。罢了罢了，死了这条心了。”

不过我想试试写作，反正只要一只笔就够了，不受条件限制，能成不能成很难说，不过至少目前我有一个目标。你们说呢？”舒云反问道。

两个女人突然沉默了。过了半天，于青才说：“看来我还是得跟自己找点事做啊。……”

她们在森林里慢慢地走着，颖颖领着昊昊边走边看着路边的牌子，不断地用英语给昊昊解释上边的字和图画，告诉他森林里动物和植物的名称，生活习性。颖颖象一个小老师那么认真，昊昊却象一个被链子拴住的小狗，不停地蹦来蹦去，一有机会，就挣脱了束缚，掏树洞，追松鼠。颖颖急了，

冲着昊昊喊：“YOU ARE REALLY NAUGHTY NAUGHTY BOY.”（你真是个调皮的家伙）

“她现在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呢！”玉华不无自豪地说。

“她的中文怎么办呢？如果你们真的打算回去？”于青心直口快地说。

一丝愁云涌上了玉华的脸庞。“我想请你教她中文。”她对舒云说。“只要你能保证教好她，一个小时十美元我也干。”

“那你不是更加要吃开水泡饭吗？”舒云正扶着于青跨过一断倒下的木头，说：“这样吧，我义务服务，不收你的钱。不过话得说回来，这上课是一回事，管不管用是另外一回事。语言这东西可不是光靠上课能够解决问题的，要靠大量地不断地语言实践。”

玉华非常失望。她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没想到不管用。刚来的时候，女儿不会英语，象只丑小鸭一样处处受人欺负和嘲笑，她在暗地里不知淌了多少辛酸泪。现在女儿能听也能说了，可是中文又忘得差不多了。这可怎么办呢？以后要是回国，她怎么赶得上那些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孩子呢？这来来去去的，把孩子折腾得多么难受啊！孩子他爹说得简单，把孩子留在美国，让她自己管自己，那怎么能行呢？他简直是疯了，孩子留在美国，出了事情怎么办呢？吃的、住的、用的，她怎么弄得过来呢？她真是不知道自己上一辈子做过什么孽，这一辈子老是动荡不安，漂来漂去，弄得孩子也跟着受罪。

想着，想着，她胃里的苦水又翻上来了，她强咽下一口气，揉了揉胸口，勉强地微笑着，看着舒云。

舒云连忙把她扶到阴凉的地方坐下，又给她倒来一杯果汁，看着她慢慢喝下，这才开口说道：“你别着急，我不是不愿意跟她上课，我只是说除了上课以外，还要经常地实践。你女儿很聪明，反应快，只要注意在家里一定要讲中文，经常看中文书，她肯定能学好的。”

“我是怕她赶不上国内的孩子。你知道现在国内的孩子学习抓得多紧啊，将来她要是考不上大学，可不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把她给误了吗？到美国几年，挣了一点钱，倒耽误了孩子，不合适啊，不合适。”玉华连连摇头说。

“你放宽心吧，你这孩子天份高，她又肯努力，说不定她能把两种语言都学好呢？在国内的孩子想学英语都没有机会呢！”舒云又劝道。

听到别人赞扬她的孩子，玉华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小路上，树木越来越密，五颜六色的鸟儿也越来越多。偶尔，还有几只小鹿在远方跳来跳去。王磊和梅芯的身影在树丛中时隐时现。

“我说王磊可真是没志气。都到这地步了，他还愿意要梅芯？其实他要是回国去，肯定能找到比梅芯漂亮的呢！”玉华有些愤愤不平地说。

“那倒是真的，你没见现在这些留学生的妻子一个比一个漂亮吗？”于青似乎也有同感。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什么办法呢？也许这就是爱情吧。真正地爱一个人，你就能宽恕他的一切。经过这么多的变故，梅芯也会比较成熟起来，她会珍惜今天的生活的。”舒云好象有无限感慨地说。

不知不觉地，他们来到了林子边沿。高大的白桦林渐渐被一大片深绿色的松柏所取代，再往前走，穿越了一大片长满鹿蹄草和蔓虎刺的沼泽地，便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泊。

大约是受到湖水的诱惑，男士们都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了。吴天雄是个有心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钓鱼杆，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不迫地钓起鱼来。

“我在北大荒的时候，有一次钓了一条二十斤重的大鱼呢！”吴天雄有几分得意地说。

“那算什么，我有一次钓了一条五十斤重的！”王磊也不甘寂寞，加入了神吹的队伍。

“我有一次打死了一只花豹子！”刘力笑咪咪地不慌不忙地说，把这场吹牛大赛推向了极端。

“我还不知道，我嫁了一个现代武松呢！”舒云笑着揶揄道。她知道，如今吹嘘自己的过去已经成了留学生的一种时尚，反正过去的事情别人都不知道，吹一吹既能满足膨胀的自尊心，又不容易被人识破。

一条红色的大鱼从水面上跳起来，足足有两尺来高，又重重地落下去了，水花差点溅到了人们身上。

大人小孩都激动起来，于青的丈夫开始后悔没带钓鱼杆，吴昊急得直跺脚，大喊大叫地要抢过吴天雄的钓鱼杆自己钓。刘力拿他没办法，又怕他把鱼吵走了，只好跟他折了根树枝，权且当作钓鱼杆。好在吴昊并不计较，他一把抓过树枝，急急忙忙放进水里，有模有样地钓起鱼来。

这里的鱼儿多极了，它们常常跳出水面上抓虫子吃。不知是什么东西作怪，不管吴天雄怎样努力，鱼儿就是不咬钩，不仅如此，它们还在钓鱼杆旁边晃悠，似乎是有意示威，嘲笑他的无能。吴天雄渐渐地烦躁起来，冲着玉华说：“我叫你别动鱼钩，你偏要动，你看，现在出了毛病了，不光鱼儿不上钩，连鱼饵也浪费了。”

空气突然冷却下来，大家都很尴尬，不知该说什么。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舒云故意指着一直沉默不语的梅芯，打趣说：“其实不是鱼钩出了毛病，也不是钓鱼的技术问题，只是因为这儿有一位沉鱼落雁的美人儿，鱼儿不好意思上钩呢！”

大家哈哈的笑起来，吴天雄趁势收起了钓鱼杆，说：“这样看来，今天是吃不成鱼了。”

终于，大家都玩累了，肚子咕咕叫起来了，纷纷要求找地方吃东西。几位太太到底是伸手不凡，只见她们忙了一会儿，就随着野炊的烟雾传来了一阵烤肉的香味。男人和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抓起滚烫的鸡腿就往嘴里送，烫得哇哇直叫还在叫“真香，真香！”

喝足了，吃饱了，一个个的小家庭意识就暴露出来了。一对对的人悄悄溜走，各自休息去了，唯有舒云，陪着那位台湾小姐。她们靠在一棵大树下坐着，享受着饭后的恬静，有一搭没一搭地海阔天空地闲聊。

“你找到了解决三角难题的钥匙吗？”议论了半天的海峡两岸的电影观感之后，张静媛重提上次的谈话。

舒云摇了摇头，说：“这实在是个太复杂的问题。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过我想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夫妻双方多多少少总要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夫妻双方都乐于接受的新的生活秩序。任何一方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都是家庭关系的毒药。一个家庭，也许最重要的是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和理解吧。”

“有意思，与台湾的某些家庭伦理学家的观点有某些共同之处。你这种

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呢？道家？儒家？还是西方某种现代派哲学？”

“什么也不是，也许只是一个大杂汇，也许只不过是理想与现实妥协的产物。你呢？有什么打算没有？”

“你是指我的生活吗？我现在还是个单身贵族，我觉得很自在。将来也许结婚，也许不结，一切都随缘吧。缘份到了，自然会水到渠成，缘份未到，强扭的瓜也不甜。你说呢？”望着蓝天上的白云和眼前摇曳的树叶，张静媛很洒脱地笑了。

“有点意思。”舒云说。

昊昊不知从那里钻出来了，从背后悄悄地捂住了舒云的眼睛，一双温湿的小爪子弄得舒云痒痒地，她禁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她拨开儿子又黑又脏的小手，拦腰抱起他，把他扳倒在自己腿上，按住他胡乱挥舞的四肢，在他胖乎乎的，圆圆的，仍旧散发着烤鸡的芳香的脸上印满了亲吻。

刘力站在他们身后的树下，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那方方的博士帽

白帆

—

“昨天的晚间新闻你们看了吗？又有六百多中国人偷渡到美国呢！这些人真可怜，在海上漂了几个月，从没洗过澡，二百多人挤在一个船舱里，只有一个马桶，里面又臭又脏，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人员都不敢上去呢！”周宏明走进机房，对正在闷着头编程的吴萍和程伟说。

“我真不明白这些中国人中了什么魔法，发疯似地往美国跑，跑到这儿来，美国不让进，推给墨西哥，墨西哥也不愿意接，困在海上，不死不活地，为什么他们就这样甘心让人作践呢？就是偷渡成功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在中国城给蛇头当奴隶！”程伟说。这些天，美国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偷渡客的情况，对于这些人蛇，他的在感情上很矛盾，就象自己的亲友突然有什么短处暴露在人们面前一般，有一点同情，又有一点怜悯，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

“还不是听了那些蛇头欺骗性的宣传，以为美国真的遍地是黄金。他们是不知道，也不相信，别说他们那些偷渡打黑工过日子的了，就是我们这些博士硕士又怎样呢？还不是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吗？”吴萍插进来说。她为他们的愚昧无知感到愤怒。

“你们看过周励写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没有？人家可是成功者。你们哪，就是爱怨天尤人，真没出息。”陈磊突然插了进来，他一边怪腔怪调地挖苦人，一边看着计算机网络里的信息。

“这里有一段是关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你们听听。”吴萍读了起来。“这是一本充满暴发户的骄矜与浅薄的书。它只不过是作者为了炫耀自己，满足自己成名欲望的产物。它象一剂可卡因，促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盲

目地燃起他们的美国梦，追求他们心目中的海市蜃楼。”

“说得对！就是暴发户心态，挣了几个钱，自以为了不起，写自传，自吹自擂一番，登几张名人照片，拉大旗做虎皮，什么德行！”

“你们哪，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得了吧。”

“我倒不是嫉妒她的成功，我在想，现在国内有许多人根本不了解美国，就象许多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一样，本来这也没什么，隔着万水千山，各自站在地球的一端，各人过各人的日子就行了。可悲的是许多中国人都有一种可怕的盲目崇拜心理。以为美国就是人间天堂，不懂得在美国更需要的毅力和勇气。”周宏明拉过一把椅子，在窗口坐下说。

“对了，昨天我跟一个马来西亚的华裔吵起来了，他说大陆留学生到美国是一步登天，好象他们到美国就是艰苦奋斗，我们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只会感到满足和享受。你们说可恶不可恶？”吴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事都觉得好玩，她说：“对了，下回他再这样说，你们就帮我去吵，怎么样？”

“许多人都有这种偏见。其实大陆留学生在西方的生活，比其它的亚裔留学生要困难得多。也许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都更能吃苦，可是我们不仅要跨越东西文化的差异，还要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的鸿沟，我们赤手空拳到美国，面临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等各方面的压力，比台湾和香港留学生更大，我们的奋斗比别人更为艰辛，我们的生活，有着比别人更加难以言说的隐忧和痛苦，我真希望有人能够写一写成千上万的留学生苦苦挣扎的情形。”周宏明越说越激动了。

“我说啊，你这人总是不实际。如今人人自顾不暇，谁还有心思写什么东西呢？再说，写东西有什么好处呢？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换绿卡。”

“周宏明，你不是写过小说吗？你为什么还不写呢？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写文章的人都报喜不报忧呢？难道这也是四人帮的余毒？”

“我想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吧。比如说你吧，你妈要知道你天天在餐馆打工，被人呼来唤去的，会不心疼吗？你要是毕业了，找不到工作，你会告诉你以前的那些同事吗？你难道不怕别人说，真是没出息，你看人家谁谁，哪一个不是年薪五六万，你怎么才混成这样呢？”

“往家里写信自然是拣好听的说，省得他们老是担心。”

“诸位！报告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出了大事故了。张文华出了车祸，人被送到了医院，一直昏迷不醒。”田方从门外走进来说。

大家面面相觑。一股寒流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命运的无情和不可知令每一个人不寒而栗。昨天，张文华还在这里打印求职信，大家还给他出了许多找工作的主意，没想到今天就昏迷不醒地躺在医院里。

当周宏明和机械系的同学们抵达医院的时候，手术室的门口已经站满了中国人，其中有几个是台湾和香港人。真是“惺惺惜惺惺”，不管这些中国人来自何方，不管他们各自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在美国，他们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和困境。

“真是惨透了，车祸之后，他一直昏迷不醒。医生说是脑受伤，有生命危险，弄得不好成了植物人。”

“哪可糟糕透了，找到肇事者了吗？”

“对呀，至少能捞到一大笔赔偿吧。”

“什么呀，你就知道钱，当事人一直昏迷不醒，车祸的另一方说责任在

张文华，谁又能说不对呢？”

“那就糟透了，他得自己付医疗费、住院费，如果对方再装一下孬种，说他受了伤，在医院里住起来，还得付他的医疗费，那可是天文数字啊！”

“这下张文华一家子可惨了，要是他真的成了植物人那就更惨，他没工作，住院费一天是三百多，谁养得起呢？我看只好送回国内去。”

“说得轻巧，回去？哪个单位会接收？你拿了博士、博士后，年轻力壮，兴许是个香饽饽，成了废物，谁可怜你，你没看见深圳广州组团招收留学生的章程吗？净要三十五岁以下的，连我们这号四十出头，好胳膊好腿的都不香呢？”

听着这些议论，周宏明心里烦透了。也许他们说的是实情，是冷酷无情的谁也无法面对的实情。钱，这个令人诅咒的字眼，在这个金本位的国家里无限地膨胀起来，它魔鬼般的魅力，逼得多少人无可奈何，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驱使多少人挺而走险，堕入万丈深渊啊！

想到这些，他更加着急和担忧起来。他得尽快找到张文华的妻子黄秀丽，或许得发动同学凑点钱，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挽救文华的生命。

穿过人群，他在靠近手术室的一个角落看见了黄秀丽。她的旁边，还围着好几个女人，她们都眼圈红红的，好象在陪着她掉眼泪。

她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五官还算端正，可是周宏明每次看见她，总是暗地里为张文华难过，他觉得这女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俗气，和张文华一点不般配。眼下，她虽然两眼都哭红了，可是仍旧穿着大花大朵的衣服，戴着耀眼的珠宝首饰。

黄秀丽已经看到了他，眼里流露出幽怨和焦急。她显得软弱无力地看着周宏明，以悲痛欲绝的声音说：“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周宏明跟着她，左弯右绕地走过了手术室门口的人群，她一边走一边不忘有礼貌地跟人们打着招呼，步态矜持地走进医院门前的花园。一根开着白花的树枝挂住了她的项链，她一把扯断了树枝，树上的白花纷纷往下直掉，她生气地看着下坠的花瓣，恼怒地说：“该死的，连你也跟我作对！”

花园里风很大，周宏明找了一块无人的地方，自己迎风站着，用宽大的躯体挡住风，把避风的位置留给她，简单地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挽救文华的生命，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吧。”

“你是文华最好的朋友，我在美国无依无靠，一切都指望你了。”她开始伤心地哭起来。

周宏明扶着她在凳子上坐下，安慰她说：“只要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她抹了一把眼泪，开始非常仔细地打听美国医院的医疗费用情况，然后询问一切可能代为支付医疗费的途径。当她知道她可能会有几万美元的帐单，或者是一个可怕的天文数字时，她呼天抢地地哭了起来。

“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哪里背得起这么重的担子哟！”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着：“自从嫁给他，我就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他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在外边一点用都没有，又不会搞关系，又不会做人，结婚的时候连房子都没有，害得我跟他的父母挤在一间小房里，夜里翻个身都不自由。好不容易分了房子，他又不能把我调到附近，害我天天跑月票，每天要在公共汽车上站三个小时。后来好不容易调了，他不好好过日子，又闹着要出国，把孩子和家务都推给我，出了国，钱又不够，害得我天天打工，没有办法，我只好同

意把他母亲接来，照顾老二，这好，如今他躺在医院里，留下这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和一家老小，叫我怎么办呢？”

“是挺难的，留学生都出不起这么大的事故，何况你们还有一家老小。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周宏明叹了口气说。“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只好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还有这么多中国同学呢。目前最主要的是要保证医疗抢救顺利进行。你们在银行里还有多少存款？”

“你是知道的，我们哪有存款。银行里不过是五千块钱罢了。这点钱可得跟我留着，不能都付了医疗费。我不懂得银行的规矩，你去一趟，帮我清一清，把他的户头关掉，留下我的名字就行了。”

周宏明踌躇了半天，说：“五千美元总是不够的，你们还要维持生活。债，兴许可以想想办法找朋友募捐，他的母亲大概可以送回国，也好节省一点开支。”

“你要真能帮忙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可是你不知道，那个老家伙哭啼啼的，说什么也不肯走。再说两个孩子我也养不起啊！你让她把孩子也带回国吧。”

“我去你们家看看再说吧。”周宏明踌躇着说。

离开了医院，一阵冷风吹来，周宏明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他的心一阵阵发凉，世事的难以预料，夫妻之间的冷漠无情，似乎比寒冬的北风还要刺骨。

张文华的家乱成了一锅粥。

他们一家五口住在学生公寓里。房子是两室一厅，平时虽然显得很拥挤，但是至少收拾得整整齐齐。现在，门口堆满了乱七八糟，散发着各种气味的鞋子，屋子里，文华的妈妈脸色惨白，软弱无力地靠在沙发上，正在伤心地垂泪。有几个中国学生围在她身边。一个女孩告诉周宏明，他们几个刚刚进来的时候，文华的母亲昏倒在地上，文华的小女儿在旁边哭。还好，有个化学系的同学原来是学医的，他忙了半天，文华的妈妈才醒过来。可是一醒来，又伤心起来。

她没有象一般的老太太那样嚎淘大哭。但是比那些呼天抢地的悲痛更令人压抑。她的头发突然间全白了，一句话也不说，表情木然，脸上多出了许多象刀刻上去一样的皱纹。思维好象也停滞了，没有眼泪，两只黑洞洞的眼睛干涩地凝视着洁白的墙壁。

“您放声地哭出来吧，您哭出来我们会觉得好受一些，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啊！”周宏明抱着老人那衰弱的身体冲动地说。

老人抱着周宏明放声大哭起来。

这一切都使得三岁多的丽莎异常地烦躁不安。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间没有一个人理睬她了。她试着哭了几声，可是还是没有人理睬她。她真的生气了，开始扔东西。桌子上、书架上，几乎所有她的手能够碰到的东西，都被她扔到了地上，可还是没有人理睬她。

她更加生气了。她看见了镜框里她父亲的毕业照。她爬上沙发，踮起脚抓住它，谁知没站稳，连人带东西从沙发上摔了下来，她哇哇地哭起来。毕业照像框上的玻璃破得粉碎，那顶曾经带给文华多少希望，给他们一家带来多少欢欣的方方的博士帽，如今粘满了碎玻璃，象一个残破的梦，黑沉沉地，冷冷地压在文华那微笑的脸上。

张文华的人生，充满了坎坷，用他妻子的话说，是个“倒霉蛋”。

他出车祸的时候，还差三个月就满四十二岁了。他的祖辈是几代翰林的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往日本留学的官费生，回到湖北之后，在新军中酝酿起义，投入大笔祖产作为活动经费，是震惊中外的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后来，孙中山先生逝世，时局混乱，军阀连年混战，他对政治斗争完全丧失信心，便离开政坛，搞实业救国，却屡试屡败，赔光了祖宗数代留下的家产，逐渐心灰意冷，消沉颓唐。四九年他突然抛妻别子，只身跑到香港，从此便如泥牛入海，音讯杳然。

文华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老实本份的军人。他是黄埔六期生，但是造化弄人，不但没有使他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反而成为程潜手下的一个文官。因为他不是程潜故乡湖南人，又不会拉关系，在程潜手下也不甚得意，干了几十年，四九年的时候，才刚刚爬到少将。当时有朋友劝他到台湾去图发展，他本能地感觉到台湾僧多粥少，老蒋惯于排斥异己，而且故土难离，就留下了。遇到程潜投向共产党，他是程潜的部下，自然而然成了个“起义人员”。

文华一直没弄清这“起义人员”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知道别人老说他成份不好，他得夹着尾巴，不能象那些干部子弟那样趾高气昂。他是独生子，可是却没有继承他爹的老实秉性，却象他爷爷似地，老不认输，喜欢穷折腾。

他还有一个特点，可能也是从他爷爷那儿继承来的，就是他的良心永远高于他的利欲，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从良心出发，去分析、判断周围的人和事，往往得出与大众意见相反的结论，所以，他总是与社会、与人格格不入。不过他的脾气好，能容忍，能让人，有事往往闷在心里，很少跟人直接发生冲突。

他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一起下放的同学都知道竭力巴结当地的有权者，例如公社书记、大队长、小队长之类的人物，他却不理睬那些，有空就关起门来读书，结果很现实，那些会巴结人的，一有机会就回城了，剩下他，什么招工、推荐上大学，怎么也轮不到他头上，他在农村一呆就是八九年，直到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他才有机会大显身手，以数学物理两个满分考进清华大学机械系。

那时的大学生，已经不单纯了。许多人都是久经风霜的老油条。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就忙着编织自己的关系网，象夏夜的蚊子老缠着灯光一样，竭力巴结北京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们。好在北京是个官僚云集之地，这些人大有驰骋的余地。有些同学以此为荣，一有机会就大吹大擂，如数家珍似地告诉大家，和某某名人感情多么深厚，曾经到过某某家中做客，令那些无缘攀上大人物同学羡慕不已。张文华却一点也没改老脾气，他对这些视若无睹，每天呆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后来他毕业了，被分配回故乡的省工业厅。

毕业后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找对象、结婚。理由很简单，他已经三十多岁了。清华大学的文凭和大机关的工作，都给他带来了桃花运，他的家庭出身不再使人退避三舍，有位姑娘勇敢地向他发起了进攻，他丝毫没有意识到结婚对于他的人生是多么关键的一步，就糊里糊涂地落入了网中。

结婚的时候，他对未婚妻的了解得并不多，也不太懂得女人的心理，

只是觉得生理上、生活上有那么一种需要，而且也是一种社会习俗，如果他不结婚，就不断地会有热心的同事、朋友以及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给他介绍对象，他觉得那也挺麻烦的。既然他所有的朋友和同学都结了婚，为什么他不结婚呢？于是他结婚了。

没想到结婚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烦恼。蜜月就不美满。他没有办法搞到自己的房子，只好跟父母挤在一间屋子里。一个大帘子把房间隔成两半，他们在里，父母在外。虽然这常常使他对父母抱愧，可是却使老婆不满。老婆开始不断地制造事端，要求他照顾自己，要求他一定要显示出爱她胜过爱他的父母。他常常在母亲和媳妇之间痛苦地徘徊。

在烦恼和怨恨中，女儿诞生了。祖父母欣喜若狂，奉为掌上明珠，倾尽全力满足媳妇的一切要求，婆媳矛盾缓和了下来。

这时候，他已经厌倦了机关的平庸和单调。他怎么也不习惯那种无处不在的对上级的阿谀奉承，更不能忍受那些人把编织关系网置于一切之上的作派，一些同僚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津津乐道地大肆宣传，他觉得度日如年。后来，有一天，他到某锅炉厂检验锅炉，厂长热情地接待了他，请他大吃大喝以外，又送给他三千元的红包，厂长还告诉文华，他的小舅子是文华的顶头上司，国家工业部部长是他的老上级，只要文华能够跟他们厂处理好关系，保证他今后官运亨通。绕了许多圈子以后，厂长要求文华在质量合格证书上签字，使价值三十万人民币的不合格产品能够作为正品过关，他却不识好歹，固执己见，最后终于跟厂长闹翻了，拂袖而去。

当天晚上，张文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苦苦思索着自己的出路。他不是个好吃懒做的人，机关的生活只能够消磨他的精力和意志，除了学会昧着良心以外，他将一事无成。

他决定了要考托福出国。

决心虽然下了，可考托福对于他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中学时期学的是俄语，虽然在大学里学了两年英语，可是只不过学了一点皮毛，离六百分还差十万八千里呢。好在他有毅力，他就抓紧一切时间硬啃。工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他就考了五百多分，一位早两年出国的同学为他在美国找到了经济担保。虽然这经济担保说好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并不提供一分钱，但这个至关重要的法律文件为他敲开了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大门。于是他踏上了新的征途。

说来很惨，张文华跨出国门的时候，他们单位的同事居然没有一个人送他，就连平时关系很好，无话不谈的同事兼朋友，也都回避了。也许是妒忌，也许是对他个人有什么意见，这件事令张文华百思不得其解，长期不能释怀，到美国后多年还是一想起来就觉得凄凉。他猜想，如果他那次不是出国，而是倒霉，断了胳膊少了腿，反而会有许多人来看望吧。喜欢看人家倒霉，不喜欢看人家走运，这也是长期坐机关的人的一种阴暗心理和自我安慰的方式。

刚到美国的时候，张文华象许多中国人一样，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当然，从物质上来说，是张文华最困难的一年。他两手空空，全部家当就是出国前在中国银行用人民币换的三十几个美元和两箱子行李。托福分不高，没有奖学金，又没有经济后援，他得靠在学校餐馆打工交学费，勉强维持生活。

打工的时候，他遇到了周宏明。这是个长得很潇洒，一表人才的小伙子。他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英国英语。他曾经只花了三年的时间就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可是毕业后花了两年都没有找到工作，只好到这个州立大学，转学计算机。

周宏明的英语虽然好，托福考了六百多的高分，可是计算机是热门专业，他申请不到奖学金，还是得打工。也许是投缘，他们俩一见如故，在打工时互相帮助，学习上互相促进，生活上互相照顾，就象下放农村时一个小组的知青一样。

他们合租了一套公寓。俩人挤在一间房里，把另外一间租给了一个老美。他们想得挺美，认为这样既能节约，又能学习地道的美国英语。

广告一贴出去，就有老美来应征。两个老中，都是书生气十足的人，不懂得美国人签合同那一套，也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的权力，没有提任何限制性条件，就答应了。结果那人有一条又高又大的狗，狗长时间没有洗澡，浑身臭哄哄地，弄得满屋子的臭味，两个中国人连饭也吃不下。

请神容易送神难。那老美原来住进来的时候，是签了半年的合同的，现在合同没到期，要请他走，只有不收他的房费。这还不算，那老美还是气鼓鼓地，说他们不懂规矩，故意打了二百多元的长途之后不付款，溜之大吉。

“吃一堑长一智”，他们学聪明了一点，在出租广告上加了一条：“不能养宠物”，果然就省掉了关于宠物的烦恼了。第二个人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青年，浑身散发着青春的热情与朝气，淡褐色头发，蔚蓝的眼睛，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一套洁白的运动装裹着他肌肉丰满的躯体。他说话彬彬有礼，富有绅士风度，看得出来，来自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他们俩一看见他，就喜欢上了，当时就决定了把房子租给他。

小伙子带着一大堆健身器材进了门。他一进门就做了一个标准的拳击动作，说他正在学习拳击，准备参加奥运会。张文华吓得悄悄地对周宏明说，可千万别把这小爷惹火了。

不过还好，小爷除了大大咧咧地吃他们放在冰箱里的食物外，平时挺随和的，常常跟俩老中开玩笑。只是周末的晚上俩老中就苦了，小爷要开晚会，那帮哥们姐们又唱又跳又叫又闹一直要搞到深更半夜，有时闹够了，就地一歪，男男女女倒在地上就睡着了。

开始的时候，俩老中还觉得挺新鲜，也跟他们一起聊一聊，玩一玩，可是毕竟是快四十的人了，觉得这么闹下去索然无味，功课又忙，还要设法挣钱，只好躲在学校里通宵做作业。

那段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的，张文华却不觉得苦，反而很舒畅。他这人很奇怪，好象天生就是读书的材料。一拿起书本，心也静了，气也顺了，精神就来了。相反，当他走向社会，他却老是象个小脚女人，人际关系处不好，伸展不开，总是挨上司的白眼，老婆的骂。

根据学校规定，他每周只能打十八个小时的工，于是他把剩余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上，第一个学期结束，他就拿到了全优，第二个学期，就获得了全额的奖学金，于是决定把妻子接到美国。

妻子早已在那里抱怨了。她常常写信来，责备他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孩子在祖父母的娇惯下，怎样地没有教养，怎样地跟她没有感情。物价怎样越来越贵，她的生活怎样地越来越难以维持。

父母有时也来信提起媳妇儿回家去发脾气，无缘无故地砸东西，骂文

华没用，不能把她早点接到美国，害她受了这么多的苦，说以前有那么多多的男人追求她，连省长的儿子也追过她，她都没放在心上，她不计较他家庭出身不好，屈尊嫁给了他，哪知他们一家都不知好歹，一点也不知道感谢她，还处处让她受气，她真是瞎了眼。早知道这样，随便挑一个局长儿子部长公子，也比他强多了。

张文华想，父母和秀丽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环境造成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弱女子，要独自挑起这生活的重担，自然是困难重重了。他没有怪罪秀丽，等到条件稍稍好了一点，就把她接到了美国。

三

妻子的到来，使张文华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秀丽拿到签证后，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兴高采烈地大宴亲朋。她在国际长途里抑制不住兴奋地告诉张文华，人们是如何羡慕她，她是怎样地把工厂里那些跟她同龄的青年都比下去了。她还计划，几年以后，一定要穿金戴银，坐着豪华出租车，把那帮姐妹统统带上，周游市区，到五星级饭店去开眼界。

文华的妈妈对这一套非常不满，她批评秀丽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节约，要文华提醒她，为人要本分，不要太张狂。

文华对这些都没有放在心上。他觉得母亲的话也许有道理，不过他就是说了，秀丽也不会听得进去，何况她马上就要到美国，共同开创他们的新生活，又何必隔着千山万水去泼她的冷水，伤了夫妻间的和气呢。

妻子要来了，就不能象以前那样一无所有了，得有一个稍微象样子一点的家。他怀着快乐的心情，忙着找房子、搜集家具。他从一个刚毕业的的同学那里，得到了一张床，又在外边捡了一个沙发，从教会借来了一个饭桌，又在庭院市场买了一张写字桌和几把椅子，拼凑起来也就差不多了。他还花了两千美元，买了一辆八四年的丰田。跟许多小男孩一样，他从小就很喜欢汽车。那时候，他的父母很穷，虽然他是独生子，可还是连玩具汽车也买不起，他爸爸用木头给他做了一个小汽车，他常常抱着汽车睡觉。现在有了自己的汽车了，实现了他童年时代的梦想，这汽车自然成了他的宝贝。他在机械方面的才能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自己动手换了一些车子的零部件，又把里里外外弄得干干净净。他常常满足地看着小轿车，他就象见到自己宝贝女儿一般地高兴。他不断地想象，等妻子来了之后，如何开着车去旅游。

汽车是那样地吸引着他，以至于他常常停下手里的功课，跑到停车场，去抚摸那太阳光下闪亮的银灰色车身。

当然，也许在富有的美国人看起来，这些都不过是一个穷学生搜集的破烂货。车是有钱人家淘汰下来的二手货，原来车的主人早已买了新的，风驰电掣地在高速公路上大显神威了。家俱，更不知道是那一个有钱的主儿仍掉的，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穷人和穷留学生的手，才辗转到了文华手中，如今还散发着各种不同的香精和烟草混合的怪味。但是文华是个物质上没有很高的奢忘，很容易满足的人，他对这一切都满意极了。他拿用消毒药水把那些家具擦了又擦，直到原来的怪味消失为止。

当他开着自己的车，把妻子和女儿接到他们的新居的时候，他感到自豪极了。妻子看看这，摸摸那，对一切都觉得新鲜。

晚上熄了灯，黑暗中，他们静静地互相看着，甚至有一点儿害羞的感觉。那种熟悉而又生疏的感觉刺激着他们，使他们激动不已。秀丽微笑着，伸手抚摸着文华的头发。文华激动地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他们急切地喘息着，吻着，如饥似渴地滋润那干涸已久的田园。可惜，在千钧一发之际，文华因为过于激动而早泄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肯定是跟什么女人鬼搞把身子搞虚了，现在成了这个鬼样子，我怎么这么命苦啊！”黑暗中她突然地大哭起来。“我可是冰清玉洁地守着你，多少男人围着我转，我都把他们骂走了，我怎么这么苦啊！”

文华慌了，一个劲地解释，一个劲地道歉，就象满是涂乌的纽约地铁的车厢，越抹越黑。慌乱中，他一心要显示自己是正常的，就一试再试，却越来越不中用。

徒劳无功地折腾了一夜，第二天快到中午了，他们才昏昏沉沉地起了床。为了弥补昨夜的过失，张文华带着秀丽去逛街。知妻莫若夫，这一招果然使得黄秀丽又兴致勃勃了。

这是实行夏时的第二个星期六。春光明媚，天空一片蔚蓝。几朵白云飘在天上，显得有些懒洋洋和漫不经心。

鸟儿们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一只雄鹰在天空中游荡，时时带着藐视的神情看看在低处飞行的云雀和咕咕叫着的鸽子们，偶尔，它一个俯冲，吓得那些小家伙们鸡飞狗跳，惊慌不已。

街道又宽又平，几乎看不到走路的人，间或有几辆小轿车悠闲地驶过。空气里弥漫着安宁和恬静。到处都显得很开阔，一幢幢小巧玲珑的洋房和花园，看齐来就象走进了童话世界。房屋与房屋之间，隔着大片的草地。姹紫嫣红的鲜花点缀在广博无垠的大地上，在正午的阳光照耀下，散发着一阵阵淡淡的馨香。

街道的整洁，商店的富丽堂皇令秀丽惊叹不已。美利坚合众国象一个陌生的庞然大物站在她面前，她有几分惊喜，又有几分害怕，有几分羡慕，又有几分胆怯。

购物中心之大，商品之琳琅满目，让她不暇接，流连忘返。她看看这，摸摸那，每一件都令她赞不绝口。当她走到珠宝柜台的时候，就粘住了。

柜台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精美绝伦的首饰，那些钻石和金银制品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她逐个逐个地品评着，欣赏着，又不无惋惜地看着标价，轻轻地摇着头。突然，她的眼睛一亮。她看见了一条项链，那是用十四K金制成的精巧别致的波浪型花纹，胸前有一个小小的用钻石围成的鸡心。她的心激动地跳跃起来，脸上泛起了一阵阵红潮。

“你想试试这个项链吗？”机灵的售货员马上走过来，问。

张文华还来不及阻止，项链就已经放到了黄秀丽的手上。她的双手轻轻地颤抖着，小心翼翼地把它戴在脖子上，对这镜子前后左右地照着，得意地轻轻地摇晃着身体。

“我能买下它吗？才六十多美元呢？你看多精巧啊？”她带着乞求的神情说。

“我很愿意买，只可惜我们的钱太紧张了。一个月七百多元的奖学金，房租、水电、电话费一交，剩下的钱只够吃饭了，我看还是算了吧。”文华尽量温柔地说。说实在的，一个大男子汉，跟妻子分别了一年，不能给她一点漂亮的见面礼，他虽然嘴里在劝着她，心里也觉得非常难受。

“我可以省吃俭用。你不是说鸡最便宜吗，我就天天吃鸡好了。你还从来没有跟我买过首饰呢？就这一次吧，我知道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丈夫，一定不会叫我失望的。”秀丽开始撒娇了，看来今天不买是难以下台的了。

商店里很冷清，顾客不多，售货员注视着他们的谈话，虽然她听不懂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是看情形便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她能看出他们是穷人，不一定有钱买，就轻蔑地撇了他们一眼，把项链锁进柜子里了。

这一眼象一记重重的锤子砸在张文华的心上，他恼怒地瞪了妻子一眼，从售货员手里买下了项链。

回到家里，秀丽显得特别高兴，她麻利地收拾屋子，煮饭，嘴里还快乐地哼着歌。她的情绪也感染了张文华，他想，何必那么认真呢，女人吗，哪有不喜欢首饰的呢？也不过就是六十几元钱罢了，以后再想办法多挣一点吧。

熄灯以后，他们心情舒畅，张文华发挥正常，黄秀丽温柔体贴，两人配合默契，一切都完美无缺，天衣无缝。

等到一切都过去了，俩人平静地躺在床上时，张文华的头脑开始清醒起来，他思索着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计划。一个不愉快的念头突然涌上了文华的心头：如果以后老婆还要买首饰，或者买衣服，怎么办呢？那可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美国的消费市场可是个无底洞，如果没有节制，那可是欲壑难平啊！一定要想办法，不能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他转过身来，扳着老婆滑润的肩头，说：

“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可以想要什么不用问我，自己就买了。”

“什么办法？快说！”

“你可以到外边打工，打工的钱由你自由支配，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一分也不要你的。”

“那你的钱呢？”

“管我们的日常生活。”

“听起来不错，只是不知道打工能挣多少钱。”

“那就看你的本领了，有的在餐馆做跑堂，一天能挣一百美元呢！”

“那我一天就能买一条比这还好的项链！”秀丽惊讶地叫了起来。

“那也不一定，生意不好的时候，一天也赚不到几元钱。”

“总比坐在家里受穷好吧。”

于是，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四

第二天上午，文华在图书馆碰到了他们的以前的美国室友。

“你的拳击是不是有进步？是不是又玩了什么新名堂？”文华高兴地拍着他的肩，问。

“我早就不搞拳击了，我这么好的身材，搞拳击实在是可惜了。我现在喜欢滑雪，暑假跟我一块儿上阿拉斯佳，怎么样？”

“我没钱。你帮我找个门路挣钱吧。”文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这还不容易，你今天下午五点钟跟我走，我保证你有地方挣钱。”

“真的？你可别哄着我帮你贩毒，我很怕警察。”

“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昨天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顺便打听他们要不要

雇人，他们正好缺人收盘子，我今天去上班，你跟我一块儿去，保证有你的位置。”

“我没时间打工，我妻子去行吗？”

“行啊，一言为定。”

当天下午，文华和秀丽跟着小爷到了一家中国餐馆。老板同意让秀丽去试试。好在活虽然忙，但是简单，只要收收桌子、给客人添茶水，勤快点就行了。老板说一开始每小时给三元七角五分。反正是第一次干，他们也没计较。开头还算顺利，只是秀丽觉得很累。后来时间长了，习惯了，感觉就好了一些。因为黄秀丽不会开车，每次上下班都得接送，文华也体谅她从来没有做过这么重的活，就常常挤出时间，到餐馆帮秀丽做一些打杂的事。不用多付工钱，老板也乐得多一个人义务劳动。

餐馆座落在高速公路旁边，老远就能看到它的琉璃瓦飞檐。门面不算很大，里面的座位摆得很紧凑，不多，大约六十几个。地上铺着红地毯，墙上挂着塑料宫灯，到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老板是夫妻档，华裔，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踏上新大陆，一开始，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他们曾经四处流浪，后来在纽约的中国餐馆打工，好不容易才积累了几万美元，凭着打工时积累的一点餐馆经验，在这南方的小城市开了这餐馆，起早睡晚，勤扒苦做，才勉强维持了下来。

周末，是餐馆最忙的时候，文华的整个晚上都泡在里面了。

小爷做事很慢，还爱跟老板开开玩笑，常常丢下手中的事情，跟客人谈天。有时来了几个年轻的姑娘，他更是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好在文华和秀丽都是手脚麻利的人，把他的事情都担待了。

大约六点半钟，陆续有客人到了。能看得出，客人多数是中产阶级。大部分客人的穿戴虽然说不上非常华丽，但一般都比较整齐。女人们多数都穿着漂亮的衣裙，戴着各种各样漂亮的首饰。他们中的有些人开着豪华的轿车，也有些人车子比较旧了。老板说，他们多数都是第二三代犹太人，如今在美国当了律师或者是医生，生活都过得不错。他们说着地道的美国英语，看上去彬彬有礼。他们轻声说笑着走进来，老熟人一般地跟老板打着招呼，熟练地点着菜。看得出，他们是这里的常客，对这里的一切，比文华和秀丽更了解。

偶尔，有几个黑人进来，不过，他们一般都不在餐厅里呆，只是站在柜台旁边，买几个菜，带回家去吃。有点象《孔乙己》中穿短衫的人。

老板很自豪地说，一般的中国餐馆才没有这么多中产阶级光临呢，中国餐馆是典型的大众餐馆，主顾都是一些老黑和最下层的白人。他们一点教养都没有，吃饭没有规矩，他们到中国餐馆，都是为了拣便宜，吃大户似地糟蹋食物。

文华一边给客人上水，一边观察着他们的吃相。他发现，他们盘子都是端端正正摆在胸前，一只手垂在桌子旁边，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将食物往嘴里送，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嘴里有食物的时候，决不开口说话。连跑堂也是一只手托着大盘子，灵巧地，不声不响地跑来跑去，轻声地问客人的话。这是一群极力使自己美国化的人。有时候，他们甚至比在美国生活了几代的白种人看起来更象一个绅士。

大约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文华看见系里的程教授和五六个教授模样的人边谈边朝这里走来。文华很不喜欢这位大陆同胞。这位程先生第一次到

学校找工作面谈的时候，为了节约旅馆费用，曾经跟文华和周宏明一起挤过两夜。后来他如愿以偿，到系里当了教授，就再也不理文华了。有时在走廊上狭路相逢，他就好象从来就没有见过文华一般，头一扬，就过去了。他还有个毛病，喜欢在课堂上夸耀他的麻省博士后的学历，还常常嘲笑那些英语说得结结巴巴的中国同学。同学们暗地里跟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程麻省”。此刻，张文华一看见他，就浑身不自在，只好躲进厕所里，免得被他看见。

厕所终究不是久留之地。当那些美国人奇怪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只好硬着头皮走进餐厅。

“S I X Q I N G D A O B E E R , P L E A S E . (六瓶青岛啤酒。)”程教授用英语对秀丽说。“青岛”两个字还故意说得跟美国人一样，让人不知所云。

秀丽茫然不解地望着他。

“S I X Q I N G D A O B E E R , P L E A S E .”他又说了一遍。

秀丽还是困惑地摇摇头，旁边的几个老美都停止了谈话，好奇地看着秀丽。秀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尴尬得要哭了。

文华急忙走到他们旁边，问：“你要什么？”

“我今天请几个很名望的教授吃饭，可这个跑堂一点面子也不给，这么长时间了，连饮料都没拿来。”他有点生气地用中国话抱怨道。

今天生意好，一个跑堂要同时管十几桌，难怪平日里昔时如金的教授们要等得不耐烦了。没有办法，文华只好帮他张罗起来。他先找到忙得满头大汗的跑堂，接过教授们的单子，开始送酒和冰水。忙完了，又到厨房催菜，把菜一盘一盘地送到桌上之后，又拿起一个不锈钢的大水壶，在里面装了半筒冰，再加满水，逐个地为教授们加水。老美们个个是大水罐，有一个同学甚至信誓旦旦地说，他看见过有一个人喝了五加伦的水！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确实，老美善饮是真的，桌子上的几位教授，每个人都是边吃边喝水，不到两分钟，杯子里的水就干了，文华就立刻给他们加满。

每次加完水，他们都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唯独那位程教授，一副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的样子，一会儿要餐巾纸，一会儿要电话簿，把文华支使得团团转，似乎如果他不支使文华，就显不出他和这些打工的中国穷学生之间的差别似的。

“如果你必须在香港、台湾、大陆三地中定居，你会选中哪里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问程教授。

“美国。我不喜欢中国人太多的地方。”

“除了美国之外。”

“如果香港不是九七年要归还大陆，我会选择香港。”

“为什么？台湾和大陆不是更具有古老中国文化的魅力吗？”

“可是中国人自己管不好自己，只有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下，香港才有了今天的繁华和秩序。我宁愿它不要回归大陆，甚至也不要回归台湾，只要继续做英国的殖民地。”

如此的殖民地理论，在这样的场合，由一个中国人亲口说出来，如同有谁重重地给了张文华一记响亮的耳光，他的脸发起烧来。他生气地撂下水壶，跑到后门外面坐了起来。

小爷溜到后门外面闲逛，看见了文华。他没注意到文华难看的脸色，兴致勃勃地说：“我跟你打赌，我能让老板今天就跟我加工资，你信不信？”

文华不相信地摇了摇头，他觉得这个老板不算坏，但是对于钱，他是攥得挺紧的。

“你不信，就瞧我的。如果我加了工资，你就请我喝啤酒。”说完，他摇晃着身子，踩着舞步，进去了。

“怎么样？今天累不累？”老板跟小爷打着招呼。

“我该加工资了吧？已经三个多月了。”小伙子没有理会老板的好意，直接了当地提出了一个所有的老板都不喜欢听到的问题。

“是该加了，我正准备跟你说呢，从明天起，给你加到四块五，怎么样？”老板拍拍他的肩，说。

小爷更加得意洋洋地了。他给门外的文华做了一个鬼脸，就一颠一颠地走了。文华寻思，既然他可以加，那么秀丽应该也可以加了。于是他走进去，对老板说：“老板，秀丽是不是该加工资了？”

“她还得熟悉熟悉，还有好多事她做不来呢！”

“她做事比那个老美强多了，为什么老美可以加她不能加呢？”

“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子，什么都斤斤计较。你不想做你可以走嘛！”说完，老板不耐烦地走了。

文华气得倒噎了一口气。

这一个晚上，文华的心里一直愤愤不平。这些人不也同样也是中国人吗？他为什么认为中国人就该低人一等呢？

他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中国人。

一个人，当他失去自信心的时候，往往自暴自弃，一个民族，当他失掉了民族自信心的时候，当他的大多数成员羞于承认自己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时候，这个民族便没有了朝气，将日益走向灭亡。

他苦苦地思索。自尊自强是一个人为人的根本，也是一个民族之所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一个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民族，难道别人还会瞧得起你吗？

五他们夫妻生活虽然紧张，但基本上还是和睦的。他们俩从来没有单独地这么长时间地相处过，现在，没有孩子的吵闹，也没有老人的唠叨，两人的目的趋于一致，生活变得单纯起来。体谅到妻子的辛苦，除了学习以外，文华就把家务事全包了。秀丽一直不敢学开车，文华就不厌其烦地每天接送。秀丽呢，拿着打工挣来的钱，和打工的姐妹们逛逛商店，买一些女人喜欢的小玩意儿，倒也自得其乐。

日子长了，夫妻两个开始觉得生活有点单调，想起孩子来。一次偶然的疏忽，秀丽怀孕了。他们的一位非常要好的美国朋友，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极力劝他们把孩子留下，许多中国人也劝他们把孩子生下来，说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他们犹豫了很久，等到他们下决心堕胎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月，医生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做手术了。

就这样，他们有了小女儿。虽然他们更希望有个儿子，但新的幼小的生命的诞生，还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欣喜和活力。

可是不久，他们就感到非常非常疲惫了。秀丽变得焦躁不安，常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她开始骂文华，对他做的一切事情吹毛求疵，说他做事动作太慢，对她照顾不周，又不懂得照顾孩子，弄得孩子成天只知道哇哇地哭，吵得她没日没夜的不能休息。

文华也分身乏术，黔驴技穷了。

他每天早上八点不到，就要到学校，有时是自己修课，有时是给本科生上答疑课。中午一下课，他又急忙回家，给妻子做饭，给孩子换尿布，匆匆忙忙扒进几口饭之后，他又回到系里，去见他的导师，听取他对于正在进行的试验的意见，然后一头扎进试验室，等他想起家中饿得嗷嗷叫的母女，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到家中，已经七八点了。家里，有许多事正等着他呢。顺利的时候，他十二点能把事情干完，上床休息一会儿。不顺的时候，大人吵，小孩闹，搅得四邻不安，更不要说自己休息了。

俩人都要崩溃了。秀丽说，还是把孩子的奶奶和老大从国内接来吧，她愿意继续打工，用打工的钱供养他们，她只要留两百元零用就行了。

于是他们这个家迅速地扩充成了五口之家。

老人到来之后，接过了所有的家务，甚至包括半夜起来照顾孩子之类的事情。小俩口在喘息之后，就各自忙开了。

张文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扑在新的研究项目上。他正在做一些力学上的研究，企图寻找一种可靠的方法，测试出汽车在不同情况下的承受力，从而代替目前正在广泛运用的实物试验。他做过用无数次按比例缩小的实物摹拟试验，可是效果都不理想。

一天晚上，他把秀丽从餐馆接回家，一路上都在考虑试验中的问题，秀丽跟他说话，他也没听见。回到家里，秀丽洗完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坐在旁边给她当翻译。电视上正在放映警察开车追匪徒的镜头。这是美国电影的老生常谈，不会英语的人也能看得懂，文华准备离开去干自己的事儿。

这时，银光屏上的一个镜头吸引了他。一辆车的计速器上显示时速达一百一十英里，它撞翻了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又继续往前开，最后从一个山崖下摔了下去，燃烧起来。张文华一边注视着画面，一边不相信地直摇头。从理论上来说，车速在一百一十英里的时候，撞到任何东西开车的人都没命了，可是这个常识却被导演忽略了，他让开车的人福大命大地活着继续往前开。文华怀疑他们只是把汽车的计速器拨在时速一百一十英里左右，却没有真正把车开到那么高的速度。因为那样高的速度，对于演员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那么，有没有办法直接从屏幕上显示一百一十英里时撞车可能出现的真实情形呢？如果把电视屏幕上显示的东西，放到计算机的屏幕上，加以分析、计算，结果会怎样呢？

这个新的设想令他激动不已。越想越觉得值得试一试。他急于想找个人谈一谈他的设想。

“我想我能用计算机算出撞车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怎么样？”他满腔热情地冲着秀丽说。

“那有什么好，假的没有真的好看！你总是做些没用的事情。”

“怎么会没用呢？可以引起一场力学革命呢！”

“得了吧，你还是先革一革你自己的命吧。你看你的那些同学，都毕业几年了，哪一个不是拿了绿卡，买了房子买新车？就你那德行，你还臭美呢！……”

文华扫兴地闭住了嘴，逃也似地到学校去了。那天晚上，他整夜没回家。他觉得计算机房特别亲切，虽然那计算机有时候也使点小性子，出点小故障，却从来没有骂过他，更没有辜负过他的好心，使他难堪，总是按照他的意思，一步一步地去实现他的目标。

等到有了一个最初步的程序以后，文华向导师汇报了他的设想。他的

导师非常欣赏，认为很有创见，鼓励他试试看。文华非常庆幸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好导师。他是一个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他的名气很大，对学生很宽容，从不对学生摆架子。虽然目前文华所进行的研究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不能给予很多有效的指导，但是他给时间、给经费，放手让他干，所以文华觉得很痛快。

他们学校的机械系，虽然在美国不算是第一流的，但是已经令文华很满意了。这里的学习和研究环境都极佳。几乎所有的在国内能够想象出来的优越条件这里都有。丰富的资料，第一流的研究设备，最重要的是，简单的人际关系。没有复杂的人事纠纷，少操了许多心。

一年半以后，他就和导师联名在一些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一些著名的专家宣称这项研究为计算机运用开创了一个新领域，如果这项研究成果能够广泛地运用于汽车、船舶甚至航天航空领域，将节省大量的用于实物试验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将大大提高试验结果的精确性。

各种学术会议的邀请纷至沓来，张文华的导师决定和他一起到纽约参加一个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临行之前，张文华到超级市场买了能吃半个月的食物，又到周宏明家，拜托他帮忙照顾家人，接送妻子。

周宏明正在闷着头看电视，小张撅着嘴在洗碗。

“吵架了吗？你们不是模范夫妻吗？”张文华觉得气氛好象不对头，问道。

“你问他吧。”小张嘴一撇说。

“唉！别提了，今天触霉头了！”

“说来听听，咱哥们儿不是有难同当吗？”

“说也没用。在美国，各人的事得各人自己担着，混得好，是你的能耐，混得不好，该你自己倒霉。”

“何必呢？说出来，至少可以免得闷在心里长癌吧。”张文华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你知道我给他当助教的那个雷蒙教授吗？就是那个德国人，秃顶的。”

“听说过，好象很难相处，他是不是去年撵走了两个亚裔的博士生？”

“对，就是他。活该我倒霉，今天我给学生上答疑课，开始有几个学生提问，都很顺利地解答了，后来有个学生给我一张纸，上面有一个题目和解答，他问我那答案对不对，我看到答案里有一个关键的步骤疏忽了，因此整个程序都出了毛病。我把它写在黑板上，从头到尾仔细地讲了一遍。讲完了，我才发现坐在后排的雷蒙教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他阴沉着脸，走到黑板跟前，挑了我讲课中的几个小毛病。最后故作幽默地说：‘把SHIP（船）说成SHIT（粪）是亚洲人常有的错误。’学生们大笑起来，我愣住了，不明白他为什么故意让我难堪。我非常尴尬地呆在一边，想说点什么，或者是反驳，或者是解释，可是到底英语不是母语，一到关键的时候就卡了壳，最后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现在想起来，真是窝囊透了。”

“算了吧，幸亏你的英语卡了壳，没有跟他发生争执，他是你的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主席，他说你可以过，你就能够过，他说你不够资格，你就过不了，我看你还是忍了这一时的气吧。”毕竟是旁观者清，张文华想得更实际一点。

“你的意思是说就这样算了？”周宏明惊讶地盯着他。

“不光是算了，以后还要找机会弥补这次事件带来的裂痕。”张文华冷静地说。

“这可出奇了，明明是他错了，你却叫我去弥补，我做不到。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太软弱了，老是让着别人。”

“有的人很记仇，当你落在他的掌握之中的时候，他会伺机报复，这也是人的劣根性之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时候软弱，其实也是不得已。”

“可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试试看吧。”

“你真有能耐，我说了半天，他都不转弯。”小张松了一口气说。

“这才是好夫妻呢，知道互相体谅，关键的时候帮他熄祸。”文华说。“你也体谅体谅我好吗？我要出去开会，借你们老公帮我接送一下小黄。”

“我说啊，你也太惯着你的小黄了，谁家的老婆打工不是自己开车啊？她还得请个司机。”小张又不高兴了。

“她打工也是真辛苦，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老公不照顾老婆，那不成了坏老公吗？”

“你老是为她想，她却从来不知道体贴你。”小张的嘴又撅起来了。张文华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她总是气不忿他没能找到一个好老婆。有时候，她和周宏明一起劝张文华离婚，他总是说，这么多年的夫妻了，离了，让她怎么办呢？在美国，她不会英语、不会开车，连上邮局都成问题，她怎么活呢？不管怎样，她也是俩孩子的妈妈啊。

六

去纽约的途中，文华一直没有考虑过他的婚姻问题。虽然他对这桩婚事一向都不满意，可是他能够克制自己，使自己不去想它。他是一个在女人面前不知所措的人。他觉得跟女人打交道远比写论文难多了。结婚以前，他并没有清楚地识到婚姻对于一个人一生的重要性，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弄清楚爱情是怎么回事。直到结婚，他都很少跟年轻的女人说话，更不用说去追女人了。现在生米早已煮成熟饭，不管菜是不是可口，也只能将就着把这熟饭吃下去。事业上，他虽然喜欢穷折腾，但是生活上，却有很强的惰性，是个得过且过的人。

此刻，他倒是很为周宏明惋惜。本来周宏明有非常好的语言能力，他从小就在外语学校念书，到美国后，又拿过欧美文学的博士，不仅英语基础非常扎实，后来又学过德语和法语，对欧美文学非常有研究，如果能有机会搞一些欧美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他一定能干出成果。可是在美国，首要的问题是要养活自己，那些象牙之塔里的纯文学的东西是不能当饭吃的，更何况一个东方人在美国研究欧美文学，人家老认为你是班门弄斧，根本不承认你的研究价值。没有办法，如今转行学计算机，好在他聪明，勤奋，每天在机房里苦熬到深夜两点，指望着能拿到硕士学位，也好找个饭碗。可是遇到这么一个心胸狭窄的导师，他可有麻烦了。

这次的学术会议开得很成功。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除了一两个著名的专家请假外，几乎所有的力学方面的著名科学家都来了。有许多华裔和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也参加了会议。看来，在美国的科技领域，

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华裔科学家。会上宣读了一百多篇论文，在这个白种男人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文华的论文凭着他独到的见解和精密严谨的论证得到了普遍地好评。文华和导师都很高兴。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导师还特意邀请了几位著名的教授在法国餐馆晚宴，使他结识了许多名人。

回家的路上，他意气风发。八百多英里路程，他连夜出发，计划第二天一早就到家。正值深秋时节，秋高气爽，晚风抚面，送来一阵阵凉意。随着汽车的南行，风也越来越暖和。

当公路接近海边的时候，海腥味渗透秋日的燥热，夹杂在风里，象一个调皮的小孩子，飘来飘去，引诱得文华只想停下车子，跳进海中。黑暗中空旷的田野似乎变神秘了，时时出现几个卫士守候在路旁，张牙舞爪地吓唬着胆小的夜行者。每当文华把车开到跟前，看见那不过是一些树木在月光下的倒影，总是禁不住会心地一笑。后来天渐渐亮了，漫山遍野的红叶用晨露洗掉了昨夜的倦容，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微笑。他毫无倦意地开着车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疾驶，途中虽然有时不太愉快地想起了最近妻子对母亲的抱怨，不过只有一会儿，并没有破坏他的好心情。

文华怎么也没有料到，此刻，美国社会那犯罪的毒瘤已经渗到了他的家中。

他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幢两层楼的学生公寓里。邻居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和家属。不管他们在各自的王国里，是帝王将相之子还是王公贵族，在这里他们一律平等，自己开车去买菜，自己动手做饭，看孩子。有一个来自东欧的前国防部长的女儿，为生计所迫，也不得不帮别人带孩子。

如果有闲情逸致在公寓外散步，倒是很有趣，你仿佛走进了联合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遇到世界各国的公民。

文华住的这个门栋一共住着四家人，对面一家是个俄国人，男人的书面英语极好，可是听力和口语都不行。如果你跟他谈话，说不到两句，他就会找来纸和笔，用它来代替耳朵和嘴巴的功能了。他的妻子一句英语也不懂，成天关在家里，平时也不跟外人打招呼。楼上的两家来自非洲和南美。他们的英语都有很重的乡音，很难听懂。隔着几个门栋，住着周宏明和他的妻子，更远一些的门栋里，散居着几家中国人。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的差异，文华他们一家跟近邻几乎没有什么来往。

此刻秀丽心情舒畅。这天夜里餐馆的生意很好，她得到了八十多元的小费，是她打工以来所得最多的一次。她高兴极了，当周宏明送她回家的时候，她一直在盘算着怎样花掉这笔钱。

到了家以后，已经是十二点了，奶奶和两个孩子都睡着了。她边哼歌，边洗澡，洗完澡后，她觉得热得不得了，就把窗子和窗帘全部打开，又拿出一大堆葡萄，坐在电视机前，边吃边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放着《克莱墨夫妇之争》，她既听不懂又看不出个名堂，就把电视换到了MTV上。强烈的摇滚乐曲使她更加兴奋起来，她禁不住随着节拍扭动起来，那摇曳的身影随着灯光的折射，投到窗外的草地上。

外边，一个黑人流浪汉正在发愣。当天下午，他拿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失业了，我的三个孩子都要饿死了，救救我们吧。”站在一家超级市场门口，一位好心的老太太给了他五十美元，嘱咐他一定要给孩子多买一些食物。他满口答应着，却拿着钱独自进了一家低档餐馆。他一向都是个酒量很浅却又嗜酒如命的人，手上有了钱，他自然绝不会放过喝酒的机会。五

十元，虽然不多，却也足以使他走路东倒西歪了。不过，他的头脑还有一点清醒，他没有把钱用光，留下了十元，全部输给了V I D E O P O K E R。

夜深了，他在街上走着，摇摇晃晃地哼着歌，惬意地打着嗝，不停地跟迎面而来流浪汉们打着招呼。他东张西望，准备找一个警察看不到的地方过夜。今天他看中了学生公寓旁的大垃圾箱。他知道这里住的是些什么人，也知道这些外国人一般都有点沟通不良，不会轻易找警察，更不会直接跟他找麻烦。所以他很心安地躺下了。可是他刚躺下不久，就被强烈的灯光照醒了。接着，他听见了歌声，看见了有人跳舞。他身上的血骚动起来，他虽然见过许多东方人，可他还从来没有尝过东方女人的滋味。他把这歌声，这舞蹈，这灯光，都看做了一种暗示，一种激励。然而他还是犹豫了半天。他不是那种天生具有犯罪倾向的人，他属于流浪汉中比较老实的那一种。他可以厚颜无耻地欺骗、乞求，可是却从没有干过抢劫和强奸，用警察的话来说，他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蹲过监狱。可是，他实在是太久没有碰过女人了，他看见灯光下晃动的人影停下来，熄灯就寝的时候，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轻轻地摸到了窗户边上。他屏住呼吸，非常轻易地就打开了没有任何设防的窗户，翻了进去。

文华的妈妈早就醒了，当秀丽还在客厅里折腾的时候，她就醒了。老人容易惊醒。不过她躺在床上没有吭声。她已经习惯了秀丽和文华的迟归，能够心平气和地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她很明白，为了支持儿子完成学业，她只能够容忍。

后来，她听到秀丽熄了灯，走进她自己的房间睡下了，她松了一口气，正准备合上眼再睡，就听见客厅里传来椅子被踢倒的响声。

“谁？”她厉声问道。

没有人答应，只有风吹得窗户啪啪地响。

她警惕地下了床，给两个孙子掖好被子，又拿过一把大椅子把姐妹俩挡住，刚走到客厅，就被人拦腰抱住了。

“救命啊，秀丽，快救命啊！”老人一边撕打一边喊。

秀丽在屋里吓得发抖。她急糊涂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她不敢开灯，也没想到打电话报警，她颤抖着跳下床，“碰”地关上自己卧室的房门，用头把门死命地顶住，过了半天，才想起可以插上插销，她还不放心，又把床推过去堵住门，这才喊起救命来。

她用中文喊了半天，见没人答应，想起整个门栋的人都不懂中文，就改成英语。她的英语发音也够呛，没有人能听得懂。楼上的那家非洲人倒是醒了，但他不明白楼下闹的什么，还以为是夫妻吵架，就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秀丽改成用中英文交替地喊。

周宏明终于听见了，等他气喘嘘嘘地跑到文华家的时候，那黑人已经跑了，老人的衣服撕破了好几块，她无声地坐在地上，靠着墙淌着眼泪。

文华知道了以后恨不得大哭一场。

他愧对他的母亲。

母亲一向是个很坚强的人。凭着她的支撑，他爸爸能够以国民党将军的身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活了过来，甚至是文革中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在他们一家子的内心中，从未丧失过自信和做人的尊严。在他的一生中，每当他遇到困难，灰心丧气的时候，母亲总是站在他身后，鼓励他迈过难关。他恨自己，本该是自己承担的抚养子女的责任，却推给了母亲，让母亲付出

了如此惨重的代价。

他的心头燃起了熊熊怒火，他突然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因为秀丽没有尽到一个女人在家中应尽的职责，使他不得成年之后仍然依赖母亲。她是如此自私，在关键时刻为了保护自己，居然弃母亲与自己亲生的孩子而不顾！他开始憎恨起秀丽来。

星期天，他一整天都没有跟秀丽说一句话，他压抑着，害怕自己会发作起来。秀丽好象也知错了，她努力地做着家务事，这是自从文华的妈妈来了之后她完全撒手的一些事情。她不断地寻找着机会跟文华和他母亲和解，文华的母亲总是淡淡地回答她，文华却什么也没有说，嫌恶地走到离她更远的地方。

晚上，文华闷声不响地看电视，直到快一点了，他才停下来，关上灯，歪在沙发上想心事。这时候，他听到了妻子的脚步声。他厌恶地想，这个无耻的贱人，毁了他的整个生活，这会儿，又要用她的肉体 and 眼泪来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了。他突然明白了，她其实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她关心的只不过这种婚姻关系给她提供了在美国的机会罢了。白天在心中强压下来的怒火此刻在黑暗中越烧越旺了。

妻子的脚步声近了，她走到沙发跟前，挨着文华坐下，抚摸着文华的脸。

文华拨开她的手，翻身朝着里边躺着。

“我这几天打工很辛苦，老板还把客人信用卡上给小费克扣掉，你去跟老板谈一谈吧？”秀丽知道，这是最容易引起文华同情的事情。

“……”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难道我就好受吗？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就为了一个突然事故都毁了吗？”

“你还好意思提什么夫妻感情，你拿我当踏脚石，拿我妈当女佣，你从不关心孩子，只关心你自己，你对我们一家人的关心，远远不如关心你的首饰！你走吧，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不然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

黄秀丽站起身来，她满面潮红，黑暗中，眼里射出一股怨恨的光。她慢慢地往后退，但是没有离开，而是走到墙边站住了。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老娘要靠着你吗？你洒泡尿照一照，你象个人吗？你以为我得靠你拿绿卡吗？有多少中国人美国人追我你知道吗？我随便抓一个，哪一个都比你有钱，比你能耐，你一个穷光蛋，算什么东西！”她开始骂起来，一边骂，一边寻找更加难听的语言，句句话撩得文华火烧火辣，使他爆发出一阵阵强烈的破坏性的冲动。

一种很久以来积聚在心底，又被压抑了的怨恨渐渐地在文华的心里膨胀起来。愤恨笼罩了他的全身。他克制着，快要被这种愤怒摧毁了。

“你这个狗娘养的，老子嫁给你，是你的福气，你还不知好歹……”丧失了理智的女人，还在火上浇油。

怒火腾地燃烧起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一股强烈地愿望，要发泄这股愤怒。

他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冲到她跟前，狠狠地打了她几个耳光，又把她推倒在地上，狠狠地踢她，挥起拳头，重重地打在她的脸上。

“杀人了，救命哪！”秀丽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

喊声惊动了熟睡中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赤着脚跑出房间，拼命地抱住爸爸，边哭边哀求：“别打了，别打了……”

小女儿不知所措，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母女三人的哭声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格外令人心惊。

母亲从房里走了出来，喝住了张文华。

“救救我吧，他要打死我……”秀丽一把抱住母亲，哭得更厉害了。

母亲的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她竭力忍住，对文华说：“你就原谅了她吧。”

文华象个泄了气的皮球，颓然地坐在地上。他觉得他的心被掏空了，整个人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具冰凉冰凉的躯壳。

七

从那以后，文华的夫妻生活就停滞了，连以前那种每周例行的机械式渲泻也完全停下来了。家，使他觉得惭愧和痛苦，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学校里达十几个小时，晚上更是通宵达旦地泡在实验室和机房里。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他竭力用工作来代替一切。

美国是一个竞争最激烈的科研战场。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最优秀的科学家在这里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辛勤耕耘，稍一不慎，就会被别人淘汰和淹没。有些人，默默无闻地消耗了毕生精力，也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超过别人，不惜勾心斗角，剽窃别人成果，打击同僚和后进，无所不用其极。

所有这些，文华都不去想。他工作，是因为他需要工作。他的研究课题，已经成了他的爱人，他的生活目标和他的第一需要。也许有人会把他叫做工作狂，总之，只有在工作中，他才感到宽慰和舒解。他的研究进展很快。在大量的实验和分析计算的基础上，他开辟了将计算机模拟分析用于航天航空领域的新技术，他和他的导师联名在《力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以后，引起了美国国家航天局有关专家的重视，他们拨了一笔特别经费，全力支持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

一年以后，张文华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导师称他是最得意的学生。文华一家五口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参加了毕业典礼。当文华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在台上发言的时候，他的母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妻子则得意洋洋地不停地跟熟人打招呼，大女儿充满敬意地注视着爸爸，小女儿好奇看着爸爸的博士帽和黑色大礼服，要奶奶跟她也做一件这样的衣服穿一穿。奶奶乐哈哈地说，等她长大了就会有的。

那天晚上，文华和他的妻子和解了。俩人在床上折腾了一夜。

文华的教授给文华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文华去波音公司工作。当时，波音公司要招聘两个力学方面的专家，从事飞机设计和研究。

他们已经收到了九百多份应征者的材料。经过筛选，公司确定了八个面谈，其中一个张文华。

在西雅图，文华看到了另外七个竞争对手。他们大多是加州理工大、麻省等名校的博士和博士后，个个都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过有份量的论文。他还意外地遇到了胡进。胡进是文华在清华时期的同学，以前帮他找过经济担保，刚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还联系过两次，后来各忙各的，失去了联系。他曾经在麦道公司工作过三年，因为不经济不景气，各大公司裁员，给

裁掉了。这次也来碰碰运气。他穿着昂贵的名牌西服，衬衣领子浆得硬硬地，带着一个大文件夹，里面装满了他曾经做过的设计图和有关资料。他显得信心十足，他坚信两年的工作经验能够帮助他战胜这些竞争对手。跟这些人比较起来，文华也有他的优势。文华曾经跟他的导师合作，成功地完成过这家公司的一个科研项目，这次招聘的职位正好是跟这个项目有关的工作，如今他是轻车熟路，又有导师强有力的推荐，等于事情成功了一半。虽然他沒有在美国工作的经验，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实力。

面谈进行得很顺利。业务主管对于文华的才能非常赏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仍旧记得那次成功的合作。人事部门的主管跟他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然后满面笑容地告诉他，请他回家等候消息。

此刻，胡进也是满面春风。他谈得也不错，他对这项工作非常熟悉，他以前的工作成果，引起了业务主管的极大兴趣。

晚上，他们合住在—个旅馆的房间里。晚饭后，两人都开始担心起来，哪儿也不想去，坐在房间里议论着成功的可能性。

文华的心里打着鼓，担忧、希望和兴奋使他的心快要从小口跳出来了。他恨不得立刻知道结果。这个工作对于他太重要了。有了这份工作，他可以继续他所钟爱的研究，可以得到五万的年薪，可以租一个稍微宽敞—点的房子，可以把他的父亲也接到美国，节假日把—家老小带到公园去野餐，也许还可以雇—个保姆，把母亲解放出来……

胡进—扫面谈时的自信和得意，变得异常地焦躁不安。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十分钟不到就上—次厕所。只要电话铃—响，他就连忙抢上去接。

真怪，连着来了两个错号电话。

电话铃又响了，胡进赌气不肯接了。那打电话的人却很坚决，响了五声了，还在继续。

文华忍不住拿起了电话，胡进紧张地盯着他。

“我能跟胡进讲话吗？”是—个中国男人的声音。

胡进从沙发上跳起来，冲到电话跟前，—把抓起电话，连声喊着：“怎么样？晓东？结果出来了没？”

“基本上确定了，但是还要等主管签字。听说是俩中国人。你们这次面谈有几个中国人你知道吗？”

“就两个。”

“那你就是其中—个了，祝贺你。别忘了搬家的时候把我的书带来。……”

电话那—头还在说着什么，胡进早就听不进去了。他兴奋不已，撂下电话，—蹦三尺高，“Y A H O……”做了—个标准的美国式的欢呼动作。

八

象中国和美国各处于地球的东西两端—样，目前张文华的兴奋跟周宏明苦恼正好成反比。他处于极度的沮丧中。上个星期五，他给学生监考，题目发下去以后，发现雷蒙教授有—个题目出错了。对于雷蒙教授的能力，他是毫不怀疑的，可是往往越是有名气的教授，越容易出现小的疏忽。因为找不到雷蒙教授，周宏明只好自己决定让学生不要做这—题。等到考试—结束，他就到雷蒙教授的办公室，准备亲自向教授解释。可是雷蒙教授不在。接下

来三天，他都扑了空。

有时候，他想，找不到教授算了，或许教授根本不会怪罪他。有时候，又想到教授说不定会怪他自高自大，故意贬低教授，抬高自己。他老是这么犹豫不决地晃来晃去，一天往教授的办公室跑无数遍，就这样三天过去了。他不敢贸然闯到教授的家中，怕惹得他更加不高兴。系里秘书看他这么着急，就主动帮他打电话给教授家里，结果他家里人说他到纽约参加学术会议去了，并且给了一个纽约的地址。

周宏明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决定写一封信给雷蒙教授。他煞费苦心选择措辞，详详细细地汇报了考试经过，出现的问题，解决的措施。并且为他没能立即请示一再地道歉。他相信，任何一个绅士，看了他的信，都会原谅他的冒失的。

可是，两个星期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后来雷蒙教授回来了，根本就没有提任何关于考试的事情。周宏明把改好的试卷和成绩单给他看，试着解释当时的情况，雷蒙教授非常傲慢地打断了他，故意撇开他，径自跟他身边的学生谈话。

这对于周宏明无异于是一种折磨。他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地受人轻视。似乎他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工作，都是极渺小，不值一提似的。周宏明宁愿教授把他叫去，批评一通，或者是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挽回现在的僵局。可是教授不跟他谈，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他感到很愤怒。

“得了，得了，他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那不就扯平了吗？”小张常常这样劝周宏明。“他也不过就是个到美国二十年的德国鬼子，等我们在美国呆了二十年，肯定比他强多了！”

听着她的高论，周宏明笑了，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渐渐地把这事也放开了。

张文华的一家老小都沉浸在兴奋中。尽管文华非常保守，只是说“有希望”，但是这已经足以使一家老小兴高彩烈了。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着面谈的详情，秀丽则急于希望别人能够分享她的兴奋，不停地到中国同学家里串门子，喜滋滋地谈着她的憧憬和希望。

她辞掉了餐馆的工作，在家里跟母亲抢着做家务事，照顾孩子，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当文华从学校回家晚了，她就给他留着菜，细心地把饭留在电饭锅里保温，等他一回家，又是热菜，又是端饭忙个不停。

晚上，她非常温柔体贴。不管文华在学校呆到几点，她都不睡觉，一个人静静地看电视，等着他。有时等着等着她就靠着床头睡着了，文华觉得很抱歉，只好改了夜猫子的习惯，每天十点不到就回家了。

现在他们的夫妻生活很和谐。每当文华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的时候，秀丽就给他按摩他那在计算机前工作过长，浑身酸痛的脖子和肩膀，她多情地依偎在他身旁，摩挲着他，小心翼翼地撩起他的激情。她很懂得他的丈夫，用自己光滑的胴体灵巧细腻地触动着他的敏感区，替他发掘连他自己都浑然不知的新的兴奋点。她仿佛忘却了自我，总是主动地迎合，帮助他一次又一次的达到高潮。每次做爱以后，文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通体舒泰。文华感到很后悔，以前他真是太傻了，不知道珍惜婚后的夫妻生活，浪掷了那么多的大好时光，辜负了多少床帏之欢。

好消息果然来了。波音公司打电话来通知张文华再去西雅图面谈。公

司说，他们非常欣赏张文华的才华，基本上倾向于录用他，只是有些细节需要进一步考察一下，以便完全确定下来。公司考虑得比第一次面谈时还要周到，不光提供了旅途的全部费用，还为他买了机票，预订了旅馆房间。

他在房间里遇见了胡进。

“太好了，你也来了，我们正好可以商量一下，怎样应付明天的面谈。这方面你比我有经验。”文华高兴地说。

胡进的脸色苍白，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比上一次见到他显得老多了，甚至好象是病了，或者是头晕，摇摇晃晃地，靠着文华的搀扶，才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你没事吧，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病倒了。”文华真替他担心，怕他影响面谈。

他那苍白的嘴唇动了好久，极力想说点什么。

“我没事，可是我女儿实在叫人担心。”他终于说出来了，抬起他那充满忧伤的眼睛看着张文华。

“你女儿怎么了？”文华问道。他的心头突然充满了恐惧，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

“你知道，我女儿今年七岁了，长得可爱极了，嘴又甜，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还在学溜冰，教练都说她是个好苗子……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让她一个人上街骑自行车……”

“撞伤了吗？那可不得了！”

“一辆车撞了她，可是车连停也没停就跑了！”

“那还得了！你们没有找警察吗？”

胡进摇了摇头，说：“找了，没用。女儿被撞晕了，根本不记得发生的事情了。没人看见当时的情形，警察也没有办法。”

文华叹了一口气，又问：“她现在怎样呢？”

“医生说她可能是脑震荡，需要住院观察。”胡进的眼睛红了，哽咽地说：“我失业一年了，你知道，我连医疗保险都没买，靠着卖血才付了一周的医疗费，可是往后怎么办呢？！我只好把她从医院里接出来……我没办法，我真没用，这么大一个人，在美国混了这么多年，到如今，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眼看这孩子就要毁在我的手里，我真笨哪！”胡进悔恨地捶打着自己的胸，伤心地哭了。

文华能体会到胡进的那份心酸和无可奈何。他非常同情他，竭力想帮他做点什么。“别哭了，明天不是要去面谈吗？你马上就能够找到新的工作，只要有新的工作，你就付得起医疗费了！”文华激动地说。

胡进苦笑了起来。那笑比哭还要令人难受。

“你知道为什么要我们进行第二次面谈吗？”胡进问。

“我也纳闷儿，一般这种大公司不是谈一次就定了吗？”

“你不知道，现在经济不景气，到处都在裁员，公司的生产计划也压缩了三分之一，这次招人的指标也要压缩一半，就是说，我们两人中间，他们只取一个。你在专业方面比我强，明天肯定会取你，不会取我，所以我才这么着急啊。我倒没什么，只是我那孩子，不能留在医院观察，将来留下后遗症，成了个傻子，那我就害了她一辈子了，唉，当初我真不该带她到美国来……”

“这样吧，我们是老同学，再说你以前也帮过我，谁都有为难的时候，

如果我找到了工作，我付你女儿的医疗费……”

胡进还是摇了摇头。他说：“如果要动大手术你哪付得起。只能靠自己买医疗保险。你没有工作过，不知道一个人有过工作又失业是什么滋味。我买了房子、买了新车，我付不起帐单，这一切都要抵押出去了，我们只好露宿街头，做一个无家可归者了……还有我那老婆，她神经脆弱，受不起打击，我这次来她抱了多大的希望啊……昨天我到了这里，才听到两个取一个的消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真怕她会发疯……”

胡进越说声音越低，似乎随着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也越来越没力气活下去了。

文华想着他的处境，恨不得能生出一个空缺给他。

突然，胡进亢奋起来，他急切地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求你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你业务好，导师的名气大，不愁找不到工作，你将来前程无量，如果你能把机会让给我，我终生对你感激不尽，来生给你做牛做马，我愿意养你的一家老小，让你住在我的家里……”

他说着说着，双膝一软，对着文华跪下了。他双手抱着文华的腿，眼睛死死地盯着文华，仿佛一个垂死的人盯着一根救命稻草。

文华慌了，他没想到物质的压迫能够把一个男子汉毁到这种地步，他感到心里堵得很，好象他看见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他急急忙忙收拾了行李，当天晚上就离开了西雅图。

九

张文华没想到找工作会有这么难。

一年来，他使出了浑身解数找工作。刚开始，他还充满信心。可是渐渐地他越来越消沉。前前后后，他发出了五百多封求职信，有过几次面谈的机会，可是结果都不理想，不是专业不对，就是对方要求他是美国公民。现在，找工作，成了他的心病，他变得非常敏感，不愿意听人提起他把第一次工作机会让给别人的人，也不愿意别人问他找工作的情况。可是秀丽偏要不断地触他的痛处，似乎只有把他触痛了，伤心了，她的心头之火才能够消一点。

他努力避开妻子，但他毕业了，学校不再有他的天地，他不得不呆在家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还得到餐馆打工。

到餐馆的第一天，同学把他介绍给老板，本来有点开玩笑的意思，说他是高材生，博士，没想到老板马上就变了脸，说：“我不管你们什么博士硕士的，不管你有多大能耐，到我这里来了，就要听我的话，跟我做事。”

文华咬咬牙，低着头，一声也没吭。老板嫌他丢三拉四，不会取悦客人，客人嫌他手脚慢，他一概都忍了，听任餐馆老板和客人把他呼来唤去，仍旧笑脸相迎，心里却象刀割一样的痛。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过五关，斩六将，读了十几年书，空有一身本事，却派不上用场，不得不与那些只知道喝酒打牌的国际盲流为武，干粗活挣钱养家。

家，也越来越不得安宁。母亲虽然没有说什么，可是文华能够看出她很着急，常常听见她半夜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她是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长大的，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她含辛茹苦，忍受婆媳之间的不快，都是为了支撑文华完成学业，可是她却万万没想到，有了博士学位，

有了一身本事，还会找不到用的地方！她曾经听说过，在美国失业是常有的现象，不过她认为那是没有文化的人常常遇到的事，有文化，有本事，就不愁没有饭碗。可是现在，她看着她的独生儿子不得不去餐馆打工，又心疼又难受，又不敢说，只是日益消瘦下去。

母亲的情形，文华早就感觉到了，他的心头压上了沉重的包袱，成天吃也吃不香，睡不着，他不敢在家里出气，只好闷着不吭声，焦躁在心里日益滋长起来，日日夜夜折磨着他，摧毁着他的勇气，他的能量，他的自信，他变得一天比一天懦弱。他怕去邮箱取信件，怕看见那一封封口气婉转，印刷精美的拒绝信，甚至怕见到邀请他面谈的通知。他不敢再有任何希望，因为，希望常常变成更深的失望。秀丽的城府不深，她心里搁不住事儿，只要一看见文华那穷愁潦倒的样子，火就来了。几乎家中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她爆炸的导火线，一件衣服没叠，一个碗没洗，诸如此类许许多多不值一提的小事，都可以变成铺天盖地的暴风骤雨。

这天晚上，文华到学校机房打印求职信，听到了又一个同学找到了工作的消息。他的心里烦躁不安起来，把同学对他的关心都看成了嘲笑。他急于渲泄他的苦闷，回到家里，也不管秀丽是不是已经睡着，就粗手粗脚地剥她的衣服。

秀丽正在做梦。她觉得自己好象掉进了汪洋大海，快要被浪涛吞没了。周围没有一条船，也没有一个救生圈。只有文华，在波浪中时隐时现。她拼命地呼喊，可是文华老是听不见，后来好不容易听见了，他又游不过来。这时候，她惊醒了。梦中的情形还在脑子里盘桓。她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命苦，文华的脑筋太不开窍，到手的好事也飞了，在美国这个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里，他还能抓住什么呢？

她听见了文华那熟悉的喘息声，厌恶的感觉油然而生，心头之火猛地燃烧起来。当喘息声越来越远的时候，她咬了咬牙，猛地挥拳向文华那勃起的命根子打去。

“哇……你好毒啊……”文华惨叫了一声，一阵剧痛从大腿根部一直扯到心口，他倒在地上直打滚。“笨蛋！世界上头号笨蛋！你以为这是在哪里啊？这是在美国！是人人拼命挣钱，要钱不要命的地方！煮熟的鸭子飞了，你以为你让了别人，别人就感谢你啊？呸！别人只会嘲笑你，瞧不起你，笨！真是个书呆子！……”秀丽咬牙切齿地骂了半天，见文华还在地上打滚，更加生气了，跑到卫生间，弄来一大罐子水，对着文华兜头一泼，说：“叫你清醒清醒！”

文华真的不叫了，在黑暗中，他木头一般地坐着，愣愣地看着头发上的水叭嗒叭嗒往下掉。

十

周宏明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开张的第一天，免费宴请全校的中国同学。他之所以走这一步棋，是万不得已。

他和雷蒙教授的摩擦终于演变到了他在学校呆不下去的地步。雷蒙教授是他的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在讨论通过他的毕业论文的时候，雷蒙教授首先发难，指责他早已看过的论文在立论上有重大缺陷，根本不能通过。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以后，有两个教授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别的教授不是他们这

个专业的，不好发表意见，于是他的论文就这样被枪毙了。他不得不狼狈万分地从学校里搬出去。没有拿到毕业文凭，找不到工作，他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洞洞的谷底，看不见一丝亮光。好在他的妻子不怨不怪，还常常宽慰他，帮他排解心中的块垒。夫妻俩相扶相持，终于在痛苦、彷徨了半年之后，决定了开一家中国餐馆。

正值暑假，有些同学旅游去了，有些到纽约和华盛顿等地方打工去了。不过，参加的宴会的还是有五六十个，几乎所有在校的大陆同学都来了。这些人是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一个缩影，在美国社会构成了极为特殊的一群。他们有的是科大少年班的小青年，有的是头发斑白的老三届，有些人的孩子比他们的同学年纪还要大，弄得孩子们不知道该叫他们叔叔呢，还是称哥哥或者是弟弟。

当同学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周宏明夫妻开始上菜。菜是小张亲自炒的。餐馆开张之前，他们就决定了自己炒菜，一来是为了琢磨出几个创牌子的菜，二来也是为了省掉一个人的工钱。今天的宴会沿袭了一般中国餐馆的老套子，比大陆常见的官宴要简单许多。几个大盘子，分别装满炸鸡翅、炸春卷、炸虾、炒饭、炒面等等，各人自己拿着盘子，吃多少，装多少，很方便也很卫生。等到菜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周宏明上了两道美国难得见到的冬瓜煲汤和炒菜苔，慰劳一下那些单身汉馋猫们。

那些个小伙子早就坐在那儿了。他们都有很长时间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了。这些妈妈的宝贝疙瘩们，在国内娇生惯养，出来虽然也能看着菜谱炒几个菜，可多数时候，都不怎么认真做饭，只是混饱肚子而已。今天有机会大饱口福，他们可高兴了。

林风正在跟一群无神论者争论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他刚刚在一个美国人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一个哲学系的博士生加入了他们的争论，问题越扯越玄乎，引来几个看热闹的同学一阵阵哄笑。

矮矮的邓弘是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别人称他是“不管部长”。虽然他不是很能干，又没有在学生联谊会里担任任何职务，可是几乎所有的新生都认识他，请他帮忙解决住宿、用车等各种问题。人们总是看见他东跑西颠，忙得不得了，一辆又破又大的美国车，常常挤满没车的同学，居然还没有被警察抓到过。只可惜，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女朋友，那些女孩子，都拿他当工具使唤，却没有一个愿意把终身托付给他。

此刻，他正在指手划脚地谈着国内见闻。大概他刚回去探过亲。

周宏明一边鼓励小青年们放开肚皮，一面抽空走到张文华的身边。

“你是很懂得美学的，为什么你也把餐馆弄得这么俗气呢？”一个同学一边喝啤酒一边问。

“所谓的中国餐馆，只是一种变型的舶来品。”周宏明说。“不知为什么，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都是一个模式，他们所知道的中国餐馆也一律是有着琉璃瓦的飞沿，铺着大红地毯、挂着宫灯，名字一律叫什么金、龙、凤、华之类。如果你别出心裁，装饰得与众不同，或者叫一个更现代中国一点的名字，那么你就失去了那些喜欢中国餐馆的美国顾客了，你的生意将难以维持。就好比你跟老美用标准的中国普通话说说‘青岛’B E E R，他们肯定听不懂，可是如果你用美国腔的英语说青岛啤酒，他就懂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你再有什么本事，如果你不懂得怎样把自己包装成美国式的中国人，你就很难在美国社会上立足。”

一个二十出头的男生刚到美国，他很奇怪美国会有这么多的中国餐馆，问：“你说说看，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挤在餐馆这个行业呢？”

“美国是世界各族裔激烈竞争的地方。一个民族在美国能否打开一片天，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最关键的因素是这个民族是否敢于去奋斗，敢于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白人有白人优越感，黑人有争取种族平等的强烈意识，犹太人会精打细算，讨价还价，这些华人都没有。几千年的儒家传统，使得华人以温良恭俭让为美德，明哲保身，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力，所以华人很难跳出餐馆行业和知识界的圈子。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问题就更多了。我们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长大，一切都被安排惯了，以为个人奋斗很可耻，极端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竞争观念。到了美国，一夜之间突然都变了，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一切都得靠自己，有些人迷失了自我，变得无所适从，有的变得很脆弱，经不起失败和挫折。”

“可是象周励那样的中国人不是也干出来了吗？”另一个最爱顶牛的小家伙看见他们谈的热闹，也凑过来说。

“她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她个人不怕挫折，敢冲敢闯，也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大陆提供的大量低价货源，她也不可能独闯天下。一个国家如果强盛，他的子民在外面也就容易混，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那你为什么不去搞美中贸易呢？”那家伙还要刨根究底。

“如果我能找到契机，或许我会搞。不过，我觉得自己不是搞商业的材料，现在开餐馆只是权益之计，说不定我还会回到学校，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

空气里洋溢着汽水和啤酒的味道。张文华坐在旁边，一直没有吱声，神情淡淡地，闷着头喝啤酒，他的身边已经堆了四个空瓶子了，脸红红的，连耳朵和脖子也是红的。

女宾们聚集在一起，啃着鸡腿，一群孩子围在她们身边跑来跑去。

“你认识机械系的王平吗？就是跟你先生一届的那个上海人？”吴文绢问秀丽。

秀丽摇了摇头，她不怎么跟张文华的同学来往。

“听说他在洛杉矶一家大公司找到工作了，年薪四万多呢！你先生要是那一次不让给别人就好了，比他的钱还多呢！”

“是啊，多可惜啊，他真是难得的好人！”

“我看哪，那人说不定是个骗子，什么女儿车祸，什么卖血，说不定都是编出来的，如今哪，有些人只要能赚到钱，连老婆都可以卖，还在乎什么同学呀，朋友啊……”

秀丽不想听她们的话了，越听她越难受。她扭过头去，眺望张文华，看见他老气横秋地坐在那里，在那些生龙活虎的小青年中间，显得格外刺目。她的脸痛苦得抽搐了。找不到工作，丈夫在人前无精打采，她也觉得很没面子。这时候，一个年轻生气勃勃的小伙子走到张文华身边，不知说了几句什么，文华摇了摇头，几个年轻人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文华的脸色越发阴暗了，他仍旧一声不吭地坐着。

“谁愿意唱歌？我这儿有卡拉OK的带子。”学生联谊会的主席朝阳问。

有一个小青年接过了麦克风，模仿麦克杰克逊的腔调，男不男，女不女地唱了起来。

“走开！我比你唱得好多了！”张文华竭力忍住头晕，站起来抢过话筒。

“你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唱歌，何必要勉强自己呢？”周宏明拦住他说。

“今天我心里高兴，难道我就不能高兴吗？”张文华有点蛮横地说。他径自关掉录音机里闹轰轰的摇滚乐，站在桌子前面，用沙哑的低音唱起了《松花江上》。

他的歌声很低沉，很伤感，当他唱到“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他竟然泣不成声，不能自持。

在场的同学都不安起来。周宏明走到他身边，扶他坐下。

黄秀丽心里的怒火翻起来了。她见不得文华这一副死样子。真是丢人现眼！嫁了个没用的男人，害她也跟着抬不起头。一年来的烦恼，打工的辛苦和委屈，受伤的自尊心，在美国狭小的生活圈子带来的怨气，对别人的不满和嫉妒，一齐涌上心头，她的血往上涌，眼睛放着怨毒的光，走到文华跟前。

“张文华，回家去！”她声音不高，但是带着训斥意味地说。好象站在他对面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儿子一般。

她的突然出现，让文华吃了一惊。但是朦胧的酒意仍旧笼罩着他，强烈的自尊心膨胀起来，他傲慢地说：“你先回去吧，我再坐一会儿。”

“回去！”她把声音提高了一点。

“为什么呢？你要回去你可以先走，我马上就回。”文华有些清醒了。他把声音降低了许多。他知道自己老婆的脾气，不过眼前他觉得骑虎难下，身边的几个小青年，都是没有结过婚的，常常嘲笑那些软弱的丈夫，他不愿意给他们提供笑料。

“我要你回去！”黄秀丽厉声一字一顿地说。

所有的议论都停下来了，几十双眼睛错愕地注视着他们夫妻俩。周宏明赶紧插在他们之间，企图不动声色地把事情搅散。

文华站起身，踉踉跄跄地把秀丽拉到门外，低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想要出我的丑吗？你就不能帮我顾点面子？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回。”

“我帮你顾面子？谁帮我顾面子？你找不到工作，还要靠我养着，一家老小都没面子，你还有脸唱歌！”黄秀丽突然又哭又闹来。餐馆里的人们惊诧地涌出来了，有的劝说，有的七手八脚地把秀丽拉进去了。

张文华本来红红的脸突然变白了，渐渐转成了死灰色。他恨得直咬牙，在餐馆门口走了几个来回，然后突然地一声不响地走了。

两天以后，文华在去餐馆打工的一段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

经过抢救和两个星期的观察以后，医生说 he 脱离了生命危险，可是他成了植物人，再也不会说话了。

州政府为文华付清了昂贵的医疗费用，可是未来怎么办却成了严重的问题。文华的导师与其它五个著名的教授一起，联名号召全校师生募捐。学校附近的几个教堂也参加了募捐。

结果得到了两万美元。周宏明留了一万元给秀丽，其它的都交给文华的母亲，让她把文华和两个孩子带回国内，使文华可以继续在医院里维持生命。

当十几个中国同学把文华祖孙四人送上飞机的时候，黄秀丽真正伤心地哭了，她哭得呼天抢地，撕心裂肺。那哭声里夹杂着一种疯狂地既毁灭别人又毁灭自己的欲望，令机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心惊肉跳。

看着呼啸着腾空而起的中国民航波音飞机，周宏明攥紧了拳头。他暗

暗发誓，一定要努力奋斗，为了无愧于家乡父老，为了扬眉吐气地站立在洋人面前，也为了挣很多很多的钱，为了自己永远不再贫穷，不再受人讥笑，为了给毫无知觉的张文华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最舒适的病房，让张文华的父母和子女无衣食之忧，他狠狠地挥了挥他的拳头。

陪读散记

白帆

一、火车等人

在首都机场踏上中国民航客机的刹那间，我百感交集。我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离开抚育我三崑十六年，令我深深眷恋的故乡，前往那陌生的世界，探索那不可知的未来，等待我的命运将是什么，我不崑知道，前面是充满荆棘还是一片坦途，我难以预料。当波音飞机发出刺耳的呼啸，直冲云霄的时候，我不崑禁潸然泪下。

是啊，远的不说，眼前的事就令我发愁。我带着两口特大号的旅行箱，每只箱子大约重四十公斤，还崑带着一个大旅行包，拖着个活蹦乱跳一刻也不安静的儿子，要远涉重洋，还要在纽约转一次火车，虽然说崑好纽约有人接，可是万一飞机晚点呢？万一路上出什么岔子呢？毕竟是我第一次走这么远，一切都会顺利崑吗？

谢天谢地，我一下飞机，就找到了来接我们的朋友。在他家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我们到了新泽西州崑的一个火车站，准备在这里上火车，前往南卡罗莱那州的哥伦比亚市。

火车站很小，大约只相当于国内的某个县火车站的规模。站内的设备很陈旧，四周静静地，偶尔可以崑看到三五个等车的人。

朋友告诉我，火车在这里停一分三十秒。我担心时间不够，来不及搬行李，又怕慌忙中把儿子弄丢了，崑心里象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地，眼巴巴地望着铁轨，手里紧紧地拽着那宝贝儿子。

朋友猜到了我的心思，他告诉车站的工作人员，我是第一次到美国，语言不通，又带着一个孩子和许崑多行李，希望能够在上下车的时候关照一下，他们满口答应了。

我很怀疑，这样说一说能够起什么作用。

不管我怎样担心，要来的事情总是要来的。火车一到站，我就急急忙忙往车上搬东西，好不容易弄了崑一口皮箱上去，出发的汽笛就拉响了，我急得直跳脚，一把拉过儿子，一手拖着旅行包，就往车上冲，哪崑知旅行包太大，卡在车门上了，上也上不了，下也下不去，我气得朝着旅行包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可它半崑点也没挪动。真是越急越打岔，那该死的朋友也不知道上哪儿了，把我一个人撂在这里，让我一个人干着崑急，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幸好那朋友和列车员一起来了，他们俩帮我把行李一件件的搬上车，然后列车员才发出了开车信号。崑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了看表，惭愧之情

油然升起，这趟火车为我耽误了整整三分钟。这还不算，当我们下火车的时候，列车员为了帮我们搬行李，又让火车多等了两分钟。

到现在，来美国两年多了，我对美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懂得了美国除了富丽堂皇的外表以外，也岷有许多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可是这件事仍旧令我记忆犹新。我想，一个国家文明礼貌的水平、服务行业的态度好坏，代表着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将给世界各国的旅游者和来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逛庭院市场

大约许多留学生都有各种各样凑和着过来的第一夜，我和丈夫团聚的第一夜，是睡在地板上混过来的。

丈夫为我们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家具，屋子里除了地毯以外，什么都岷没有，是货真价实的“家徒四壁”。我们觉得不方便，儿子却高兴得不得了，没有桌椅柜子挡道，他围着岷空屋跑了几大圈，又翻了几个跟斗，又唱又跳地嚷个不停。

第二天是星期六，一早起来，丈夫就说要逛庭院市场，他说只有那里的东西最便宜，能用最少的钱把岷我们这个家武装起来。以前我只听说过跳蚤市场，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庭院市场（YARDSELL），岷便好奇地跟着丈夫出了门。

他说，每逢周末，一些美国人就在报纸上登小广告，或者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的电线杆上帖上标记，把岷家里那些不用的旧物放到院子里卖，因为多数都是卖主觉得无用的东西，所以价格比跳蚤市场的便宜，而岷且东西比跳蚤市场的干净。

当我们到达一家标有YARDSELL字样的院子时，我发现门口已经停满了汽车，有些人已经在岷那里挑选东西了。这家有一台缝纫机，还有许多旧书和厨房用品等等。主人悠闲站在旁边跟客人打招呼。岷当他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大陆以后，便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谈起他在中国旅行的经历，似乎他不是卖东西，岷而是在招待客人。他的儿子也很有趣，把玩具摆了一桌子，一本正经地摆出一付商人派头，向人们介绍他岷的玩具，我拿起一个遥控汽车，开玩笑地问：“便宜一点，好吗？”

“对不起，我要卖掉这些去买电子游戏机呢，不能再便宜了。”他显得很着急，脸都红了。

他爸爸说玩具部分由他儿子负责，他不干涉，其他的东西他都很爽快。一台电动缝纫机，他说只用过岷几次，因为老是不会用，就想卖掉。原价是一百九十多元，现在卖四十。

我问他觉得吃不吃亏，他说是蚀岷了不少钱，不过如果能够卖出去，让它发挥作用，蚀一点钱也就算不了什么了。一件真水獭皮的女大衣，岷大约有八成新，他要卖十元，我跟他说，这衣服的价值远远超过十元，卖了可惜了。他一听，高兴得不得岷了，说我识货，一定要我买下，只收我五元。我一时也用不上那大衣，为了不让他失望，我们买了一部电岷话机，本来他要五元，我们还价三元，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还很高兴地连声谢谢我们，似乎我们为他做了岷一件大好事。

后来我们又逛了几家，我发现YARDSELL真是什么东西都有卖

的，有日用品，旧家具，也有健身器材，连乒乓球台、钓鱼杆也能买到。东西的成色有新有旧，价格也有贵有便宜，完全是民间交流性质，不要任何执照，政府也不收税。我们买了一个书架、一个五斗橱和一张写字桌，一共花了二十五美元，还花了二美元给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一家三口便浩浩荡荡地回家了。

我觉得这发明 YARDSELL 的人很伟大，它使那些积淀的物资发挥了作用，又使买卖双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尤其可贵的是，它为许多短期居住的人提供了方便，成为各国留学生最爱光顾的地方

三我们的车坏了

“在美国最使你头痛的问题是什么？”一位朋友这样问我。

“汽车。”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美国地广人稀，在许许多多地方，没有自己的车几乎寸步难行，许多城市没有人行道，也看不到走路的人。

我们所在的哥伦比亚市，在美国东南方，虽然是州的首府，可在美国算是中小城市。市内很开阔，每一幢房子之间，都隔着很宽的距离。我们买菜常常要到十几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丈夫的学校，离我们的家有三十公里。人们通常用汽车行驶的速度计算路途的远近，如果是十分钟的车程，那是很近的地方了。全市仅有的公共交通设施是市内公共汽车，可是这汽车仅仅在市中心很小的一块地方行驶，大约半个小时一趟。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私人小汽车。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一辆小轿车，甚至有些高中学生也开着小轿车去上学。

我们到美国的时候，丈夫买了一辆八四年日产的小轿车。刚买的时候，这车好用极了，给我们解决了许多问题。可是他不懂得保养，平时也不检查，直到有一天，……

他去学校上课，一般在下午五点左右回家，可是这现在已经七点了，还没有回来。人没回来，也该有个电话回来呀，我急得团团转，都说美国的社会治安很不好，我脑子里不断翻滚着各种各样可怕的镜头，车祸？抢劫？凶杀？……

我拿起电话，想找一个人求援，问问我该怎么办，可是这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我该找谁，能够找谁，我都不知道。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了一个警察局的电话号码，一拨，很快就通了，可是他听不懂我说的英语，我也听不懂他说的话，他认为我是无理取闹，把电话挂了。我走到门外的黑幕中，想到他回家的路上看看，哪知刚走了几分钟，就吓得停住了脚步。昏黄的灯光下，没有一个行人，只有汽车疾速行驶的“刷刷……”“刷刷……”声。偶尔冒出一个黑影，更加令我胆颤心惊，不知道是吉还是凶。

“快回家吧，你一个人站在外边很危险。”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说。

“该死，你想吓死我啊？也不打个电话回来。”我气得直捶他的背。

“你要知道今天发生的事啊，你就不会怪我了。我五点钟就离开了学校，可走了一半，车就抛锚了，不早不晚，偏偏堵在十字路口！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不到两分钟，周围就挤满了汽车，有的人还急躁地按起了喇叭。我急得满头大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猛地想起来，是我忘了开紧急灯。等我把紧急灯一开，就有许多人走下车，帮我把汽车推到一边，有的帮我

检查汽车的毛病，有的帮我打电话，还有一对夫妻一直陪着我，直到车行的把我的车拖去修。他们送我回家，还把他们的电话号码给我，让我需要用车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们。今天多亏了他们，要不然我现在还回不来呢。”

“真没想到，美国人还这么友好，乐于助人，看来美国人都很自私的说法应该改一改了。”

深秋之夜，四处都透着寒气，可我们的心里却觉得暖融融的，不是吗？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遇到陌生的人，却能得到友善的帮助，不是很难得吗

四一次交通事故

美国人都很友善吗？没过多久，我就对这个命题有了新的诠释。

有一天，我开车出门，那时我刚拿到驾驶执照不久，开车的时候，心里很紧张，老是惶惶不安，生怕出事故，可是偏偏在这个当口出了事。

那时我在一条有“让”的标记的小路上，准备上一条大路。按交通规则，我可以不停车，但要让大路的车先走，我得见缝插针，等大路一有空就赶紧上去，如果我没看准就上路，大路上的车撞了我，是我的责任，那么，汽车修理费、医疗费等等一切由我付，没有几千几万美元是下不了地的。

就这样，我一边想，一边紧张地看着大路，手里紧紧地握着方向盘，脚小心翼翼地放在刹车上，让车慢慢地往前滑，生怕撞了别人的汽车。

突然，“碰”地一声，我的车撞上了我前面的一辆新车。原来我只注意看左边的大路，没有注意到我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了。

我急忙把车停下，下车一看，那辆被撞的车一点损坏的痕迹也没有，我的一颗悬着的心就放下了，毕竟当时车速很慢，只是一次很轻的碰撞，比起我在国内坐公共汽车的时候，碰到紧急刹车把人从车尾甩到车头，要轻多了。

正当我暗自庆幸的时候，一个中年的胖胖的黑女人从车上走下来，因为“美国人都很友善”的结论还在我脑海里发热，我连声抱歉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她看了我的驾驶执照，记下了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说：“我要叫警察。”

我心想，叫就叫吧，反正她什么损失也没有，警察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可是她却足足有二十分钟没有叫警察。后来我才明白，她是在等我跟她私了，也就是说，我付一笔钱给她，她不再追究我的责任。可是当时我不明白，只知道跟她一起傻等。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救护车，问我们有谁受伤没有，她说她的儿子因为撞车把脖子扭伤了。我感到非常惊讶，没想到她居然会说出这项指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撞车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觉得有什么震动，哪里就会把她儿子的脖子扭伤了昵？

救护队的人量血压、心跳，张罗了半天，最后说孩子的脖子是不是受伤，要去医院检查才能发现。可那是那小孩好好地坐在车里坐着，不愿意去医院，他妈也就算了。

后来警察来了，我老老实实承认是我的错，他二话不说，给我一张六十美元的罚单，要我把事故报告单交给保险公司，我的心头一喜，好歹交六十元钱，也就过关了。

谁知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天一大早，那女人就打电话来了，我赶紧问她，她儿子怎么样了，她说：“他很好，不过你要知崐道，这是一次事故，我要是你的话，我就私了，我不会要你去找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会让你付很多钱。崐”

我很生气，这人明明是扼诈，她的小孩又没受伤，汽车也好好的，还要什么赔偿呢？我说：“我们是崐穷学生，没钱，有事你去找保险公司吧。”

我认为保险公司不可能理会她的扼诈。

半年以后，保险公司通知我们，我们的汽车保险价格上涨了一倍。原来那女人把她的孩子送到医院去崐检查，拍了机张片子，做了几次C T，就花掉了两千多元，她还请了一个律师，专门为她索赔。因为错误崐在我，虽然小孩没查出毛病，可是保险公司要负担全部的检查费。

就这样，我要为这项毫无损失的交通事故付出大约一千美元左右。因为保险公司的检查费都付给医院崐了，所以那女人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真不懂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她为什么要做。现在看来，美国人崐都很友善的想法实在很天真，至少应该修正一下，将各种不同类别的人区分开来看。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崐好人和坏人，不能看成一个一成不变的整体

五哭泣的丑小鸭

大约两岁的时候，我儿子就知道了丑小鸭的故事，并且能从头到尾有声有色地复叙出来。可是那时候崐他并不明白故事这故事真正的涵义。他忙着和邻居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在计委计算中心的大院子里跑来跑去，崐大院里有花草树木，夏天草丛里有蝴蝶、蜜蜂和蚂蚱，还有跳来跳去的青蛙，甚至还有一个小池塘，里面崐有许多小鱼和小虾，比鲁迅先生的百草园可丰富多了。

没想到，他七岁的时候，被连根拔起，离开了他所熟悉和热爱的这一切，远度重洋，被移植到了一个崐崭新的环境里，他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甚至长得也跟别人不一样，有些小孩常常好奇地看着他，他崐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丑小鸭。我原以为，他能够很快地度过语言关，比我们更快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崐却没想到，他毕竟太柔弱，承受力太差，经不起风吹雨打。这横跨半个地球的新生活，对于他来说，不亚崐于一次七极地震。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普通的居民住宅区里。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房子与房子之间，隔着几十米，人崐人都没有串门的习惯，也不管邻里发生的事情，我们连邻居是些什么人都不知道，自然，更谈不上有小孩崐跟我儿子一块玩了。

开始的时候，儿子只觉得新鲜，他睁大了眼睛到处看，兴奋地在草地上打滚，好奇地看着五花八门的崐电视广告，对那些层出不穷的卡通片更是着迷。可是过了不久，他就发现不对劲了，每天从早到晚，从晚崐到早，老是我们一家三口打转转，没有那些喜欢逗他的叔叔和阿姨，也没有能够容忍他们吵得天翻地覆的崐邻居老奶奶，更没有能够把水门汀的楼梯闹得地动山摇，把走廊搅得一蹋糊涂的小伙伴。

于是他愤怒了，不断地跟我扯皮，到商店就要买东西，不买就哭，弄得过路的美国人都奇怪地看着我崐们这母子俩。在家里他就练拳击，把枕头、床垫、沙发垫掀在地上，报纸弄得满屋都是，这还不算，更厉崐害的是他不

停地跳脚，大喊大叫：“不好玩，烦死了。”似乎他应该在游戏中发挥的能量都转化成跟我扯犊子的动力了。我被他吵得一刻也不得安静，成天脑袋嗡嗡作响。

好不容易小学开学了，我高兴了，心想他能在学校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结识好多新的朋友。他自岷己也很兴奋，自己把指甲剪得整整齐齐，头发梳了又梳，每天早早地起来，在门口等着校车来接。

半个月后的一天，他哭着回来了。他说老师每天罚他站在教室外边，学校的小朋友对他一点也不友好，岷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玩。他哭着央求我说：“妈妈，我再也不要上学了，你带我回中国去，我要我的小岷朋友，要我的老师，我求求你，好吗？”

我搂着哭泣的儿子，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掉。是我不好，我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我怎么能天真地岷以为，一个七岁的孩子在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凭他自己就一定找到他自己的欢乐和幸福呢？美国的学岷校有严格的校规，违反校规都是要挨罚的，他一句英语都不懂，哪里懂得什么校规呢？老师不了解一个新岷来乍到的外国孩子的心理，认为他是故意不听话，所以就惩罚他。儿子比较认生，看着周围的人高鼻子、岷凹眼睛，本来就颤颤兢兢，老师一批评，自然就更受不了，在国内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独生子，哪受得了岷这个呢？

从那以后，我就把他转入了一个专门为外国学生设置的双语教育班，又经常跟老师取得联系，随时了岷解他在学校的情况，每天儿子放学回家，都跟他谈一会儿天，问问他学校的情况，在学校交了朋友没有，岷鼓励他说出心中的烦恼和忧愁，给他适当的批评和建议。现在，两年过去了，丑小鸭虽然还没有变成白天岷鹅，可是已经长出了一些白色的羽毛。他的英语赶上了同龄的美国孩子，在全国统考中取得了好成绩，数岷学更是名列前茅，对于周围的环境也渐渐地适应了，象许多美国小孩子一样，学会了游泳、打网球，学会岷了和世界各国的小朋友和平共处。不过，他还是说，再好的美国朋友也比不上他的中国小朋友

六“寓教于乐”

有一天，儿子从学校带回来一个纸包，他神秘地打开旧报纸，拿出一个陶瓷的印第安人脸谱，告诉我，岷这是他自己做的。

那脸谱很有趣，有着长长的，在头顶上转了几个圈的鼻子，还有宽得跟脸一样的嘴巴，脸上还有一道岷道红蓝绿色的装饰，很象早期印第安人的图腾。不过这脸谱到处都泄露出顽童的痕迹：脸有点歪，鼻子不岷在正中间，嘴角一边高一边低，脸上的装饰也不对称，有一边脸上，还能看得出儿子那稚气的巴掌印。岷

看来，第一次自己动手做工艺品令他激动不已。他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教他们怎样做模子，怎样上色，岷怎样烧制成型，一边说，一边得意洋洋地把它挂在我们的客厅的墙上。

又过了一些天，他很骄傲地穿着一件T恤回家了，上面七歪八扭地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他岷们上科学课，学习了许多生活在海洋中的动植物，老师让他们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在T恤衫上画上自己岷喜欢的海洋生物。他就用老师给的这种特殊的颜料制造了这件别具一格的T恤衫。

学校里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他们大约二十个人一个班，上课不是整整齐齐，安安静静地坐着，而是围着一张大桌子随随便便地坐，老师坐在他们中间，讲课就象在跟孩子们讨论问题，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发岷表意见。回答老师的提问，不用举手，也不用站起来。每个教室里都有厕所，上课时不用请示老师就可以岷去厕所。

有时，他们把所学的内容改编成小话剧，每个小孩都写一段剧本，然后自己负责自己那一段剧本的演岷出，有时还自己摄影（录像）。我看过几次他们的这种演出，看得出来，他们的剧本很粗糙，演出的水平岷也不高，可处处表现出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天真和烂漫的个性。每个孩子都兴奋极了，都急于表现他们岷的创造力，整个演出充满生机，与那些按照某个固定的模式排练和演出的话剧有着绝然不同的效果。

也许是为了将来能够适应激烈竞争的社会吧，美国的教育很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推销自己的能岷力。美国人很会谈话，连小孩也不怕生人，能够潇洒自然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口若悬河地说上半天。我想，岷这种能力的形成和学校经常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有关。今年是大选年，本来与孩子们无关，岷可是几乎每个学校都增设了一些跟大选有关的活动。儿子的学校组织孩子们发表演说，对总统候选人进行岷评论，有的还假设自己是候选人，告诉大家如果他当了总统，打算做些什么。儿子说，如果他当了总统，岷给每个小孩发一个电子游戏机。这还不算，他们，还一本正经地投票。跟大人一样，他们每个人投的票都岷是保密的。可到底是孩子，一投完票，他们就互相打听对方投谁的票，因为独立候选人佩罗说话很幽默，岷很得我儿子喜欢，所以他投的是佩罗的票，却遭到很多小孩的围攻，纷纷责备他为什么不投克林顿的票。岷不仅如此，每到逢年过节，学校还有各种各样的聚餐聚会等等。表面上看起来，这也许有点不务正业，但岷是孩子们从游戏中学到了很多很多。

当然，美国的儿童教育也有许多缺陷，美国儿童的整体成绩检测水平底于日本、韩国、台湾，据我估岷计，也低于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美国的教育家们不断地在讨论如何改进美国的教育。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岷家长对美国式的教育非常不满意，但是我想，美国式的教育比较注重儿童的特点，在寓教于乐，启发式的岷教学方法等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可能有些美国孩子的书本知识不如中国孩子，但是他们的独立岷性、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综合能力，比中国孩子强得多。不过，美岷国孩子的家庭作业过少，暑假长达四个月，却没有一点家庭作业，这却是不可取的。我想，如果能融中美岷儿童教育之长于一炉，或许能造就既有中国式的严谨和认真，又有强烈的进取和创造精神的新一代吧

七令人惊讶的美国儿童

镜头一：超级市场里，一个五岁的小男说：“妈妈，这辆遥控汽车很好玩，我能买一辆吗？”

“不，这汽车太贵。”妈妈回答说。

小男孩就不声不响地跟着他妈走了。

镜头二：两岁的丽莎在地上玩了半天，把玩具弄得到处都是。

“丽莎，把你的玩具收拾好，该睡觉了。”妈妈发令了。

丽莎抱起一个大娃娃，把她放进了壁橱里。然后就往她自己的房子走。

“丽莎，你的小钢琴还在地上呢，你应该把它放在柜子里。”妈妈说。

丽莎转过身拿起钢琴，好不容易才打开了柜子的门，把它放进了柜子。她已经很累了，眼睛也睁不开眼了，走路都摇摇晃晃地。

“丽莎，你的童话书还在外边呢，它也要上床睡觉呢！”妈妈还在提要求。

丽莎哭丧着脸，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把书放到了书架上。

镜头三：一家五口吃完了晚饭，十岁的大卫不声不响地收拾碗筷，清洗、抹桌子、扫地，然后走到妈妈跟前，说：“妈妈，都做完了，还有什么事吗？”

“好了，今天干得不错，可以完电子游戏机了。”

大卫高高兴兴地玩游戏机去了。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几个镜头。到美国以后，美国孩子的礼貌大方，既有很强的独立性，又有教养、听家长的话，既守规矩又不失天真活泼，淘气顽皮，真是令我羡慕得不得了。

我儿子九岁，正是“七八九，崽嫌死狗”的年龄，每次我让他做一件事，都要说十次以上，而且总是以我大动肝火，大吼大叫而告终。不崽仅如此，他还常常生出许多千奇百怪的事，令我头痛不已。

于是我开始探索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我与许多孩子的母亲交谈，搜寻各种各样的儿童教育的信息，我发现，美国人之爱孩子的程度，不亚于中国的家长之爱独生子女，有些好莱坞著名的当红电影明星，虽崽然不愿意结婚，可是却把自己的孩子看作无价之宝，如果有人称他们为好爸爸或者好妈妈，他们会比得到崽奥斯卡奖还要高兴。

儿童教育被当做一个重要课题被广泛地讨论。许多热爱孩子的父母，都很清楚，美国是一个有着残酷崽无情争竞机制的社会，躲在妈妈保护伞下长大的孩子难免有严重的心理残疾，长大后很容易被无情的社会崽所吞噬。所以，他们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原则是“独立”，孩子从小就要自己收拾自己的东西，自己料理崽自己的生活，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就到附近帮邻居整理花园，草坪，十五岁崽以上的，能够自己开车了，就走得远一点，到商店或者餐馆打工。这样做是为了：一、让孩子明白父母再崽怎么爱他，也不能替他包办一切，终究得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养活自己；二、让孩子从小接触社会，随着社崽会发展变化的脉搏成长，长大以后很容易融于社会，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不致于学校一毕业，崽就产生严重的失落感，对纷繁的大千世界无所适从。

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也就妨采取拿来主义，照搬在我儿子身上，对他实行“打工教育”。刚开始，崽也不能来得太猛，得先让他服预备役，在家里洗碗。为了鼓励他的积极性，我规定每洗一餐的碗，得二十崽五分，倒垃圾得五分，得到的钱积累起来，可以买他喜欢的书或者是玩具。“新政”试行的头一天，我们崽家出现了这样的镜头：

孩子他爹原来是洗碗大臣，此刻把饭碗一推，悠闲端起一杯茶，坐在沙发上看晚间新闻，儿子人矮，崽够不着水龙头，就搬个木箱垫在脚底下，哗哗啦啦地开始洗碗，一边洗一边唱着崽唯一记得的中国歌曲：崽“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莫回呀头……”

过了一会，儿子挺着湿淋淋的肚子，得意洋洋地走到我跟前，说：“妈

妈，碗洗完了。今天我的表岷现很好吧？”

我看着水流成河的厨房和胸前湿了一大块的儿子，叹了一口气，拍了拍他的肩，奖给他了二十五分钱

八被耽误一代的侥幸者

我和我丈夫，都属于被文革耽误的一代。

我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不幸的了，文革开始的时候刚刚上小学五年级，赶上“停课闹革命”，一岷停就是三年，等到老三届放下了，我们才进中学，书还没在手中捂热，就糊里糊涂地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岷了。

我丈夫比我幸运，他多念了四年中学。这使他在数理化等方面比我强一大截，考上了华中工学院的岷数学系。不过，他也有不幸的地方。他三十一岁的时候，才有机会上大学，更不幸的是，四十一岁才开始岷读博士研究生，四十六岁的时候，才有可能读完。将近五十岁的时候，才能够开始他所热爱的工作。比起岷那些三十几岁就名扬四海的美岷教授来，他的确是不幸。他把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耗在学习上了，他岷老是在补课，老是在追赶别人。上大学的时候，他要补上中学高中的课程，赶上比他小十岁的应届毕业生；岷念博士的时候，他要补上英语和俄语，赶上比他小二十岁的小青年。新到美岷的中国留学生，个个年轻得岷象他的侄儿侄女，看着他日益花白的头发，我们常常感慨万千。

你说他不幸吗？他实在还是这一代人中的侥幸者。

这一代人高举过造反的大旗，热血沸腾地冲杀在血雨腥风中，有多少人莫名其妙地断送了年轻的生命；岷这一代人，不得不上山下乡，在西北高原黄河之滨冷漠的凄风苦雨中挣扎；这一代人，回城之后，结婚生岷子，一家三代人，挤在不到十几个平方的小屋里，上要照顾老人，下要照顾孩子，从来就没有享受到真正岷的夫妻生活，两人世界。

是啊，我们为我们赶上这样的时代而遗憾，可我们也为我们是这一代人而自豪。想想看，世界上有哪岷一代人象我们这样，经历过这么多的思想创伤？又有哪一代人能够象我们这样，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岷勇敢地从精神的废墟中站起来，迎接新的挑战？我们应该为我们是这一代人而骄傲，因为我们值得骄傲。

从小，我丈夫就有一个梦想，梦想长大了当博士，在科学的领域里自由自在地遨游。可是，岁月蹉跎，岷日月如梭，转眼就是四十了，几经艰难和曲折，他才踏进博士研究院的殿堂。也许有人说他太傻，放着岷内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人人羡慕的工作不做，跑到国外去穷折腾，为了一顶空空的博士帽，值得吗？

他却认为很值得，他不安份于没有目标，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以为，一个能够激励自己不断地为实现岷新的目标而奋斗的人，才是一个充实的人。年纪大了，记忆力、反应的速度都不如年轻人了，他就“笨鸟岷先飞”，上课之前先预习，下课之后再复习，教授布置的作业，他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做，有些可做可不岷做的作业，他也一定要把它做完。考试之前，更是翻遍所有的有关的参考书，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消化，岷再难再奇怪的题目，也要追究出个所以然来。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当他读完硕士学位的时候，其岷优异成绩令那些洋教授们惊讶，许多中国同学都说：“为我们中

国人挣了光。”

这样学习，当然要花去他的许多时间，耗费他的许多精力。儿子说他：“PITY DADY”，他崐不仅说他爹可怜，还跟国内的表姐写信，夸张地说：“爸爸一个暑假都在学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过。”崐吓得他的爷爷叔叔赶快写信来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是我们家的“白鳍豚”，重点保护对象。我和儿子都全力支持他，不让他为家务事分心。我尽快地崐熟悉环境，学习一切居住在美国所必须的东西，学会开车以后，只要是能够自己处理的事都自己处理，决崐不牵扯他的精力。不过，我们还是留下晚饭后洗碗的“美差”给他，让他有机会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

当然，有时候也有例外。我没耐心，遇到儿子不听话，就火了，对着他大吼大叫，儿子也不是软柿子，崐他也对着我大吼大叫，于是我们先把他爹的书房门关起来，然后母子俩再比赛，看谁的脚步得响，看谁吼崐出的声音大，可想而知，最后都是我获胜，要不然，儿子也就不成其为儿子了

九夫妻关系的变数

在美国，很少看到中国的电影或电视，谁有了一盒中国电影电视的录相带，大家都如获至宝，一传十，崐十传百，轮流着看。昨天晚上，好不容易轮到我看《编辑部的故事》了，我一口气就看完了六集，虽然《崐故事》中的幽默谈吐引起我一阵阵的笑声，可是对那“妻管严”却感到久违了。

这也难怪，我离开中国已经两年多了，对中国的那种夫妻关系已经很陌生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走崐出国门之后，我才知道，中国大陆的妇女地位之高，特别是在家庭中的地位之高，恐怕要居世界的首位。崐在美国，到处可以看到夫唱妇随，齐眉举案的家庭，却难得看到怕老婆的丈夫。理由很简单，许多妇女没崐有工作，呆在家里，以照顾丈夫和孩子为天职，自然而然地处处听命于丈夫。一般美国人也比较喜欢贤妻崐良母式的妇女。新任第一夫人克林顿，是个事业有成的很有名望的大律师，她那灼灼逼人的才干和气势便崐受到许多人的攻击。而温柔敦厚、“老祖母”式的布什夫人就受到很多人的爱戴，甚至比布什更得人心。

许多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以后，夫妻关系就出现了新的变数，发生了新的变化。因为许多妇女在美国崐是陪读，一家子吃的是男人的奖学金，将来靠的是男人找个好工作、挣钱养家，男人自然是重点保护对象。崐而且，一般来说，男的英语比女的好，开车也比女的开得好，对美国社会更了解，一般家庭中遇到什么事崐情，都是男的出面跟外界协商解决。在美国，几乎干任何一件事都有许多表格要填，连上银行存款，也要崐填一大堆表格，然后给你一大堆写满了存户须知一类的纸，这些都要仔细地看，认真地研究，才能决定你崐该怎么办，不然地话，也许你存钱的类别不对，比别人少了几百元的利息。许多女人英语不好，不用说崐读崐懂那些复杂的说明了，就是最简单的对话也很困难，上银行的重任，自然落在男人身上了。当男人掌握了崐车钥匙和经济大权，同时也掌握着家庭的未来的时候，自然成了家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成为家庭的中心崐了。女的呢，一般都是在家里做家务，相夫教子，打工，支持丈夫完成学业。不管你原来在国内是大学毕崐业还是硕士博士，是医生还是工程师，只要你所学的专业不对口或者你的英语不过关，

你都得依附于男人过日子，你没有自己的名字，常常被称为“某某的妻子”，当然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嚣张的气焰，敢于象《编辑部的故事》里描叙的那样，叫男人跪搓板了。说不定如果《故事》的编剧们知道了这些，会感到很高兴吧。

我却不是很高兴。虽然我不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可是我毕竟来自中国大陆，一个妇女人人有工可作的地方，我相信除了家庭之外，妇女应该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总觉得，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做一些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有益的事情，那样才不枉活了一辈子。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感到越来越恐慌，为自己即将虚度此生而焦急。虽然我知道自己很平凡，但是我想，只要我能够为自己选择一个正确的目标，不断地为之奋斗，我这一辈子，就很值得了。

可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感到很失望。我失掉了我所热爱的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找不到新形势下自己的位子。我不会开车，连买菜都得靠丈夫，英语听不懂，也说不出话来，跟聋子、哑巴和文盲差不多。我知道，丈夫的学习很紧张，他需要我的支持和帮助，儿子对新的环境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时时处处需要我的扶持。可是仅仅这些并不能令我满足。我要做好贤妻良母，还要有一个新的属于我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于是，我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十中国餐馆的种族歧视

在美国，留学生家属做得最多的工作，是在中国餐馆打工。于是，我的探索也就从中国餐馆开始。

没想到，我的第一炮根本没有打响。我遇到了美国社会中最普遍、蕴含着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的种族问题。

说起种族歧视，多数时候是指白种人对黑人的不公平待遇，有时也指白人对黄种人的不公平待遇，从来说来也没有听说过黄种人与黄种人之间存在种族歧视的，因为都是同祖同宗，哪能自己歧视自己呢？

偏巧，这样的事让我遇见了。因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比受到白种人的歧视更加气愤。

开始在中国餐馆打工的时候，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吃人家的饭，就要听人家的吩咐，做人家的事，这是天经地义的，要不然，老板何必要雇你呢？

中国餐馆吗，老板当然是中国人，我想着他们在美国创家立业也不容易，一家人辛辛苦苦，起早睡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勉强维持小本生意。于是不辞辛劳，不停地跑出跑进，老板的吩咐，老板娘的吩咐，老板的儿子、女儿的吩咐，客人的呼唤，我一个不拉地照办，忙得昏头转向，直不起腰来。这还没什么，打工吗，总是要做事的，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跟我一样做跑堂的两个美国人从来也没有被老板这么吩咐过，晚餐开始前做准备工作和晚餐后的收尾工作他们从来也不做，当我忙着收拾一大堆碗碟的时候，他们正悠闲地跟老板聊天。不仅如此，他们的工资也比我的高。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两个美国孩子比我来的早，做事比我熟练吗？显然不是，那小男孩比我还来得晚，而且非

常不会做事，我用五分钟可以做完的事，他至少要花岷十五分钟。

我觉得这实在是奇怪得很。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他们自己不也是黄种人吗？认为黄种人比白岷种人低贱，把黄种人当作廉价劳动力，这公平吗？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种族、出身就只能得到比别人低一岷等的待遇，那么老板自己呢？他们把他们自己摆在什么地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才知道，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有许多中国餐馆对于他们的中国雇员比对他们的美国雇员苛刻，岷美国雇员做的事相对地比较轻松，薪金也相对地高一些。可悲的是有些中国人甚至有些留学生也把自己摆岷在白种人之下，认为老美比中国人强多了。动不动就说：“你看人家，那才……”

这时候，我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为中国人，也为黄种人悲哀。

一个人，当他失去自信心的时候，往往自暴自弃，一个民族，当他失掉了民族自信心的时候，当他的大多数岷成员羞于承认自己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时候，这个民族便没有了朝气，便日益走向灭亡。

自尊自强是一个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根本，也是一个民族之立于世界之林的基石。记得田长林在就任岷加州伯克莱分校校长的时候说，在美国要做出成就，最重要的是要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为中国拥岷有五千年灿烂的古代文化而骄傲。当时，我不很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现在我才知道，这的确是一个在岷美国生活和奋斗多年的优秀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

最优秀最受人尊重的中国人，往往是那些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自豪的人。

一个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自轻自贱的人，别人会瞧得起你吗

十一学不会的“抢钱”

当我跨进小学校门的时候，正赶上“学雷锋”时代，虽然后来不再学了，可是那个时代还是给我打下岷了深刻的烙印。后来，我游览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名著，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岷思泰等等文学宗师崇高的思想风范，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众多典型人物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加上几十年传统岷中国文化的熏陶和三十多年来所受的关于“大公无私”的教育，使我一贯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岷哲学，认为一个损人利己的人是很讨厌和卑鄙的。

可是我的人生哲学在美国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是一个以钱为中心的社会。千方百计多挣钱，成了许多人的第一需要，甚至岷是爱好。在无情的竞争原则下，人们付出了惨重的精神和肉体的代价。

刚到餐馆打工的时候，老板告诉我，我和另外两个跑堂一起做，桌子无论大小，三个人一人一桌轮流岷转，各人的小费各人自己收起来，服务得好，小费就多，服务得不好，小费就少，也用不着怨天尤人。

我想这样倒也公平，收入多也好，少也好，都是自己的事情，省得扯皮。

做了几桌以后，来了两对中年男女，正好轮到我，一个跑堂对我说：“你现在正忙着呢，这样吧，这岷一桌我来帮你做，待会儿你有空了，我还你一桌。”

我看他这么肯帮忙，便很高兴地答应了。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来了三个客人，那跑堂对我说：“这一桌人最好招呼，一点也不挑剔，给你好吗？崐”

我没加思索就应承下来。客人走了之后，我发现桌上一分钱的小费也没有。另一个跑堂告诉我，这些崐都是老客人，原来轮到我的那两对中年男女是最好的客人，每次至少给十元小费。后来的这三个人呢，则崐是有名的铁公鸡，一毛不拔的，我根本不应该跟他换，这一换，我就少了十元钱的收入。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奥妙，真是“吃一堑，长一智”，从那以后，我就守紧我的桌子，我不占人家的，崐可也不愿意让人家占我的。

可是不久，我又遇到了麻烦。我发现我的菜单送到厨房之后，菜半天都出不来，别人的桌子都是很快崐菜就齐了，客人吃得高兴，自然小费就给得多，我的桌上的客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吃得不高兴，小费也可崐怜得很。我问老板这是怎么回事，老板说：“跑堂都是抢菜的，抢菜就是抢钱哪！你连这也不知道吗？你崐真是太天真了！”

我是太天真了，不光是不知道，就是知道了我也做不出来，一盘炒好的菜，刚端出来，就扑上去，从崐同事手中抢过来？不可思异。我这三十多年，学过不少大公无私和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的道理，还从来没崐有学过怎样抢钱，罢了，罢了，学不会，也不想学，还是辞掉餐馆的工作吧，说不定我能找到一个既不损崐人，又利己利人的工作呢？

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

十二在老美家里过圣诞节

从十月开始，老美们就开始张罗着过圣诞节了。在别人的国度，看着别人忙碌着别人的节日，更加感崐到自己是个异乡人，浓厚的节日气氛，更加衬托出自己的那份孤独和无赖。

儿子非常的焦躁和不满，不断崐地责怪我们家没有过节的气氛，责怪我们没有把他的朋友带到美国来。

正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个节日的时候，一家三口的思乡情结意外地得到了解脱。

一位美国朋友邀请我们全家去过圣诞夜。

他叫江，以前是一个很有地位的牧师，因为违反教规要结婚，便退出了教会。可是在即将踏上红地毯崐的瞬间他又改变了主意，觉得个人自由比婚姻幸福更重要，直到现在，五十多岁了，仍旧是单身。为了在崐社会上找到满意的工作，他重新进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并且边读书边在博物馆做解说员，以维持生活。

当我们穿过一片片装饰得灯火辉煌的住宅区，走进孤零零地蹲在旁边的一所又小又旧的房子的时崐候，崐立刻被他那满头的白发和风趣机智的谈吐吸引住了。他对世界各国的历史了如指掌，其知识之渊博，与他崐家的清贫简陋正好成反比。

他可真够穷的，家里除了几件很旧的桌椅床之外，没有一件奢侈品，连家家必备的圣诞树也没有。他崐请我们吃饭，不过是博物馆发的一只大火鸡，除此之外，就是一片白菜，另外，还有一些米饭，他不会做崐菜，白菜煮过了头，一点绿色都没了，只剩下黑乎乎的一团，难吃极了。

江却兴致很高，一吃完饭，就招呼我们玩“打结”(TWISTER)的游戏。这游戏的规则是根棍据一个转盘的指令，把手脚放在指定的彩色圆点上，谁先倒下谁就输了。

不一会儿，我们几个人都不得不把屁股撅得老高，手脚落在地上了。

儿子因为手脚太短，左脚站在红色上面，右脚就够不到蓝色，所以一会儿就四脚朝天摔倒了，引来一崐阵哈哈大笑。

我是第一次到老美家里，又是第一次跟老美一起玩游戏，心里不禁紧张得很，一心想着千万不要倒在崐地上，千万不要出丑。

江一脸公正的样子，把转盘显示给我们看，然后拨动指针，等到针停了，说：“右手放在黄色上。”

天哪！我的左脚右脚左手已经都在黄色上了，哪能把右手又放在黄色上呢？就是有金鸡独立的工夫也崐不行啊！

我慢慢把手挪到黄色上边，屏住呼吸，心里暗暗祝愿江快点报下一个，哪知他故意停了下来，讲起笑崐话来，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这一笑不打紧，惹得我和丈夫都倒在地上了。

我接过转盘，催江上阵，他高兴地答应了。看着他满头白发，我有点于心不忍，想嘴下留情，不让他崐做太困难的，他却不理会，只是一个劲地催我把转盘亮出来拨动。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发布命令，没想到才崐发三个命令，江的四只手脚就交错地扭在一起了，他摇晃了几下，终于倒下来了。大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崐大笑。

告别了江，耳边仍然弥留着江的笑声。丈夫说：“你发现没有，江玩得这么开心，其实是为了摆脱他崐的孤独和寂寞呢！”

是啊，孤独、寂寞与个人自由是孪生姐妹，许多美国人喜欢拥又更多的个人空间，可是常常难以排遣崐孤独和寂寞的阴影，为了赶走这该死的梦魇，他们把生活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们拼命地运动，旅游，寻崐求各种各样的刺激，可是这梦魇还是常常不召自来。当然，东方式的传统的家庭观念也有它的弊病，可是崐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愿意牺牲一点个人自由，享受天伦之乐。目前，虽然我们远离故乡和亲友，可毕竟一崐家三口团聚在一块，共同携手面对人地两生的困境，迎接未来的挑战，比起江们来，不是要幸运得多吗？

情报殒陪读散记（续篇）

白帆

出门难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在交通通讯四通八达的现代化社会里，重提这句老话，崐似乎是有些落伍，至少有点不开化的嫌疑。不过，对于许多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中国人来说，那份初出国门的惶崐恐和不安，往往在许多年以后仍旧记忆犹新。即使是那些托福考了五六百分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也会遇到各种崐困难，闹出许多笑话，至于许多一句外语也不会的留学生家属们，更是每个人都都有一肚子的故事。

我有一个邻居，叫张明明，在国内念书的时候，学的是俄语，一句英语也不会。这次出国，订的是美国西北崐航空公司的机票，一踏上飞机，就成了聋子和哑吧，连“YES”或“NO”也不会说，佯作镇静地坐在座位上，崐就象个傻瓜，呆呆地看着别人，心里就象揣着一个小鹿，不断地突

突乱跳。

后来，明明看见一个老太太，一个地地道道的黄土高坡的农村妇女，安安稳稳地坐在散发着香水味机舱里，崐一点也不紧张，只见她满面红光，自由自在地跟其他的中国人有说有笑。她好奇地跟老太太攀谈起来，老太太立崐刻骄傲地拿出她儿子的照片，说她儿子在纽约大学念书，新近又添了一个大胖小子，接她去帮忙看孩子。

一提起她的儿子，老太太的话就变得没完没了。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说话的机会，张明明赶紧问她：“你一个崐人走这么远的路，不害怕吗？”

老太太仍旧兴致勃勃地说：“怕什么？这还是我头一次坐飞机呢！那些乡亲们不知道有多羡慕呢！都说我福崐气好，有个争气的儿子。你还别说，儿子对我可是真孝顺，事事想得周周全全，我到哪里都不用担心。你看，这崐些纸条，管吃管喝，还有管睡觉上厕所的，我只要把这纸条拿给别人一看，自然就有人跟我带路，你看这孩子崐聪崐明吧？”

看着老太太那么得意洋洋，明明的心理就开始埋怨自己丈夫太粗心大意了。怎么就想不到这一招呢？其实这崐也不是什么特新特难想的主意，不就是跟两千年以前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差不多吗？可见他不是想不到，而是对自崐己不够关心，连老太太的儿子都不如，人家还是母子，我们这还是夫妻呢！想到这里，明明伤心起来，看看周围崐一张张陌生面孔，又想到在美国一切都要依赖丈夫，如果丈夫对自己不好，自己可怎么办呢？想着想着，眼泪就崐掉下来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明明赶紧擦一把泪，拿起老太太的纸条一张张地细看。不看还好，一看她又笑起来了。

原来这纸条的一面写着英语，另一面大约是老太太不识字，是画的图画。比如喝水就画一个冒着热气的杯子，崐旅馆就画了一个人在床上睡觉，厕所则就是画的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大约是怕老太太不明白，女人旁边，还加了崐一个农村里厕所边围墙的篱笆。

飞机到了西雅图之后，由于天气的原因，航空公司通知旅客要在西雅图呆三天，至于食宿，全部由航空公司崐负责安排。

双脚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之后，明明看着这陌生的一望无垠的土地，看着周围一张张连皮肤和头发都不一样的崐陌生面孔，不由得紧张得双手冰凉。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没关系，咱俩做伴。”她胸有成竹地拿着纸条，崐拖着明明就走。

手里有了这些纸条，还真的解决了许多问题，上厕所啊，喝水呵，真可谓所向披靡。不过后来她们还是遇到崐了麻烦。

航空公司通知她们，给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一个房间，服务员会将她们的晚餐送到房间里。

她们俩坚决要住一间房。不管航空公司的人怎样解释，这钱是由航空公司出的，并不要她们自己付费，她们崐都弄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只觉得俩人住在一起比较放心。当晚餐送到房间里以后，老太太看着汉堡包和土豆崐泥，一个劲地摇头。服务员问她，想吃什么，她用地道的陕北口音说：“米饭腌菜。”

这回轮到服务员不懂了。老太太看服务员不吭声，以为他们没有米饭腌菜，心想，咱到了别人的国家，也得崐入境随俗，不能让人家为难，就说：“面条也行。”

服务员还是一脸的迷糊。这次老太太明白了，可能服务员听不懂她的话。她急中生智，看见旅馆的墙上有一幅挂历，上面有一张大虾的照片，就指着照片说：“虾！”

服务员懂了。过了一会儿，她端来一个大盘子，里面装满了大虾，还带来一大盘蕃茄酱。

于是，虾就成了她们俩的专利，只要是吃饭的时间到了，服务员就给她们送来大虾。吃了两天的虾之后，这一些虾再怎么可爱，也叫他们腻味了，想叫服务员给换个口味，却怎么也说不明白，服务员还以为她们特别钟爱这一些美国大虾，于是给她们送来更多更大的虾。没有办法，为了肚皮所迫，俩人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吃大虾。重新登机的时候，服务员为了服务周到，又专门用一个大号的塑料饭盒，包了一大包虾，给她们带着上路，可是她们俩看一些着虾就想吐，等服务员一转身，就把它送进了垃圾箱。有趣的收款员

一个星期六，我去超级市场买食品，在柜台上拿了一颗大白菜，一把菠菜，两个萝卜，一把绿花椰菜。然后到出口处付款。

“你好！”服务员露出职业性的微笑，热情地打向我打招呼，然后开始清点我要买的东西。

“这是什么？”她拿起大白菜问我。

这里是她的国度，英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应该是我问她才对。我犹豫了一下，想想如果我说“大白菜”，她肯定会莫名其妙，于是我用英语回答道：“N A P P A”。

她根据我提供的信息，翻了半天的价格表，才弄清了大白菜多少钱一斤。

“这是什么？”又来了，这次是菠菜。难道她连菠菜也不认识？美国不是专门有一个儿童动画片，向孩子们宣传吃菠菜的人可以变得力大无比吗？或许她根本就不是不知道这些菜叫什么，而是歧视我这个老中，故意叫我难堪？

“S P I N A C H”，我有些不高声地回答。

她似乎并没有察觉我的不快，继续进行她的操作。这次，她拿起了绿花椰菜，我心里说，如果这一次她再问我这种菜叫什么名字，我就要去跟她的上级谈谈了。因为我知道，这种菜美国人吃得很多，她不可能不知道名字。

结果她没有问我，很熟练地把价格输进了计算机。

“这是什么？”她拿着一个大萝卜问我。这次轮到我哑口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萝卜的英语该怎么说。

收款员又问了左邻右舍的几个同事，谁也不知道萝卜叫什么。

“你也不知道吗？”我身后的一个老美问我。

我摇了摇头，那个人很奇怪地看着我，说：“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可是你知道它怎么吃？”

“我只不过不知道它的英语名字罢了。”我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现在他们终于把部门经理找来了，只有他知道萝卜叫什么。

后来我发现，超级市场的收款员几乎十个有九个不知道大部分蔬菜的名字。一般的人顶多知道蕃茄，黄瓜，一些土豆等少数他们常吃的蔬菜，更多的人不知道怎么拼写。

美国，号称当今世界第一强国，其高等学府，硕士博士专家教授科学家大约是世界上最多的一个国家，法律规规定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应该完成高中教育，如果学龄的孩子或者青少年连续三天不到学校上课，家长就要蹲监狱。规其教育普及程度大约也可称作天下之最，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流浪汉，他可以跟你神砍一通中东局势，俄国规危机，甚至对当今的美国总统评头论足一番，可是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连白菜萝卜叫什么都不知道。这些收款员一规般都有高中文化程度，而且天天跟白菜萝卜打交道，却仍旧说不出这些东西的名字，难怪他们的前副总统奎尔，规到小学去访问的时候，要把“POTATO”(土豆)拼写成“POTATOE”了。可见忽视基本功训练是美规国当今教育的一大弊病

福建来的偷渡客

在美国的中国餐馆打过工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要想学会做跑堂，先得学会一个“忍”字。老板对你不满意，规时不时地批评或者教训你两句，不管他是多么无理，多么趾高气昂，无论你比他聪明或者能干多少倍，你得忍着；规客人的吩咐，无论是多么琐碎，一律得听着，用心地记着，尽快地照办。否则，你不光是挣不到钱，恐怕马上就规被抄鱿鱼。如果你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那么，不光是没有钱寄回家，恐怕连自己都喂不饱了。

也许是我运气好，这次我到一家餐馆打工，老板娘叫滨滨，对我很客气，不光是没有动不动就教训你，而且规客人多了，忙起来的时候，她还会跟你帮忙，客人留下的小费她一分也不留，全部都给你。后来时间长了，我渐规渐地了解，他们一家子都来自中国的福州，都是经过千辛万苦偷渡过来，寻求他们的美国梦的。

她的父亲在国内开了一家很大的制鞋厂，生意很好，家里盖了一大幢房子，请了好几个人做家务。她自己是规中专毕业，在当地的一个大水产公司当会计。他们一家子在当地颇有些名气，县里的各方面的人际关系都很熟，规有什么事情需要办的时候，不说是呼风唤雨，也可以说是路路通。两个弟弟也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个在税务规局工作，一个在证券公司工作。本来日子过得很快活，也没想到要去远涉重洋。结果没想到，最近一些年，福州规刮起了一股偷渡风，他们一家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如今，花了十来万美金，她和她丈夫，两个弟弟都先后偷规渡到了美国，舍弃了原来优裕的生活，整日在餐馆里头做苦工，回首往事，她只有一个字可以说明她的心境：悔！

要说这股偷渡风的形成，还真是源远流长。早在中国开放之初，就有一些海外华人回国探亲，中国人喜欢讲规“衣锦还乡”，这些人里，有一些是真正的“发”了，有些则是打肿脸充胖子。他们回去以后，住的是当地最高规级的旅馆，吃的是高级餐馆的山珍海味，亲戚朋友一见面，送的不是电视机就是高级音响。街上遇见叫花子要钱，规随便一掏就是十元一张的票子。当地的人们一看，“哇！这些美国回来的人真了不得！都发了大财了！”先回国规的人既然开了这么个头，后回国的人自然也不能让别人说是孬种，中国人都是很讲面子的，于是乎，就是借钱，规也要摆阔，绝不能让多年不见的乡亲发现自己在美国混得不象样。于是，这股风愈演愈烈，这些归国探亲的华人规的阔气也越摆越大。

老家有了红白喜事，这些美国华人必定要寄一大笔款子回家。婚礼自不必说了，就是丧事，花销也很惊人。规办丧事的时候，只要是前来吊唁

的客人，一律可以得到价值八十到一百元的绣花缎子被，然后客人还可以抽奖，崐中奖的人可以得到电视机、录相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扶灵的路上，还要大把大把地撒钱，其崐中有人民币，也有美钞。

福州出了一些著名的美籍华人，有的人是真有钱，墓地盖得象高级宾馆一般大，于是人们便竞相仿效，互相崐攀比的结果，当地的人自然认为美国遍地是黄金了。于是蛇头就乘虚而入，不用费什么功夫，就可以找到一大批崐人，这些人几万几万地付给他们美金，不惜一切代价，只要能够偷渡到美国。蛇头们拿了钱以后，便大显神通，崐钱交得多的，给你弄到可以乱真的假护照和签证，让你舒舒服服地坐飞机到美国。钱给得少的，就要多受许多折崐磨，也许让你坐上一艘破烂不堪的船，在海上颠簸半年，从南中国出发，经过太平洋，然后绕道好望角，抵达大崐西洋；或者把你带到南美洲的某个国家，然后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偷越国界，抵达美国。

风气所及，所向披靡。一人偷渡成功，全家如鸡犬升天。如今在福州，“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这句话早就崐不时兴了，时兴的是“一人到美国，全家光荣”。许多人家，只要家里有人到了美国，工人便不再上班了，农民崐也不下地干活了，渔民也不出海打鱼了，一心等着到美国的人寄钱回来。

那些千辛万苦抵达美国的人呢，你放心，自然有蛇头等着喝他的血。蛇头会给他们在车衣厂或者是中国餐馆崐之类的地方找到工作，他们一天干的是十几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睡的是二三尺宽的地板。因为是黑户，根本不崐受任何法律的保护。他们的工资不仅低于美国的最低标准，老板还动不动就要你无偿地加班。你不想干吗？尽管崐走路，许多新来的偷渡客正眼巴巴地等着这个位置呢！忍气吞声挣来的工资要支付各种帐单，仅仅是二三尺宽的崐睡觉的地方，一个月就要支付好几百美元，这还不说，还要还蛇头的帐，还要寄钱回家，给全家老小挣面子。许崐多年以后，慢慢熬出头来，自己开个小餐馆，也无衣食之忧了，便要“衣锦还乡”了，又到了要花钱摆阔，或者崐借钱摆阔的时候了。

也许，跟这些经历过千辛万苦却永远也填不满这个“面子”洞的人比较起来，滨滨是幸运的。她花了三万美

元通过中间人，在某个国家级的大公司建立了她的人事档案，然后作为公司派员，领到合法的护照和签证，轻轻崐松松地坐飞机抵达纽约。可是到了美国以后，以她的弱小之躯，一天要在车衣厂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回家四五崐对夫妻共住一套二室一厅的公寓，到处都没有一片安静的地方，她整日以泪洗面，怀念过去的的生活，想念远在彼崐岸的亲人，几乎要精神崩溃了。所幸他们夫妻感情很深，互相安慰和鼓励，才勉强支撑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崐她的一个同屋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也是一个女同胞，因为在日本过得很艰难，便辗转到美国，可是没想到她崐所面对的，仍旧是许许多多无法愈越的障碍。她整天忧心忡忡，渐渐变得疑神疑鬼，神经兮兮的了。她的丈夫看崐见她这幅模样心里就烦，最后把她送进疯人院了事。

滨滨还告诉我，许许多多在国内从不干活的人，到了纽约也象变了一个人似的，拼命地干。因为他们每个人崐的背后都背着一座大山，要还债，要寄钱回家，要耀祖光宗。如此沉重的压力，意志坚强的人，或许还可以挺得崐过去，意志薄弱的人可就要自毁生路了。

在纽约的中国城里有许多人，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种种压力，一有空

就混往赌城跑，把一个星期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输得精光，然后在精疲力尽地回去，再辛辛苦苦地去打工。明知这样做混不对，可是怎么也抵挡不了发意外之财的诱惑。也有人走上了吸毒的道路，在毒品里寻找精神的安慰。还有的人混想走捷径，既不用做苦功，又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于是便投靠帮派。“在帮言帮”，帮派头子当然不会白给你饭混吃，你得把脑袋提在手上为老板干活。滨滨的一个好朋友的弟弟就是这样死掉了。那天她的朋友和他的弟弟一块混儿出门，两个人刚走出唐人街的公共汽车，一个同车的人拿着一把枪，二话没说，就一枪把他弟弟打死了。他当混时站在旁边愣住了，既不敢哭，又不敢认尸，更不敢报案，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把他自己的亲弟弟拖走火化，他连混骨灰都不敢要回来！

他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无情无义，而是因为他根本不敢去认尸。首先，如果他认尸，他就要交出好几混千美元的安葬费，其次，因为他们都是偷渡客，在美国没有任何记录，当局如果发现了他们，就有可能把他们遣送回混国。再次，如果他去认尸，他就得说清楚他弟弟被杀现场的情况，向当局报告他弟弟与帮派的纠葛，从而牵涉到混许多帮派人物，那么他在纽约的唐人街就再也呆不下去了。所有这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他束手无策。

他亲混眼看见自己的亲兄弟在身边倒下之后，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呆呆地站在马路上，看着凶手逃之夭夭，心痛欲混绝地看着警察把血淋淋的弟弟拖走，然后跑回家去抱头痛哭！

物质、精神及其它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成长，到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几乎可以说，只要有大学的混地方，就可以看到中国人。一个在大学机械系教书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他们那个研究生院中，中国人多于美国人混或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有时候他走进教室，发现里面坐的全是黑头发黄面孔的中国人，他开玩笑地说，其混实他可以不用英语讲课，只要用中文就够了。

人多了，便带来许多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好的，也有坏的，更有一些是让人汗颜的。有些事情，在国内的时混候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是走出国门以后，看到老外对中国人种种行为的侧目而视，我便常常觉得混身不自在起混来，就好象是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无影灯下，所有的难以示人的疮疤和隐私都变得一览无余似的。

比如说，有些中国同学在超级市场买东西，东挑西拣，把货柜上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有时还撒得满地都是，混然后扬长而去。再比如说，在餐桌上，许多中国人喜欢拿着自己手里的筷子伸进公用的菜肴，甚至是在里头翻来混翻去，丝毫也不觉得脸红。一般的美国人，即使是在自己家里，即使只有夫妻两人共同用餐，也要使用公共的餐混具夹菜，要是他们在公共场合看见有人把自己的餐具伸进了共用的菜肴，再怎么好吃的菜，他们也不会沾边了

说起来，也许这只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可是许多事情在老外眼里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甚至关系到混整个中国人的形象。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常常听见或者看见一些人把公家的东西拿回家，也常常听见许多人理直混气壮地说“人都是公家的，用一点公家的东西算什么？”当时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后来在美国，听说有一混个留学生因为用学校里的

电话打国际长途回国，被学校开除了，心里觉得很难过，既为这位同学惋惜，又为美国人的公私分明感到惊讶。也许对美国人来说，用公家的电话打私人的国际长途电话回国，不仅仅是一个占便宜的幌小事，而是关系到一个人的荣誉感，道德感的大问题。后来，又有些新来的同学偷偷地把学校的家具搬到自己的幌宿舍，如果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所有的中国人都没脸在外头混了。

在这许许多多屡见不鲜的事情中，有两件小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想了很多。那一天，我跟一幌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到农贸市场去买菜，看见一个模样很憨厚的老美，正在把桃子分成一篮一篮地准备出售。

一问幌价，不贵，才五美元。的确是好桃子，又大又新鲜，看上去可爱极了。朋友特别喜欢吃桃，想买，可是又不想买幌那么多。于是便问那个货主，可不可以只买半篮。

那人显得有些为难地摇了摇头，说：“我不是职业的商贩，今天出来卖自己家的桃子，没有秤，又没有袋子幌可以给你装。”

旁边一个过路的老美听见了，拿出自己的袋子，递给我的朋友，说：“你拿去用吧。”

朋友非常高兴，不等货主吩咐，便开始自己动手拣桃子，他专挑大的，一眨眼功夫，就把篮子里所有的大桃幌子全部攘括进了自己的袋子，篮子里还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小桃子，我看着有点不好意思，小声说：“算了，算幌了。”

他意犹未尽，赶紧又拣了两个，这才掏出二元五角，递给那个卖主。看着篮子里剩下的零星小桃子，卖主有幌点不高兴了，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收下了钱。我的这位朋友则高高兴兴地拎着满袋桃子离开了。我脸红了，可幌实在不好说什么，就赶紧跟着朋友一起离开了。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国内的农贸市场上，我根本不会感到惊讶，更不会脸红，但是这是在美国，稍微有一点教幌养的美国人都绝对不屑于去占别人的小便宜，买东西也从来不还价。许多人甚至认为讨价还价的行为也是一种没幌有教养，没有社会地位的标记。在美国，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是否遵守公共道德，已经不是一个个人幌行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这个人是否上得了“台面”，是否能够步入社会主流的大事，所以许多美国人都自觉自幌愿地时时处处表现得象一个有教养的绅士。我曾经跟一位美国朋友到湖边上去玩，按照常规，进大门时需要交三幌美元的门票，但是那天我们去得早，收款员还没有来，所以没有交款就进了门。当时我心里暗自庆幸，我们可以幌节约三美元了。没想到，出门的时候，那位美国朋友开着车，绕着道，找到收款员交了钱。

一个社会，当人们把与人为善，讲究公共道德的行为成了一种人们自觉遵守的社会准则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幌风气就大不一样了。当然，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自觉自愿地遵守公共道德，一方面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另一幌方面，也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把“爱人”，帮助别人当作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一种方幌式，真心实意地，不计报酬地帮助别人。

有一次，我在商店里买完东西，走到停车厂上，正准备打开自己的汽车门的时候，看见二十米以外的地方，幌有一辆商店里购货用的手推车自己滑动了。大约是下坡，那手推车开始很慢，后来越来越快地朝马路上冲去。

我崐站在那里犹豫着，跑过去吧，又太远，不跑过去吧，似乎又有点于心不安。这时候，一个老美开着车从旁边经过，崐她一看见这情形，便立刻调转方向，把车开到那个正在移动的手推车的旁边停下，然后从车上下来，拉住了那个崐正在冲向马路的手推车。这次轮到我自己脸红了。事后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当时站在那里犹豫呢？也许还是事崐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作祟。

虽然我一向认为自己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而且从来不做什么亏心事，也不喜欢占小便宜，但是跟这两个老美崐比起来，我的道德修养还是差远了。这两个美国人是非常普通的人，那个绕道去交三美元的美国朋友，一家五口崐生活在贫困线下，她自己在家里看着三个孩子，她丈夫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才能勉强养家糊口，为什么她的崐生活这么困难，她也不去占那三美元的便宜呢？我们和我们周围这许许多多跟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和留学生家属，崐或许学历和文化教养都比这两个美国人高得多，可是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喜欢占小便宜，那么缺乏公共道德呢？崐我们这些来自“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不如人家了呢？

也许我们的确是应该深刻地反省了。因为人，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生活在纯粹的物质世界中。人的精神世

界，人类的自我完善，就象水，空气和阳光一样，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不息的重要因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崐说，它比水，空气和阳光更为重要，因为有了它，人类才得以优于世界上的所有其它动物，成为今天这个世界的崐主宰。

市长先生

到过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的社团活动非常活跃。这些社团基本上都是自发性的，由各种类型的人根据各种崐需要组成，遍布全国的童子军就是这样的一个非营利性质的组织。

这个组织是专为小男孩开设的，主要的宗旨是崐通过野营、举行自制的小汽车比赛等活动，使孩子们增强动手动脑的能力，增加各种社会知识和野外生活的能力。崐活动的组织者，都是自愿为孩子们服务的孩子家长。

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为了让他尽快地熟悉和了解美国社会，我常常鼓励他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后来，他要崐求参加童子军，我就同意了。

第一次童子军活动，我和儿子一起到达活动地点，一进门，就看见一个人独自站在那里。他看起来四十多岁，崐圆圆脑袋，穿着短裤和T恤，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甚至没有一般美国人那种趾高气昂的派头。他见到我们之后，崐脸上就露出了微笑，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寇伯，是这个小组的娃娃头之一。他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也在这崐个小组中。这个小组一共有八个孩子，组里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娃娃头，也是组里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

我真佩服他们，自己在家那么多孩子还没有折腾够，还要到这里来无偿地带别人的孩子。

他可能猜出了我的心思，很和气地笑了，那笑容里，包含着一种做父亲的骄傲和自豪。

这人看起来胸无大志，崐不过是个家庭妇男一类的人物。

他知道我来自中国大陆以后，便很高兴地说，他有几个朋友去过中国。于是我们一起谈了半天跟中国有关地崐话题。最后，他又耐心地告诉我，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如何去卖童子军的军服，还告诉我，他那里有一件旧的岷童子军衬衣，我可以省掉买一件衬衣的钱。他还给我一个他自己家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如果有什么不清岷楚的地方，可以打电话找他。

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童子军的活动，其中有一次是观看孩子们自制节目的演出。演出之前，看着寇伯里里岷外外地忙来忙去，会议的组织者则若无其事，大大咧咧地站在旁边，我想，原来老美也是一样，大官不做事，小岷官忙颠颠，颇有点象我在国内机关里开大会的情景。

这次演出，我儿子是主角，他首先走上台，一句话也不说，抬头仰望着天空，后来，七八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岷地走到台上，每一个人看见前边的一个人望着天，觉得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正在发生，于是自己也抬头望着岷天，最后，我儿子说：“你们在看什么呀？”

其他的孩子问：“你在看什么呀？”

儿子说：“我什么也没看，我的脖子拧了，头下不来了！”

于是人们都大笑起来。

事后儿子告诉我，是寇伯让他演主角的，寇伯还经常很高兴地跟别人说，他的组里有一个中国人的孩子。

也许寇伯对中国人比较有好感，我想。每次我到他们的活动场所去接孩子，只要寇伯在那里，他就帮我把儿岷子找到，省了我许多事。他看起来很和气，儿子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我猜想他也许是一个辛苦的体力劳岷动者。

后来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通知，说是要交七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我很快就把钱交给寇伯了。交了之后，我岷又听说秋季报名的人可以不交钱，于是就想把钱要回来。打电话到寇伯家里，老是他儿子接电话，我觉得跟孩子岷说不明白，就没有说。后来有一次遇见他，就问他我们是不是可以不交钱，他也没说什么，从兜里掏出七美元就岷给我们了。

回家以后，我把通知书拿来仔细一看，发现我们还是应该要交钱，如果我们不交钱，寇伯就要帮我们交，那岷我们就白白地占了人家的便宜。看来我们还是应该把钱还给寇伯。

可是我们却找不到寇伯了。

这时候，我们所在的这个州首府，开始选举市长了，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竞选的牌子，大家都说原任市长政迹岷不错，支持他连任。我对这件事儿漠不关心，一来是心里根本就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二来也觉得反正谁我都不

认识，谁当市长对于我来说，还不是一样吗？

有一天，儿子突然向我提起：“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小组的领导是哥伦比亚市的市长！”

“市里童子军的领导才是哥伦比亚市的市长。”我根据自己的判断解释到。这就象武汉市的市长是团市委书岷记一样，不过是挂个名罢了。

“你还不相信，你看，你看，这不是寇伯吗？”儿子指着正在电视屏幕上庆祝胜利的市长说。

果然是寇伯那圆圆的脑袋，果然是寇伯那和气的笑容。原来他就是原任和现任市长的寇伯先生。竖子难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象个九斤老太太了。

“这有什么可吃的！”儿子一见到中国菜，就要说这句口头禅。

“哼！这还不好吗？你知道我们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吃的是什​​么？那时候大家都在搞文化革命，菜场象水洗过崐的一样干净，天天有辣萝卜就不错了！有时候一大家人就是一小碗菜，一下子就抢光了，还轮得上你不满意？”

他买起电动玩具卡来，眼睛都不眨，就能花掉几十百把美元。于是我就开始唠叨：“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崐玩具，有个木头鸭子在地上拖一拖就满足了。哪象你这么乱花钱呢？”

不仅如此，他穿衣服要穿“LEVI”，鞋子要穿“NIKE”，打球也要打美国的国球——棒球。于是，崐他和我之间，自然有了不断地“STRUGGLE”，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矛盾和斗争。

如今我这个当妈的也没有什么权威了，他虽然才十一岁，但是已经跟我差不多高，打他已经不可能了。有一崐次，因为他没有做完家庭作业，就跑到外边去打球，我生气了，一心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他却轻松地把我的手抓崐住了，让我动弹不得。从那以后，我就尽量避免跟他发生“肢体冲突”，省得被他发现，我已经不再握有任何“崐克敌制胜”的法宝。

如今，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我说什​​么他就信什​​么的小娃娃了，对人对事他都有许多自己的看法，常常提出许多崐哲学、人生、社会各方面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一次他在学校上课，老师谈到美国的军队有许多先进武器，得意忘崐形地说：“如果美国跟中国打仗，中国肯定要输。因为他们的武器太次了。”

儿子虽然生活方式很美国化，可是心里还是很向着中国，于是他生气了，站起来大声说：“不对！中国不会崐输！”

老师气得直翻白眼。

当然，他还不懂得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也说不清楚士气，民心等等多种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不过崐他能感觉到老师的谬误，毫不畏惧地站起来反驳他。或许我应该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中美之间永远不要发生战争，崐不然，我真不知道象我儿子这样的一些中间人何以自处。

他有几个天天在一起玩的朋友，其中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有一个美国孩子是他们的头，年龄比他们大一崐点，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听的指挥。我这个独立自主的儿子倒是很听他的，那个孩子要他去打棒球，他就决不去打崐美式足球。我总觉得儿子对其它的几个中国孩子没有对那个美国孩子那么好，就有些担心他瞧不起中国人，于是崐便常常教育他要尊重别人，特别是要尊敬中国人。他说我不懂得小孩的事情，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说明某某怎崐么怎么娇气，怎么怎么自私。我告诉他，“为人要心胸开阔，不要老是只看见别人的缺点，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崐学习别人的长处。更不要拿着马列主义的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他不服气，说：“你们大人谈话的时候，还不是经常在说别人的坏话？！你为什么不管管自己呢？”

我噎住了，想了半天，才发现朋友来往的时候，的确是议论别人的时候比较多，没想到被这小子抓住了辫子。崐但是我总得给他一个解释，于是我说：“中国人都有这习惯，也许这习惯是不好，但是我总不能不随和一点吧？崐如果别人非要跟我议论人家，难道我非要去批评别人吗？那我不是一个朋友都没了？”

“那好，那你也有不对的时候，以后再不要动不动就说我。”

我气得个半死，一想，真是“儿大不由娘”，我下决心真的再也不管他

了，不给他准备早餐，也不开车送他崑上学，如果他放学以后有想起来什么课本忘了带回家，做不了家庭作业，我也不再把他送回学校去取。吃饭的时候，再也不强迫他多吃青菜，不催他按时吃饭，按时洗澡，按时睡觉。总之，他自由了，一切都要靠他自己好自崑为之了！

没想到我跟他一说，他还很高兴，原以为他离了我就活不了，如今乳臭未干，就要跟我闹独立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我脑子里转了一百遍该给他准备什么样的早餐，但是终于忍住了，没有起床，心想让崑他自己吃点亏也好。不一会儿，便听到一阵噼噼啪啪的冰箱和微波炉的开门关门声，又过了几分钟，便闻到了一股糊焦味，我仍旧克制着自己，躺在床上没有动弹。这小子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只见他轻轻地走过来，把我的房门关上了。我满怀狐疑地望着门外，却听到电视机打开了，传来卡通片里动物们欢乐的笑声。这时候，屋子里的

烟雾更浓了。我害怕发生意外事故，便赶紧起来，只见儿子悠闲地坐在那里看电视（这是被我严格禁止的行为），崑桌子上摆着一盘烤得象炭一样焦黑的点心，满屋子到处是呛人的烟雾。我不禁怒从心头起，大喝一声：“老师让崑你八点半进教室，如今已经八点二十了，你还不去上学！”

他一听，赶紧拿起书包，赶校车去了。

他走了以后，我看着焦黑的点心，又心疼地想到，他没有吃早餐，要在学校里呆一整天，肯定要饿坏了，我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又一想，算了，让他吃点苦头吧，要不然他不知道惜福，还以为天上可以掉下馅饼呢！

孤独的美国老人

刚刚看完朋友借给我的中国电视连续剧《平凡的故事》，我停下录相带，脑子里充满了黄土高坡上愁苦的面崑容，眼前的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出现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卡通人，向观众显示着五颜六色的儿童玩具，大声地叫着：“崑‘TOY’S R US, THERE IS EVRY THIG YOU WANT.’”（玩具世界，这崑里有你想要的一切）。

我吓了一跳，原来我仍旧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号称是“儿童的天堂”。可是那黄土高坡上的老崑人，那终日辛劳，那一张张布满皱纹，充满了惶恐和不安的面孔，仍旧萦绕在我的心头，联想到我所见过的一个崑个美国老人，他们那深锁在眉头的难以言说的孤独和寂寞，更加鲜活地出现在脑海中，象一个个幽灵似地在我的崑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一个星期二的上午，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她志愿参加了一项为老人送饭的义务活动，问我想不想去。我一崑向对美国人的这种义务活动很感兴趣，因为我不仅很想了解，是什么促使这些美国人自觉自愿地进行各种无崑偿的崑劳动，而且我也很想更深入地观察美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于是就高兴地答应了。

在驱车的路上，朋友告诉我，这是一个全国性质的帮助老人协会，协会的活动经费都是由个人捐献的。这个崑协会通过教堂，召集了成千上万的自愿劳动者，每天中午给那些鳏寡孤独的或者身体有严重疾病，生活无法自理崑的老人送热饭热菜，使他们至少每天能够吃到一次正餐。由于报名自愿送饭的人很多，所以我的朋友用不着天天崑去，只要每星期二中午为十位老人送饭就够了。

第一家是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她看起来精神还不错，能自己走动，

说话口齿清晰。

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孤岷独，看见我们去了，就象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说话的对象一般，她显得非常兴奋，不停地说话。她让我们看她那挂岷得满墙的照片，一一告诉我们她和她的丈夫过去的美好时光，然后她自豪地说：“他六十岁死了之后，我再也没岷有过其他的男人。”

一提起“男人”这个话题，她就突然变得絮絮叨叨起来，不停地重复着：“再也没有其他的男人……再也没岷有其他的男人……再也没有其他的男人……。”

我的朋友向我递了个眼色，带着几分怜悯，又带着几分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走了，以后还会来看你。”

出了门以后，朋友告诉我，每一次她来这里，她都是用同样的语言叙述着同样的事情，或许，二十多年的孤岷独和寂寞，已经使她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关心和记忆，或许二十多年的孤独和寂寞，已经使得她无法走出自己的岷内心世界。

我的心里觉得有些堵得慌，我急忙把车窗放下，深深呼吸了几口外边的新鲜空气，才觉得好了一点。

第二家是一位老大爷，猛地看见他，我吓了一跳，还以为他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他颤危危地拄着拐杖欢迎岷我们，左眼青了一大块，胳膊上腿上到处是乌青的痕迹。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跟我们解释，原来他在浴缸里摔岷了一跤，摔倒后想爬起来，结果爬了一半，又摔倒了。没半法，他在浴缸里躺了四个小时，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岷走到沙发旁边，又把脚踢破了，鲜血流得地毯上到处都是。

他指着地毯上几块稍微带点暗红色的地方说：“你们看，这里，这里，我拿洗洁剂擦了半天，还是有痕迹。”

“没有关系，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的朋友安慰他说。这是我才注意到，他这间小小的屋子，收拾得异常整岷洁，到处都是一尘不染，各种各样的东西整齐有序。出门以后，朋友告诉我，这位老人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他岷是一个退役军人，非常讲究整洁，从来没有见过他把碗扔在水池。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问

“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迈阿密当律师，还有一个在纽约当会计。”

“那他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过？至少生活上有人照应。”

朋友叹了一口气，说：“不自由啊，他去迈阿密住了几天，又回来了。”

究竟自由和四世同堂孰优孰劣呢？我也不知道。可躺在地上四小时没人过问，毕竟很凄惨吧。我想。

后来我们又到了好几家，这些人多数都是一个人呆在家里，独自打发着寂寞的光阴。有的得了白血病，需要岷每星期换两次血，有的已经口齿不清了，只要可以动弹，仍旧是自己料理家务。或许他们跟那些露宿街头，在垃圾箱里找食物，死了由社会福利局一埋了之的老人比较起来，这些人还算幸运的，毕竟他们都有自己的房子，他岷们所缺的是亲情和家庭的温馨。

最后我们去的一家是一座独立的小屋，老太太衰弱地靠在沙发上，连打开我们送去的饭盒的力气都没有了。岷也许是因为她生活没有办法自理，所以她的屋子不象别人那样整洁，到处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看见我们去了，老太太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当时正是州长选举的日期，

她就跟我的朋友讨论了半天关于选举崐的问题。我们走的时候，她无力地伸起枯瘦的手，指指桌上的一篮子梨，说：“这是我的后院树上结的梨，请你崐们把它带回去，送给别人。”

我真不知道眼前这个衰弱得不能动弹的老人是怎么把这一篮梨摘下来的。何况她自己根本咬不动这些梨，也崐就是说她根本不需要这些梨，然而她却勉强支撑着把它摘下来，仅仅是为了送给那些毫不相干的人！如果她为了崐摘梨摔伤了，谁来照顾她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了。

我的美国近邻

如果你看见美国有这么多好人，美国的政府官员这么民主而且平易近人，便以为美国就是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那你就错了。实际上，今天的美国，几乎每天都有犯罪和凶杀案发生，许多中学在校门口设下崐金属探测器，以防止学生携带枪支等危险武器走进校门。社会上青少年犯罪、吸毒日益严重，各种各样的严重犯崐罪分子在法律的幌子下自由自在，气焰嚣张。或许可以这么说，今天的美国，就象一个强壮的巨人，但是身上却崐长了毒瘤。当巨人想动手术，把这些毒瘤割掉的时候，这些毒瘤就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力，你凭什么要崐割掉我呢？”于是巨人一想，也对，我凭什么证明它应该被割掉呢？谁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呀！便允许毒瘤继续崐存在。毒瘤附着在巨人的身上，吸取着巨人的营养，还经常觉得不满意，常常大叫一通，“给我更多的自由！”崐于是巨人就向它输送更多的养分。终于有一天，这毒瘤修炼成精，发展为恶性肿瘤，渐渐地吞噬了巨人的躯体，崐占据了巨人的大脑和心脏，这巨人便轰然倒下了。

如果你对美国有着比较深刻地了解，就会知道，我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今日美国的极端民主，滥用人权，崐极度自由化，正在引发着美国越来越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在把美国一步一步地引向衰落。如今，许多善良的美国崐人正在忧心忡忡，大发无力回天的感叹。

远的我们不说，既不谈厚颜无耻的唐雅哈定，也不谈令人痛心疾首的美国橄榄球英雄森普生，只要看看我崐的美国近邻，一个单身母亲，就可以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这位近邻住在我的同一个门栋，同一层楼。也就是说，她住在我的对面。在她之前，也是住的一对美国夫妻，崐人很好，也很和气，他们有一个小男孩，长得可爱极了，我常常逗那孩子玩，有时也应他们的请求，帮他们拿崐崐报纸什么的。后来他们搬走了，走廊上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充满了突然充满了烟味。虽然我们还没有崐见过对面的新主人，就已经能够判断出这个人是个层次不高的人。因为现在一般的美国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很崐多有教养的绅士都戒烟了。看起来，这个人不是一般地抽烟，而是抽得异乎寻常，烟雾不仅布满了自己的公寓，崐而且从紧闭着的房门挤到了走廊上，散布到外面的空气中。

几天以后，我看见了这家的主人。她看上去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多岁，虽然算不上特别漂亮，但也不难看，崐她身材苗条，符合千百万美国妇女梦寐以求的减肥目标。要说有什么特殊，也许就是她那深灰色的双眼常常在不崐经意间，流露出一股特殊的野性的风骚。

她对人对人很热情，总是老远就跟她遇到的邻居大声打招呼。

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她家里走马灯似地换着男人。这些人似乎来自

社会各阶层，有的谈吐优雅，有的则语

言粗俗，不堪入耳。有的打扮得干净整齐，有的随随便便。每次只要有男人走进她的家门，我们楼上的中国邻居崐就能在半夜三更听见大呼小叫的做爱声。本来我们住的这房子是木头和水泥结构的，隔音效果还算不错，在她住崐进之前从来也没听见谁抱怨过隔音有问题。可现在那一阵阵干柴烈火似的欢呼声和喘息声常常吵得楼上的中国同崐胞夜不能寐。后来有一天，那位中国同胞从她的家门口路过，正好遇到一个男人走进她家，便气愤地用中国话抱崐怨：“真是个臭婊子。”

没想到这话正好被那开门的美国女人听见了，她的脸色腾地变了，“嘭！”振耳欲聋地把门关上了。从那以崐后，她再也不跟我的那位中国邻居打招呼了。

事后，我们都觉得挺好笑，她怎么可能懂得中国的这句“国骂”呢？或许某种信息的传播并不仅仅限于语言，崐人的面部表情，神态，说话的时间，气氛都能传达出许多不同的含义吧。

这样的一个单身女人，却带着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大约八岁，小的是儿子，大约五岁。我不知道那女人崐这么年轻，怎么就有了两个这么大的孩子，而且从来也没有见过孩子的父亲。或许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崐是辛酸还是快乐，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有数。大约是由于她对孩子放任自流，大约是她言传身教，俩孩子象野崐马一样地成天疯玩。女孩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涂脂抹粉，常常穿着三点式，招摇地坐在自家的窗台上，看着过路崐的男孩子媚笑。只要有男孩愿意跟她一起玩，她就搂搂抱抱地恨不能贴在别人身上。

看着她，我真是替她惋惜，她有多大？才八岁啊！她的未来能够是怎样的呢？

她的弟弟是一个闯祸精。偷人家东西，在别人门上乱画，往别人的汽车上撒沙子，把别人晾的衣服拉到地上，崐撒谎骗人，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今天，他们往往被他们的母亲所忽略，或许将来有一天，这姐弟俩会做下某种惊崐天动地的大事，使得他们的母亲不得不重视他们。不过，到了那时候，他们的母亲就悔之晚矣。

见怪不怪，处变不惊，这是我们在美国生活多年修炼出来的真功夫。所以虽然我们的邻居家里成天闹轰轰的，崐却对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妨碍。她见了我们仍旧很客气，常常很有礼貌地打招呼，如果她的孩子爬到了我家的窗口，崐只要我告诉她，她就会把孩子叫回家。因此，我们可以说相安无事。

也许是习惯了她家的闹腾，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她家变安静了，再也没有那些来来往往穿梭似的男人了。崐起初，我们以为她改邪归正了，后来才发现，她家又住进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身材高大，看起来孔武有力，似崐乎象个男的。这女人在她家住下以后，她们似乎过得比夫妻还要和谐，新来的女人不仅很照顾我们那窈窕的邻居，崐还常常陪着两个孩子在门外的草地上玩耍，带着他们去商店买东西。

这回，轮到我們目瞪口呆了。

